

外国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唐璜

(中)

[英] 拜伦



唐璜

(中)

〔英〕拜伦著

目 录

第 五 章.....	369
第 六 章.....	458
第 七 章.....	523
第 八 章.....	570
第 九 章.....	646

第 五 章

—

当风流的诗人以流畅的骈体诗

把爱情歌颂，并且两行一押韵，
就如维纳斯驾着一对鸽子飞翔，

他绝料不到由此带来祸事；
并且他成就越大，其结果就越糟，

关于这一点，奥维德的诗就是充分的前车之鉴；
连彼特拉克本人，若严加审查，
也为后世把柏拉图式的拉客来作。

二

于是我痛斥一切香艳的作品，
它除非写得淡然无味，
平铺，直叙，且简短，一点没有味道，
明告必严惩每一越轨；
它的目的是训诫，不是为了纵情，
而且只要是热情都该毫无例外进行指正；
唉，要不是我的彼加沙脚力差，
这首诗一定会被当作德育之精华。

三

欧罗巴和亚细亚的两岸对峙，
栉比鳞立的楼台和宫殿；两三只炮舰
在海峡游弋。索菲亚教堂新圆顶
金光闪闪，还有奥林比亚山白雪皑皑，
柏树林，十二名岛，以及那一切
我想象不出，更无法一一历数；
就是这片美景使玛丽·蒙泰古

这位风采人的才女也不禁征服。

四

我对“玛丽”这个名字特别有好感，
它一度成为我迷人的代名词，
至今提起它，还在我脑中唤起
一片仙境那已逝去有的情形；
啊，旧日感情都变了，只有它没变，
唯有它的魔咒还把我的心箍住，——
但我又感伤了，弄得故事凝凄，
不该把它讲得这么荡气回肠。

五

当黑海起风时，波浪便直卷而上
蓝色的辛普盖得海已碎成白沫，
这时从巨人之坟俯览滚滚的海涛
奔腾而过自斯波拉斯的峡道，
巨浪拍打着欧亚两岸，而你在
怡然自得地欣赏，那真是肃穆景色！

任何令旅客晕船而呕的海洋
都不会掀起像黑海这样惊人的巨浪。

六

那正是秋季寒风刺骨的一天；
在萧索的季节啊，夜夜都如此长，
而白昼却渐短；那时命运的女神
匆忙把水手的命运之网就苍促织，
早早就割断。而暴风席卷起海波，
一切行海的人都在虔诚地，
发誓痛改前非：当然实则是欺心，
因为若淹死则无后话；若得脱难，则故伎重演。

七

集市上陈列着一群瑟缩的奴隶，
有男也有女，国籍和年龄，
每一伙奴隶都有商人们在看守，
忧心忡忡地可怜，心神不宁；
除黑人外，都已失去原来的神采，

从此失去了自由，家乡和亲朋。
只有黑人较为达观，他们无疑
像鳗鱼已习惯了剥皮一样，变得麻木，无动于衷。

八

唐璜年幼无知，所以像大多数的
少年之人一样，健康向上，带着渴望；
不过我得说，他倒有点无精打采，
有时会泪水盛满他的眼睛。
也许是，他最近的失血使精神
萎靡不振吧，再加上刚刚葬送了
情人、财富、及如此舒适的住宅，
接着就被列入鞑靼人中出现在拍卖场上，

九

这类事情恐怕连坚忍派的哲人
也无法忍受；但他呢，倒还保持着沉着镇静。
他的仪态和他那衣服的考究
（至今金边的丝襟还能看到），

很惹人们注目，使他们想到
他的风度不像一个普通人。
他虽脸色苍白，却非常漂亮，
于是把他的身价人们细加衡量。

一十

那儿仿佛双陆棋盘一样交错地
站着些黑人和白人，等着买主，
不过并不太像棋子摆得那么齐；
有的人专买墨玉，有人却专拣羊脂白。
就在这一群碰碰运气的商品里
恰好有个年纪在三十左右的男子，
他站在唐璜旁边，体格很壮硕，
深灰的眼睛里透出坚定的神情。

一十一

他像是英国人：长得高大结实，
白里透红的皮肤，洁白齐整的牙齿；
卷曲的头发是深棕色，而那前额

或经过太多的劳苦或思虑，
有几道皱纹深刻着，
一条胳膊扎着的绷带上满是血迹。
他站在那儿，模样如此冷漠，
淡泊要甚于袖手旁观的游人。

一十二

但这时候，他看到站在自己身边
是一个小伙子，显然生气勃勃，
不过被这种连成年人也受不了的
坏运气所折磨，变得很不活泼；
他便立即对这共患难的少年
油然而有同情之感：这目前的流落，
在他看来，并不比其他所烦恼的更坏，
人活着总会遇上一些不如意。

一十三

“小伙子！”他说，“在这破烂摊上，
无论俄国人，乔治亚还是、努比亚人，

都是一路货包，不同的只是肤色，
我看只有你和我是这两个正派人
有幸跑到了他们这一道上来；
做个朋友吧，这样就我们可以谈谈心！
若是我能给你点安慰，那对我
将不胜荣幸，——请问你是哪国人？”

一十四

唐璜答一声“西班牙”，他又问道：
“就我的猜想，你不会是希腊人，
那些献媚的哈巴狗儿哪有这么
高傲的灵魂。命运也真能够和你开心！
不过她对别人是一样。只要你
能经受得住，转运也许就在下礼拜。
她对我呢，并不比对你好一些，
这也没什么新鲜，就我来说。”

一十五

“敬请原谅我冒昧，”唐璜说，“你怎么

到了这儿？”“噢，倒没有什么稀奇！
不过是六个蛮子和一条绳索。”

“我想知道的，是什么境遇使你
受到如此灾难？”“我投效俄国军队，
东跑西跑地当过几月差；
最近苏瓦洛夫叫我们攻打一座城，
城还没拿下，我却进了俘虏营。”

一十六

“你没有朋友吗？”“我曾有过的，——可是——
谢天谢地，最近这类麻烦倒没上身。
我已全盘回答了你的问题，
得啦，你也该对我把心声来诉。”
“唉！”唐璜道，“那是个伤心的故事，
并且一言难尽。”“嗯，如果你为难，
那就少讲为是：既伤心，又太长，
这一定会使人加倍感伤。”

一十七

“不要垂头丧气吧：命运这女人
虽然变幻不定，但以你这年龄，
她既然不是你妻子，就绝不会把你
老是冷漠地置于如此境遇之中。
而且，你也犯不上和她闹别扭，
那螳臂挡车，白白送了性命；
人本来就是被环境捉弄着玩，
别看他好像一切的主宰，好象法力无边。”

一十八

“我不是对目前境遇伤心，”唐璜说，
“而是为过去我深爱的一个姑娘，”
他停了停，黑眼睛充满忧郁，
盈盈欲滴的眼泪，早在挂在睫毛上，
噗地滑下来。“我还是讲下去吧。
刚才我讲过，我所以心里不舒畅，
并不是由于目前的遭遇，而是

连最坚强的人也受不了的那种罪，

一十九

“在海上我都承受过来。但这最近的一次打击呀——”他沉默了，转过脸。他的朋友接着说：“呵哈，”“我猜想，多半有个女人在这故事里边。叫人心软流泪的总是这类事，若是我自己设身处地，恐怕也难免。我的头位太太咽气时，我哭过，第二个太太逃跑了，也够难过。

二十

“第三个——”“第三个？”唐璜扭过脸问：“你最多三十岁吧，就有了三个？”“不，现在只有两个仍活在人间；如果一个人有三次神圣的结合，我想算不上多么奇怪的事情——”“好，你这第三位怎样了？”唐璜问，

“她没逃走吧，先生？”“她倒没有。”

“那怎样了呢？”“是我她把吓走。”

二十一

“你看先生，事情太冷酷了，”唐璜说。

“不，”另一个回答，“你该怎么办？
仍有许多彩虹在你的天空中，

可是在我这里，一切已消失、暗淡。
年轻时谁都是热情和希望很高，

但时间却把那五彩的幻景冲散——
好像每一年都有蟒蛇把外皮脱落，
我们壮丽的谬误也一再失色。

二十二

“当然，它还要变为灿烂并且新鲜，

甚至长出更新和更美的皮，

可是一年以后，这层外皮还是脱落，

有时甚至只存在一两个星期；

首先张开的爱情是一面网，

而后就是野心，贪婪，复仇，荣誉，
凑成了我们招摇过市的一束花，
它不是为了铜钱，就为了被人夸。”

二十三

“这话说得十分漂亮，也许都很对，”

唐璜说，“可我什么也看不出来
这对目前你我有什么帮助？”

“怎么没有？”那人道，“你看，对世态
若有了正确的看法，那最少

你获得了知识。比如说现在，
我们明白当奴隶是多么悲惨，
等我们做主人时就不要残酷。”

二十四

“唉，现在就让我是主人吧，”唐璜说，

“就算把刚才获得的这一课学问，
也好向那些异教的朋友试一试！

望老天可怜被命运派来的学生！”

“别着急，也许就有那么一天，”

另一个答道，“就等把这步运走完了。
（那边一个黑人老太监正盯着你，）
老天爷，我真希望快让人把我买去！

二十五

“老实讲，如今我们的处境怎么样？

够糟的，也许会变好——人的命运
都是如此。一般人谁能不是奴隶？

大人物更坏，被种种贪念牵着心；
本来社会应提倡仁爱，它反而

让我们仅有的一些荡然无存：
人人都变成坚忍派那么漠然，
真正的处世之术就是冷酷的对人。”

二十六

这时，走来了一位又黑又老、

非男非女、可以称为中性的显官，
他对这群奴隶的年龄、相貌、能力，

眯着眼仔细打量，好像要发掘
最适于装进那已备好的牢笼是谁，
就连女人都不曾被恋人如此飞眼，
连赌马的人挑马，律师盯着佣金，
裁缝端详一幅布，狱卒打量犯人，

二十七

都无有挑买奴隶的这种眼神。

本来，买我们的同类确是很开心：
想想看，他们也灵巧，有热情，
一切都能卖；有的凭着脸儿俊，
有的被好战的君主看上了，一些
被职位买去——应其年龄或天性；
大多凭现钱交易，要看其罪恶大小：
大的报以皇冠，小的踢他一脚。

二十八

把他们那太监细细地观察一遍，
于是转向商人，起初只是挑一个

谈价钱，又提出以后要买一对。

他们品头论足，样样计较，
争吵、赌誓，正如在基督教所国家，
市集的人们挑剔着牛羊和马骡；
这种议价听来好似的一场战争，
最善于驾驭两脚畜生不知是谁。

二十九

争吵到最后，只剩下零星的怨声，
于是买主很勉强地掏出钱包，
商人细数着银币，有的掂一掂，
有的摔个声响，有的翻过去瞧一瞧；
有时一把铜板金币和错弄在一起，
又得从头细数，等收款全都数好，
商人这才找回零钱，签了收据，
然后开始想到应该回家吃饭去。

三十

啊，我实在不知道他的胃口如何，

若是还能吃，不知能否能消化？
说不定怪念头会闯进脑中，
使良心发出问题难以回答：
譬如神圣天上的权利能允许我们
出卖人身到何程度？人们最怕
吃饭时有事堵心，这也许就是
难过的一天中最难过的一个时刻。

三十一

而伏尔泰不赞成，他说憨第德
就是在饭后对人事更为达观；
自然他说错了，只要人不是猪，
饱餐会使人对生活更为不满；
除非是喝醉了酒，头也飘飘然，
自然就摆脱固有的沉重之感。
对于食物，菲力普的后代，以及
阿蒙之子亚历山大说得不错

三十二

（他有两个父亲，也要两个世界），
他说进餐，和其他一二行为，
会使我们感到加倍的浊气；
如果一盘烤肉、煎鱼、菜汤、杂烩，
再加上小吃等等，的确实能给人以
乐趣或痛苦的话，请问有谁
还以心智而自豪？大脑的用处
难道竟依赖于胃液是否充足？

三十三

一天黄昏，是在上星期五
（这是真有其事，并非诗人的想象），
当我身上披上大衣，
还没有拿起手套和帽子，
突然一声枪响！——不过刚刚八点，
于是我急匆匆地奔向外面瞧，
只见一位军官横躺在街旁，

像要喘气似的，但却已奄奄一息。

三十四

可怜的家伙，他被人打了五枪！

不知为什么，总之没有好事情；
我叫仆人赶紧把他抬进屋子，

又抬上楼，接着给他脱下衣装，
看了看——但我还何必噜嗦下去？

这都是白辛苦，那军官已在一场
意大利人的纷争中，被旧式枪筒
连发出的五粒子弹送了终。

三十五

我凝视着他，因为他和我很熟；

虽然我见过许多死尸，却从未
见到这样一个死于非命的人

如此安然，虽然他的和胃心肝
都穿了洞，但很难讲他是死了，
你看他的样子根本是在安睡，

因为他受了内伤，没流一滩血泊，
我凝望着他，忍不住连想带说：

三十六

“这就是死吗？生和死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吧！”但他不。“醒一醒！”他还在睡。
“也就是昨天，他多么威风凛凛？
他的一句话令成千万战士敬畏。
仿佛罗马的百人队长，他叫声‘来！’
他们就前进；唤声‘去！’他们就后退。
连鼓号都不响——没有他的一句话，
而如今呢，他成了无声的皮囊。”

三十七

那曾崇拜他的和听命于他
饱经风霜的面容都围在床边，
临终看一看这发号令的泥坯，
他虽多次流血，这却是最后一次；
想不到的结局啊！他也曾面对

拿破仑的敌人多年，终于凯旋——
谁料到这位英雄冲锋陷阵
竟在这文明的小道上死于非命！

三十八

那些光荣的旧伤就在新创旁边，
是那些伤疤使他获得了英名；
这一对照真是触目惊心！不过我
还是少说为妙，也许这种事情
引起我多余的关注；我像往常
那样凝望着他，想尽我之可能
取得死者的讯息，好借此推翻
或肯定、或重新树立起一个信念。

三十九

但这一切都是谜。我们在这里活着，
死了以后——哪儿去了？五颗铅弹，
或三颗，两颗，一颗，送得人多遥远！
难道这热血一腔只能往土里抛？

难道每种元素都侵害我们体质？

水火，空气，泥土永生了，而我们却完蛋？
啊，我们——这生为万物之灵的人！
算了吧，让我们仍回到正文。

四十

买走唐璜和他朋友的那个太监
带着采购好的货来到御河边上，
他们乘上了一只刷过金的小船，
顺水疾行，人也有力地摇着船桨；
这对伙伴看来好像是去受刑，
谁也不知道下一步是如何。
小船驶入宫墙下边的一条小河，
墙头是一片墨绿伟岸的松柏。

四十一

那人领他们来到一扇小铁门，
敲敲便门，打开了，他们便走入，
最初穿过一片密密的矮丛林，

两边是参天古树，显得阴森森；
幽径不便于辨认，必须摸索着走，
他们上岸时因为已经接近黄昏；
太监对摇船的人摇了摇手，
一言不发船夫就把船划走。

四十二

沿着曲转的小径他们走下去，
穿过了橘林，素馨，及种种树木——
（对于树名，我还可以列举下去，
我们北国本没有东方的植物
如此多种类，因而拙劣的文人
便认为十分值得把他们写的书
变成整个花房，这都因为最近
有位诗人去土耳其旅行。）

四十三

正当他们走着曲转的小径，
唐璜的脑中突然出了个念头，

他和伙伴低声嘀咕，（这种想法
我你和在那时候多半也会有，）
“我想，”他道，“要是冷不防敲倒他，
并不算可耻，我们却可以逃走。
给这个黑老头子的头上一击，
我以为做起来比这么说还容易。”

四十四

“是，”另一个说，“可是这以后怎么办？
我们进来得可容易？如何出去？
就算跑出去了，即使我们不像
圣·巴索洛缪那样，有幸保住皮，
我们会掉进另一个坑，明天，
比从前更坏，那会又有什么便宜？
并且我饿了，现在很想学以扫，
宁愿把自主权换为牛排吃掉。

四十五

“我们离人居住的地方会很近，

要不，这老黑鬼摸索这条小道，
又领着两个俘虏，怎能如此沉着？
这说明他的伙计们并没有睡觉。
只要叫一声，他们会多半跑出来，
因此，还是看准一些，再想法逃——
啊，你看，这一转弯就走出了树林，
天哪，一座宫殿！而且灯火辉煌！”

四十六

那的确是十分宏伟的一座建筑，
正冲着他们是前景，大厦的正面
依土耳其的习俗，尽量涂着
五颜六色金漆，看来十分俗艳：
由于人们不懂本地原有的艺术，
因此，顺着波斯波拉斯的两岸，
每座别墅看来都好似新漆的画屏，
要不就似歌剧场上华丽的布景。

四十七

他们再走近些，一股香气扑鼻，
仿佛是胡椒肉饭，炖肉和烤肉，
总之是一见就馋的饿者的东西，
使唐璜忘却了他粗暴的计划，
而暂时装出一副恭顺的外表；
他的朋友又加一句，以备两手，
他说：“老天！让我们先把这一餐吃饱！
以后我再帮你，若是你想闹翻。”

四十八

有人讲话诉诸于一种情欲，
有人打动感情，有人剖析道理，
但这后一种办法从不很风行，
因为理性认为：讲理不合时宜。
有的挥舞大棒，有的则说客哀求，
但总还多少想讨人欢喜，
所以但凡争议的总说自己之所特长，

却从没有人想到话语应该少讲。

四十九

我又扯远开了：说服人有很多方法，
我承认用哀情，黄金，美色，奉迎，
恫吓，甚至一先令所引起的魔力，
但如想抓住人的最深的感情，
（而这，天天看到，我们已变得
越来越柔了）最好是令他聆听
那能无坚不摧软化一切的声音，
这就是灵魂的丧钟——餐铃。

五十

即使土耳其并没有餐铃，人们也吃饭；
唐璜和他的伙伴虽没听见
像基督教国家就餐的铃声，
没看到一列由仆人端送的菜盘，
他们却闻到烤肉香味，看到火光，
还亲眼看到卷起了白袖管的厨师

来往奔走；他们只顾着左右张望，
带着垂涎欲滴的企盼的目光，

五十一

他们于是不再另打着抗拒的主张，
只一心跟从着他们黑色的向导，
老太监一点儿没想到：他那半已
割除的生存几乎全部都被剷掉；
他挥手叫他们在后面停下来，
然后自己前去敲门，门开了，
啊，一座辉煌的大厅，炫耀着
亚细亚的华奢，奥托曼的排场。

五十二

我并不想描述，虽然这是我的专长；
在开明的今日，每个蠢驴都要谈
到异域观光的他的奇妙的旅行，
并且印出四开本，要你来赞扬。
这对他很开心，出版家却愁死了，

而大自然忍受着千方百计的磨难，
却坚忍可嘉，放任画、诗、和插图
以及游记指南等等将自己摆布。

五十三

在这大厅中，近近远远都是人：
有的盘膝而坐，沉思地下棋，
有的和别人谈着天，
有的将自己的衣服细加整理，
还有人吸着琥珀嘴的烟袋，
看来讲究非常，价值却不一致；
有几个在跨着方步，也有人小睡，
有的等待晚宴而先喝开胃的甜酒。

五十四

太监带着新买来的一对异教徒
笔直走入大厅；有的把眼睛抬起
瞥了一眼，依旧走着自己的路，
要是坐着的，就绝不欠一欠身；

有一两人注视着俘虏的面容，
仿佛相一匹马究竟值几文；
有人位对黑人在原位点首示意，
却没有一个人开口理他一句。

五十五

他们被代领着穿过大厅，一直来到
一列华丽的宫房，却鸦雀无声，
只有一间屋内能听见大理石喷泉
透过的幽暗夜发出碎落的水声，
还有一处，可能有一个女人
好奇地推开门窗而有了声响：
睁大了黑眼睛，她把头伸出，
想看看是何妖精跑来作怪。

五十六

高墙上悬挂着微弱的灯
反能勉强指明他们要走的路，
它不能显示出这琼楼玉宇的

整个景向的壮严，气度的辉煌；
也许最使人郁悒的（还不说惊愕），
莫过于走入一间巨大的空屋：
无论日夜，都没有一个灵魂
来打破它红墙画壁的沉沉死气。

五十七

在沙漠，森林，闹市及大海之滨，
微不足道的两三个人，一个“我”
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明白，
那儿本是永恒的“寂寞”的王国；
可是在一间大厅或者画廊中，
无论是古代的楼阁新建的或是，
独自会有死亡之感，因为那种地方
原为多人而设，怎会落得一人往来？

五十八

在静静冬夜，有一间安逸的小书斋，
一本书，知心密友，或一位小姐，

一杯红葡萄酒，茶点，和好胃口，——
英国人就酷好以此来打发漫漫长夜；
然而我呢，（虽然那辉煌的景象
比气灯照耀下的剧场要稍差些，）
却喜欢一人独自在画廊里徘徊，
这就是我时常悲哀的原因。

五十九

唉，人竟创造出了如此庞然大物
来菲薄自己：教堂新奇雄伟尚可说，
因为所表现的天堂不能太脆弱，
它必须耐久坚固，久到无法预测
是谁创造的它；但巨大的屋宇
（巨墓则更坏）对于人类就不适合；
自从亚当堕落而后，通天塔的故事
我想足以启发人，使人更加明智。

六十

巴别本是宁录游猎的行宫，

而后成了花园城，骇人的富豪，
就在那城中尼布甲尼撒称王，
直到有个夏天他竟去吃草；
以后由于但以理收服了雄狮，
而受到他的子民的称道和敬畏；
这儿有过西斯比的双双殉情，
还有这个西米拉密斯被诬的皇后——

六十一

啊，那位皇后竟被粗陋的史家
讲成好像（我相信是合谋诬蔑，）
对她的马有一种不正当的情感，
（爱情如同宗教，有时也出异端，）
我想，这故事骇人的多半是由于
（这和荒唐的讹误已屡见不鲜，）
有人将“仆役”写错成了“坐骑”，
这桩公案实该请陪审团来审理。

六十二

但若是扯回来：关于巴别，假若
（唉，在这种年头，什么怪事没有？）
竟然有些邪教徒，自己由于看不到
巴别的遗址，或者不愿去寻找
（瑞奇先生虽然已有两篇回忆录，
记述他如何发见了几块砖头），
居然不相信犹太人的——异教徒的——
那些原本该信的话（虽然他不信你），

六十三

那就请他们认真想想：荷拉斯曾
干脆巧妙而地讥笑一些人，
他们一心一意地营造大厦，
却忘了建一块给自己的墓门；
今天我们明白了：人去物亦亡，
这的确是一个苦涩的教训：
何必要把那宫殿建得天高？

其实我们正应该把墓穴修好。

六十四

他们最后来到了偏僻的一处，

使回声仿佛从长眠中苏醒，

这里充满了令人喜爱的东西，

但多得不胜枚举，使人奇怪：

要这些用不完的东西来做什么？

这儿，财富将精美的一套住宅

尽可能堆上了陈设，使自然亦

对最终目的艺术迷惑不解。

六十五

看来仿佛是，再只要越过一排

或另一套房屋，就会把人引往

天知道什么地方！只这所在，

摆设家具就已经极为豪华：

沙发是如此珍贵，若是坐下来

会感到罪过；那地毯的每根毛

都是精工细织，它使你想变作
在它的面上一条金鱼浮游过去。

六十六

让奴隶们惊叹不已的这些东西，
那黑黑的太监却看也不看，一步
就踏了过去，而他们却好像是
履过银河，恐怕有一丝丝玷污
脚下的星辰。走过这一段以后，
他们来到另一头的或壁橱小屋——
你可以看到，它远在那一角落——
看不见也无妨，那就不要责怪我。

六十七

我是想交待明白一切。
我说，那个黑太监打开了壁橱，
抱出来一堆穿在任何回教徒身上
都无愧的衣服，不管什么贵族；
而且是品种花色都应有尽有。

但是，虽说不缺任何样的衣服，
他却要对他买来的基督教奴隶
指出何种衣服对他们最合适。

六十八

他认为他们合适于穿戴的为：
对那较年长亦较壮硕的一个，
是件不过膝长的克里特斗篷，
一条紧裤，并非紧得要撑破，
而是适合于亚洲人屁股的；红花鞋，
开司米羊毛的披肩，以及光泽、
轻便且锋利的匕首；总之那一切
装饰一个土耳其阔少都不缺。

六十九

当他穿衣之时，他们的黑朋友
巴巴，拐弯抹角地教他们明白，
只要他们愿意循规蹈矩地去做
（显然命运也是给这么指明），

那他们将得可说不清的好处；
他必须交待，最后他加上一句：
“他们的处境还会改善得多，
如果他们肯迁就些，身受阉割。

七十

“他对自己而言，固然他会很高兴
看他们变成正教的信徒，但仍然
要把这作为以供他们抉择建议。”

而另一人认为，他的盛情真浓，
在这么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上

也如此周到，要他们来发表意见；
“他对这个文明古国文雅的风俗，”
他说，“实在有说不尽地钦慕。

七十一

“至于他自己，简直难有什么理由
来指责如此可敬而古朴的仪式，
不过，他承认他有些腹中空虚，

只需容他目前稍进一些饮食，
再加上几小时的思考，毫无疑问，
他就会完全同意这件好事。”
“什么？”唐璜勃然大怒道，“死也办不到！
宁可让他们把我的人头割掉！”

七十二

“宁可割下我的一千个头吧！”“唉唉，”
那另一个接着说：“不要打断我：
你没等我把要说的话讲完哩。
先生！我刚才说过，让我吃过饭，
我就马上考虑您的建议是否
我能够采纳并对各方都合适；
当然，这完全依赖于好心的您
容许我们割不割由自己判定。”

七十三

巴巴瞧了唐璜一眼道：“请好好
穿上衣服吧，”他手指着一套

连公主见了也会兴高采烈地
抢着穿的行头，但唐璜只看看——
目前他没有化装跳舞的兴趣，
便抬起他基督徒的腿踹它一脚；
等黑老太监又催促了一句，
他说，“老先生，我可不是一个女人。”

七十四

“你是什么我不知道，当然也管不着，”
巴巴说，“但请你依照我说的去做，
我在这里可没有工夫多说废话！”
“那我总可以问问吧，”唐璜说，
“这恶作剧到底是为了什么？”“请不要
多讲，”巴巴说，“在适当的场合、
地点时间和，一切就会水落石出，
现在我可没有奉指令透露给你。”

七十五

“那好吧，我要穿它就叫天——”“停下！”

黑人叫住唐璜说：“可别把人惹怒！
你这人精神很好，但容易变得鲁莽，
那你就会发现我们不太爱开玩笑。”
“什么，先生！难道要让我在服装上
改变了性别？”但巴巴压制下了
这个争执，说道：“别再惹恼我吧，
如果我喊人，什么性你都留不下。

七十六

“我给你拿了一身很美丽的服装；
不错，那是女人的。之所以你要穿它，
是有原因的。”“什么理由？也不管我
是否讨厌女人的穿扮！”稍停一下，
唐璜叹了口气，又轻轻骂一句：
“真见鬼！我要怎么穿上这轻纱？”
唉，最精致的花边竟挨这种骂，
所有的新娘穿上它都会容光焕发！

七十七

唐璜又发个誓，于是一边叹气
一边拉上光滑的玄色绸裤，
又拿起一根处女的丝带来系腰，
束住一件乳白色的紧身衣服；
可是提上裙子时，他摔了一交，
这——用苏格兰话讲，就是“匍匐”，
（所以用上这个字，就为的押韵，
韵脚呀，有时你比暴君还逼人。）

七十八

这（或者“匍匐”，任您选择）是由于
衣服太古怪，使得他不便行动。
最终他总算把这件梳妆大事
办理完毕，虽然有些办得缓慢；
当服装某些特别固执的地方
拉不上来时，巴巴就帮他穿；
终于，他将两只手交插进袖管，

停了停，把唐璜上下打量一遍。

七十九

还剩下一个地方比较麻烦：那就是
唐璜的头发不很长，但巴巴
找来了很多长长的发辫，
就在他头上很快装满了假发，
并且按照时兴的式样梳妆起来；
给他戴的那种嵌宝石的发夹
也足以配得上他华贵的行头，
巴巴教他把头发梳好，又抹上了油。

八十

如今，完全打扮成了女人模样，
再加上镊子，剪子和一些脂粉
小小修饰一番，无论从哪方面看，
他都无疑是少女。“看吧，先生们！”
巴巴微笑说道：“多完美的变形！”
好啦，现在，你们跟我来吧，先生——

噢，我是说——小姐，”他拍两下手，立刻来了四个黑人伺候在两旁。

八十一

“行了，先生，你随这几位去用餐，”

巴巴点点头对唐璜的朋友讲；

“可是您，高贵的基督教尼姑啊，

同我来吧。先生，可不容许你罗嗦，无论我说什么，你需立刻照办。

你害怕什么呢？这又不是狮子窝？你看，这里是皇宫呀！凡是大智大慧者都在这儿等待着先知的天国。

八十二

“傻子！告诉你吧，没人会害你。”

“那很好，”唐璜说，“免得他自寻烦恼否则，他就会尝到我这只拳头，

它的分量你别以为是轻轻飘飘。我迁就你只能到此罢了；要是一旦

谁以假为真，来和我无理取闹，
那就一切结束。我相信这梳妆
不致引出误会来，否则对谁都不便。”

八十三

“你这蠢材！来吧，等着瞧，”巴巴说。
这时，唐璜转过身看他的伙伴，
那人虽有点难过，却忍不住
噗嗤一笑，看见他竟已如此改变。
“再见吧，”两人互相说，“这个国度
稀奇古怪的事儿真难以想象，
谁料到一个老黑人略施法力，
一人会变为回教徒，另一人则变成少女！”

八十四

“再见吧，”唐璜说，“万一无缘再相见，
我祝你胃口无恙。”另一个答道，
“再见吧！这样分手很叫我难过，
但以后再见会有个故事可讲；

我们都要跟着各自的命运飘流，
请保令名，夏娃可曾经堕落过。”
“当然，我的心就连苏丹也动不了，”
少女说，“除非他同意我正式结婚。”

八十五

他们就这样分手，走出各自
不同的门。巴巴带领唐璜走过
一层层房子，穿过辉煌的回廊
和云石的地面，直到能模糊望到
远处的一座雄伟的大门，
并闻到从那里飘来的一缕香，
好象他们来到了一座庙堂，
一切是这么广大，庄严，静寂，芬芳。

八十六

青铜的门高而又大，光辉夺目，
上面镀着金，镂饰着奇异的画面：
这里是战士恶狠狠地厮杀，那里有

胜利的英雄阔步在覆灭者之间，
还有被押的一列俘虏们，垂头丧气，
远处是一队队的残兵在逃亡，
这幅画使人想到康士坦丁时代的英雄
仍保持着古罗马帝国的骄傲。

八十七

这而沉重雄伟的门关闭着一座
巨大的殿宇，真猜不到在那门边
守着两个矮人，活似丑陋的小鬼，
仿佛设他们在此是专为和那扇
高大的铜门相比；经过这一陪衬，
那巨门真像金字塔一样伟岸，
它的辉煌占据了你的整个目光，
简直不把两个小人儿放在心上，

八十八

直到你不留神，差点儿踩到他们，
方才吓得倒退一步，把这二位

丑得出奇的小东西打量一遍，
他们的颜色不黑，不白，也并不灰，
而是一种奇怪的混合，只用笔墨
很难形容，也许用铅还可描绘；
他们是既聋又哑的一对小怪物，
那购价至少与相貌同样特殊。

八十九

他们的职务是开门；这两人
别看身材那么小，力气却奇大，
干起重活儿不用发愁，而那门轴
竟也如同罗杰斯的诗句一样光滑。
有时候，他们会为叛乱的督军
用坚韧的弓弦权当领带来结扎；
因为东方的习俗就是如此，
他们常常用哑巴来作这种勾当。

九十

他们说话用手势，其实就是无话，

只是像恶魔一般用眼瞪着巴巴：
看他比划手指来告诉他们
把门拉开；而当这两位小夜叉
用蛇一般的小眼盯着唐璜之时，
他立即打个寒噤，马上有些害怕，
好像那目光射向谁，就能够
使他不是中毒，就是受到诅咒。

九十一

在进门之前巴巴停下来，对唐璜
作了一些小小的指示：“如果你，”
他说，“能把你那雄赳赳的步伐
稍收敛些，或许并没什么不可以；
而且也不必那么摇来晃去，
当然这没有什么太大的干系，
可是有时候叫人看来太特别——
还有，你能不能装得再文雅一些？

九十二

“那会少惹点麻烦，因为这些哑巴呀
眼尖得像针，会把你的裙子看穿，
万一要是他们看出你是假扮的，
波斯波拉斯湾就在眼前你知道，
那你和我也许不等黎明就会看见
我们是朝着马摩拉驶去，但不是坐船，
而是缩在麻布袋里——这样的航行
在这地方一有机会可就采用。”

九十三

一番这样鼓励后，他带着唐璜
走入一间华宫，比前次更珍奇：
只见缤纷的五光十色陈设，
而其中摆设和雕饰如此奢靡，
你扫过一眼会觉得目眩神迷，
很难把哪一件东西看个清楚；
那简直是成堆的珠宝同金银

璀璨夺目地胡乱凑在一起。

九十四

财富制造了奇迹——却难免俗气，
不但在东方的宫廷是如此，
连西方帝王的较素净的宫殿
（我也曾经到过六七处去参观，）
虽然金银珠宝不是这么闪辉，
也还有许多地方要加以原谅；
比如桌椅，绘画，和拙笨的雕塑，
恕我不便停笔细细地加以指责。

九十五

在这宫帟远远的一角，在华盖
掩饰之下，如同皇后一般懒洋洋，
偃卧着一个女人。巴巴立刻停步，
双膝跪倒，并且用手暗示唐璜：
这小子虽然从来不习惯祈祷，
也本能地跪下来，心中却在暗想

不知搞的什么鬼把戏；巴巴这时俯身叩了头，结束了参拜仪式。

九十六

这位夫人抬身站立，呵，那姿态
很像维纳斯跃出海水之外，
她闪着羚羊般含着情欲的双眼
望着他们，使鬓角玉石的光彩
也黯淡无光；她轻挥那皎洁得
如同新月的手臂叫巴巴上前来，
他先是吻她紫袍的边，而后指着
跪倒的唐璜，不迭地说些什么。

九十七

她的身材与她的地位一样高，
她的姿色无论谁见了都要神魂荡漾；
然而描绘她徒然减损那魅力，
因此，还不如让您自己去想象，
以免文字大煞风景；事实上，即使我

能把她的容貌写得分毫不差，
您的眼睛也经不住那种光艳，
所以，幸而我拙于辞令，倒是两相方便。

九十八

不过我倒还想添一句：她年纪看来
已成熟了，约有二十六个春天，
可时间对有些容颜悄悄放过，
它的镰刀只找俗物肆意践踏：
美色不衰的玛丽女王就是一例；
的确，哀情催人老，媚人的娇艳
经不起悲伤的摧残，但总有人仍旧
从不变丑，如尼侬·德·恩克娄。

九十九

她对侍女们寥寥吩咐数字；
这一列宫女大概有一打或十个，
每人和唐璜穿戴得一般无二，
而且与唐璜一样，也都由巴巴

挑选来的，个个都似瑶池玉女，
从外貌看，简直可以同狄安娜
所率领的那群嫦娥以姊妹比美；
但仅是外貌相似，别的不敢保证。

一百

她们遵命低低一躬退了出去，
但走的不是巴巴走的那个门；
唐璜站在不远的地方呆望着，
自从来到这奇异的宫帟，所有见闻
无不使他惊叹；这里一切注定为了
称颂和羡慕的，这两者原本不可分。
我必须声明，我看不出来为什么
不羡慕别人就算最大的快乐。

一百零一

“不羡慕别人，这就是我所知的
唯一快乐或保持快乐的方法，
（这是克利奇的译句，亲爱的莫瑞，

朴素的真理无须雕饰和浮夸。)”
荷拉斯很早就说过这话，
而后蒲伯又引用了它
来教导人；但倘若没有人赞美，
蒲伯怎会作歌？荷拉斯哪来灵感？

一百零二

侍女退出后，巴巴招了招手
叫唐璜上前，再一次希望他
跪下，并吻一吻夫人的脚；
但唐璜，虽照办了前一句话，
当巴巴又用那句话催促他时，
却皱皱眉，干脆直立起来回答：
“这可不行，除非是教皇的脚，
否则任谁的鞋子也不能弯腰。”

一百零三

巴巴对这不合时宜的妄自尊大
十分愤慨，连连解释和劝说，

还恫吓了几句（当然这是自言自语）
要用绞索之类，但统统无补于事；
看来就算是穆罕默德的新娘
也不能令唐璜举行弯腰的仪式。
啊，礼仪实在太重要了，不仅在宫廷，
在乡间舞会上与赛马场也时兴。

一百零四

他如同阿特拉斯大神一样屹立着，
尽管承受着全世界汹汹的指责，
他却绝不屈服，那世代相传的
卡斯底爵爷的血都已火热地
在他的血管中沸腾；宁让千把刀
杀他一千次吧，但门楣决不可玷污；
而终于，巴巴看到“脚”已不成，
便提议仅只吻吻手，作为一种让步。

一百零五

这总算是一种体面的让步，

是专为外交家作设的中途休息站，
使他们可以在较为和平的伪装下

言归于好；而唐璜也把他的意思
也表现得尽可能彬彬有礼，

并且说：这样做来当然是最普遍
和最适宜的，因为照南方的风俗，
君子总是以吻吻夫人的手为礼。

一百零六

于是他走上前一吻，虽然有些勉强，

虽然从未有把嘴唇的印痕
吻在如此优雅秀丽的手上，

只要一碰到，它就会吻得深情，
而且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倘若

你所爱的人将手指越凑越近；
有时，陌生人的一吻竟能动摇
一个女人一年的山盟海誓。

一百零七

那夫人不断瞧着唐璜，然后吩咐
巴巴退出，他做得端庄大方，
似乎他很习惯于退堂这一行业；
他一直在察颜观色，估摸情况，
临行前还低声吩咐唐璜别害怕，
并带着一丝微笑把他看了看，
接着退出；啊，他那满意的神情，
凡好人做了好事都是这么自在！

一百零八

他退出后，情况立即起了变化：
我不明白这位夫人在想些什么，
只见她明亮的额际泛起情涛，
而她白净的脸上涌起了血色，
好似赤红得夏日黄昏的云霞
横抹在天际：各种情绪的混杂
都透出了她那双晶莹的大眼睛，

其中一半是命令，一半是欲望。

一百零九

既具有女性的百般温柔的她的容貌，
又甜蜜得如同诱惑夏娃的魔鬼，
当他装作天使的样子，引得她
（只有天知道是怎么回事！）去犯罪；
若说太阳没有斑点，那么她
就比太阳更无可挑剔，更加完美。
但是，你总觉得她仿佛缺少些什么，
好像她不能“给予”，而只会“强索”。

一百一十

一种皇家蛮横的气派，如同链锁
贯穿她所做的一切；就是说，
好象有条锁链系着你的脖颈——
呀，那欢情还算得上什么快乐？
假若一切都是被专制逼出来的！
我们的心至少是自由的，若是貌合

神离，即使你一时勉为其难，
到最终，你的心灵还是要跟它转。

一百一十一

就连她的笑也气势凌人，尽管笑得极美；
她的点头绝不意味着对人迁就。
她的秀足似乎也觉到她的高贵，
也有自己的意志，显得十分执拗，
好似是踩着别人的颈；为了更充分
显示她的地位，还将一把匕首
挂在腰间，表明她是苏丹之妻，
（幸亏不是我的妻子，感谢上帝！）

一百一十二

“唯命是从”，这是自她出生以来
她周围的人必须遵从的律法；
无论任何异想天开的稀奇事
只要符合她的意，她的奴隶必须
遵命去办；唉，又高贵又绝色，

请想这样的女人的任性可有边际？
倘若她是个基督教徒，我相信，
我们早发明了“不停息的运行”。

一百一十三

凡是她想要见到的都需拿来，
若是从未曾见过，但她却认为
天下有的，那就一定要苦苦去寻觅，
如果一旦找到了，价钱就无所谓；
她购买的东西真是无尽无穷，
惹起的麻烦也同样无际无边；
不过，她的专制具有一种优雅，
除了那富于诱惑的脸蛋，女人都十分原谅她。

一百一十四

在赴市集的途中，唐璜被她一眼
相中了，成了她最近一时的偏好；
她立刻下命令去市场购买他，
而巴巴呢，一向是最为可靠，

何种尴尬的事情他都能办通，
对于这一种拍卖则更精于门道；
她不知慎重，但他却能兼顾，
这就是为什么唐璜穿错了衣裳。

一百一十五

他的容貌及青春都便于改装；
如果是你问：她身为苏丹娘娘
如何起这种怪想，冒这种危险？
这，必须留待女苏丹去解答。
在妻子眼中皇帝不过是丈夫，
国王呀，王后呀，所以被人神化，
假如我们肯加以仔细的分辨：
有的是凭阅历，有的却只是言传。

一百一十六

然而我们还是回到主题上来吧——
现在，她认为既已一帆风顺
把他变成了自己的财产，

她感到她已经非常、非常地谦逊，
不需什么前奏，只用那满含权力
与热情的蓝眼睛瞥了他一瞬，
便草草说：“基督徒，你能爱吗？”
难道这一句话还感动不了他？

一百一十七

当然会，假如碰对了地点和时间；
不过而今，唐璜的脑中还浮着
海黛的岛屿与那爱奥尼亚的
温柔面孔；听到这句话，立即
他头上的热血都奔泻到心中，
他的面颊苍白得如同雪花在飘落；
这句话像阿拉伯的矛刺进胸心，
他半天不发一言，只是泪如泉涌。

一百一十八

她大吃一惊，却不是因为眼泪，
因为女人爱哭，用起来也很方便；

但男人眼圈红了，就该另作他论。

非常糟的是：当女人娇啼一下，
心就畅舒了，而男人的泪却如同
熔铅一样灼痛，反而像你朝他心坎
刺了一枪，才把他的那些泪水逼出，
总之，女人哭是舒心，男人哭却是受罪。

一百一十九

她原本想安慰他，但又不知

如何开口，因为直到现在，还没有
发生这类事，或者什么引起她同情，

她也从未想到满心忧愁悲痛
是如何一回事；虽然，偶尔也

有些使人噘嘴的小事飞过她眉头；
但她最不明白的是：那眼睛怎会
在如此贴近她的眼睛时还泪流？

一百二十

但天性却能补救权势带来的缺陷；

当陌生的事物也能强烈得引起
善良的情感时，那你就会发现
女人的心田本是一块最肥沃的园地；
她们本诸天性倾洒着“膏油和酒”，
处处以慈悲为怀，无论有没有道理；
因此，古尔佩霞也不知为何，
竟觉出眼角有些奇怪的湿润。

一百二十一

但眼泪与其他一切事物一样
总会有完结的时候；唐璜虽一时
听到居然有人问他“是否爱过”
而感到如此之伤悲，但很快就使
他的眼睛归于坚忍状态，
他那亮闪的泪水也随之被斥止；
尽管他对美色颇为敏感，但身为奴隶，
这怎能不感到非常可恨？

一百二十二

而古尔佩霞，这是平生头一回
大为困惑，因为她生活了这些年，
除了赞美和祈求没听过其他，
何况她也是冒着生命危险
得到了他，并期望通过爱之门径，
开导他进入一种亲切的交谈；
虚度这时光对她是巨大的牺牲，
他们却几乎已浪费了一刻钟。

一百二十三

对于经历了类似情况的诸君，
我想该提出一个时间的限定，
那就是说，适于南方人采用——
至于在我们这儿，关于这类逐追
法规却比较严：只要你稍误一刻，
就构成大罪；即使最为宽宏大量，
（请想想）也只允许你表达两分钟，

再多，就要有损及你的名声。

一百二十四

唐璜的名声是好的，也许还能更好，
若不是他脑海中浮现着海黛；
无论说来多离奇，他总也忘不了她，
这就使他的教养显得非常坏。
古尔佩霞认为既然已把他带进宫，
那唐璜就对她负了一笔感情债。
她的脸蛋开始涨红，以后又转白，
然后那红晕又飞到眼底。

一百二十五

终于，她用一种皇家的气派
把手放在他的手上，又递给他
一种无须帝国亦能让人心服的秋波，
去寻找他的爱情，却没有回答；
她眉头一蹙，但并不想来斥责，
但凡骄傲的女人都不会依靠这办法；

她站起来，镇静了一刻，然后就
一下子投入他怀里，再也撵不走。

一百二十六

这是个棘手的探试，但唐璜
既是悲伤，又是愤慨，又是骄傲，
就轻轻把她雪白的手臂推开，
又让颓丧地她在一边坐好，
然后他傲然起立，扫了一眼，
继而冷冷盯着她的面孔，叫道：
“囚笼的鹰不肯配对，我更不愿
圆一个女苏丹色情的梦。”

一百二十七

“你问我能爱吗？这就是证明
我是爱得多深啊——但我无心爱你！
这卑贱的衣服，这花边和裙带
我穿上倒挺合适，因为一个奴隶
能谈什么爱情！你这豪华的宫殿

可并没有看在我眼中！你的权力
也许很大，叩头啊，屈膝啊，手和眼
都得侍奉你——但我的这颗心可自由！”

一百二十八

对我们这道理早是老生常谈，
对她却不然，因为她从没听过；
她以为，她一招呼就使人高兴，
这世界只为国王和王后而设。
就好像她连心生也在左或右
都茫然无知，法权也使它的膜拜者
变成同样不折不扣的愚昧，
只知身为皇家就有权把人来支配。

一百二十九

而何况她又是如此美，这姿容
即使落在远为卑微的境况之中，
也能兴邦，或弄得家亡国破，
而且可以想的到，她很看重

自己的魅力，当然这也不足为怪，
谁肯把自己的美色湮没不用？
她认为她有双重的“天赋权利”，
这意见的一半我倒也颇同意。

一百三十

请回忆一下，或者（若不可能）
请想象：假如你少年而洁身自好，
一个青春不再来的贵妇却急于
与你纠缠着爱情，却被你泼冷了
她火热的兴头，她该如何地盛怒！
或者想一想：在这方面你已读到
或听到的一切吧，然后再想象
这一位妙龄的绝代佳人的脸。

一百三十一

请设想——或许你们已经想到了，——
波提乏夫人，淮德拉，布比夫人，
或者所有故事中所能揭示出的

良好范例吧；可惜师尊和作家
给你们揭示的事例并不多，因此，
青年人啊，你们的教益也很浅：
但即使能想到这少数的范例，
你们也难想象古尔佩霞的愤怒。

一百三十二

一位失去幼雏的雌母狮，老虎，
或任何饶有趣味的吃人的野兽——
这是用现成的比喻来形容这个女人
不能随心所欲时的气势汹汹；
但我说的比喻虽不能弱于这些，
这些却连我要说的一半都不如：
因为，那失去的幼雏，无论多少，
怎比得上根本让她们不能生育？

一百三十三

爱子女本是自然界的法则，
母虎对虎雏，母鸭对小鸭都这样，

只有在幼雏受到袭击时，才能看到
母爪最为锋锐，铁喙磨得最光；
在婴儿室里，我们会见到妈妈
多喜爱自己孩子的叫嚷与哭笑！
对后果如果还是那么其乐融融，
这表示对那起因，兴致则更浓。

一百三十四

倘若我说古尔佩霞的眼睛向外冒火，
就等于什么也没说，因为她的双目
一向是闪闪怒火；若说她的面颊红得
颜色最深，又怕对染匠有些凌辱；
总之，她的欲念从未受过如此委屈，
这一回发的脾气当然也不比平常：
即便你见过女人的受挫的怒火
（天哪，够受的！）也比这还差得远。

一百三十五

她的怒火只是一刹那，这倒也好，

不然再过一瞬就会把她也一起毁灭；
旺盛的肝火真是不凡，只一刹那
已足够让人感觉到地狱的一瞥，
看来惊心动魄，但说来却壮观，
好像大海冲击孤山那么迅猛，
那激情的狂澜掠过她的容貌，
把她变为具体美观的风暴。

一百三十六

若将一般人的愤怒和她的相比，
那如同拿普通的风暴来比台风；
不过，她倒并不想伸手到天空摘月，
像温和的霍茨波那样要发疯。
她的愤怒的格调较低，也许
这毛病在于她的年龄与性别，
像李尔王，她气得只想“杀！杀！杀！”
然后这血的渴望就会化为泪而滴下。

一百三十七

风暴似的愤怒卷来，又如同风暴一样偃息，
她默默无语——实则也无话可说，
啊，终于她感到了女人的羞耻，
在她这感觉本来一向很淡薄，
现在却迅速涌起，像堤堰突然
出现了裂缝，大水冲进她的心窝；
是，她感到丢了面子，——但羞辱
有时对显贵高官倒有好处。

一百三十八

这使他们明白，自己也是血肉，
并且暗示到，即使别人是泥土
塑成的，可并不全是污尘泥浆；
瓦壶和贵瓮本都是脆弱的手足，
无论好坏，总是一个窑的陶器，
虽说并不全出自于同一个父母。
这教导了他们——天才知道教导了些什么！

反正颇为中肯，帮助还很多。

一百三十九

她头一个思想是把唐璜的头砍掉，
第二个思想是与他一刀两断，
第三个思想是将他遣送回老家，
第四个思想：让他悔过和道歉，
第五个思想：吩咐侍女预备就寝，
第六个思想：自杀；第七个，举皮鞭
抽巴巴一顿，——而她最出色的办法
是重新坐下来，当然还要哭一场。

一百四十

她本想刺杀自己，但不好是
一柄短剑她不太容易拿到手，
且东方的紧身衣棉絮又不愿，
用匕首狠狠一刺就很容易刺穿；
她又想去杀唐璜——这可怜的少年！
杀他倒并不冤，谁让他这么孱头；

但杀他的头不一定有把握
就能达到要他的心的目的。

一百四十一

唐璜真不管不顾了：他已经豁出去
或被剁成肉泥去喂狗，或受桩刑，
或者慢慢折磨得他痛死也行，
不然也可投入大海或狮笼里；
因此他站在那儿英勇地等死，
决不苟活——除非碰上他的兴头。
这倒真是大丈夫气概！但一遇到
女人的眼泪，就免不得冰消瓦解。

一百四十二

仿佛艾克斯的勇气从手心溜走，
不知怎的，唐璜的勇气都消失了；
起初奇怪自己为何要拒绝她，
继而又想，不知是否能言归于好；
接着又责骂自己德性的野蛮，

如同苦修僧也时而自怨修道，
或者太太后悔结婚时所立的誓约，
（至于这，双方终究都违背一些。）

一百四十三

于是，他就讷讷地说些抱歉的话，
但对这类事情，光说话可不成：
即便你能搬来缪斯所歌唱的一切歌词，
或风流公子的最风流的谈辞，
或被卡色瑞糟蹋过的全部辞藻。
啊，正当那嫣然一笑刚要促成
他的和解时，还未等到下一步，
老巴巴却早已匆匆进了房屋。

一百四十四

“太阳的新娘啊，月亮的姊妹，”
（他是这样说的）“噢，世上的女王！
您一笑能使宇宙星辰都欢舞，
您一皱眉连日月也黯然；

您的奴隶给你带来一个消息，
但愿您垂听，而不怪它太莽撞——
我似一丝光线，奉太阳的命令，
前来通禀太阳御驾就要马上亲临。”

一百四十五

古尔佩霞惊叫道：“天哪，这可是真的？
我原以为他明晨之前不会光临。
快叫我的宫女排开一字队。
去吧，老扫帚星！叫群星们要小心，——
基督徒啊，你要尽力扮好宫女，
既然你叫我不要记你的旧怨——”
正说之间，忽闻人声嘈杂一片，
又有一声高唤：“快迎苏丹王驾！”

一百四十六

前头是她那一排端庄的宫女，
接着是陛下的宦官，有黑亦有白，
随行人员队列长达一里之远；

帝王很懂礼貌，他每次前来
都早早派人通告，特别是在夜晚
如此，以便于容人妥善安排；
因为她是皇上最新纳的一宫，
所以在四名王妃中她最受宠。

一百四十七

苏丹陛下的仪表非常威严，
披肩遮住了鼻子，胡须长到眼下；
他刚出监狱的门就登上了王位，
是他被绞死的哥哥提拔了他；
在君王之中，他的德行不亚于
在康特密尔或者诺尔斯的笔下
所记载的那些，除苏来曼以外
其余帝王都不算怎样光彩。

一百四十八

他到清真寺去作祷告，
气派之大超乎于“东方的审慎”；

他将国家大事交给宰相去管，
甚至连皇室的好奇心也不露一分；
我不清楚他有没有家务的烦恼，
倒没有诉讼揭示出闺房的怨恨；
四位王妃与一千宫女被治理得
如同一个基督教皇后那样驯服。

一百四十九

若偶尔有失于防范，
罪人和罪状不会有人知道，
没有一张嘴会把那些故事传播——
自有大海和麻袋把一切勾销。
谁还能到海底去探求那些秘密？
所以，公众与本诗都无法知晓；
没有丑闻去让报刊伤风败俗，
风俗改善了，鱼也不见得恶浊。

一百五十

他亲眼看到月亮是圆的，

同样该肯定：大地亦是正方，
因为他曾旅行五十英里之途，
而任何地方都见不到圆的迹象；
他的帝国的版图也是无边无际的，
的确，到处少不了动荡：
不是督军们叛变，就是海盗们骚扰，
不过他们从没达到他的皇城之脚。

一百五十一

除非以特使之名到来，而特使
按照真正的国际法，只要遇到战争
就被派到了京都：这帮坏蛋依法
当然不是用他们那卑污的手
拿起一把刀发泄满腔的邪火，
而是将一篇谎言写得堂堂正正，
美其名曰“公函”，安全地交给对方，
连一根染黑的髭须也烧不坏。

一百五十二

他有五十个女儿与四打儿子，
只待长到成年就都被收藏起来，
女的藏在宫里，如尼姑般度日，
直到有了督军要驻节国外，
那她，若是轮到了她，就被嫁出去，
哪怕只六岁！——这虽然听来可疑，
然而是真的，因为督军作了女婿，
肯定要给老丈人送一笔厚礼。

一百五十三

他把他的儿子们都关在监狱，
以待长得够资格套上绞索
或者登上王位：这两者必居其一，
但老天也不知道是哪一种结果；
在这期间，他们所受的教育
都是王子式的，因为即便哪一个
当了皇太子，人们仍然会看出：

他即使该加冕，却也早应该挨绞。

一百五十四

苏丹陛下以帝王的礼节见过

他的第四位妾妃；而她笑容满面，
眉头愈发舒展，泪眼早就擦干；

本来，凡耍过把戏的太太全都一样；
她们必须装作加倍珍视那婚约，

来挽救那快要倒闭的银行的信用。
丈夫若得到这般亲热的问候，
一定是太太已使得他适于升天。

一百五十五

君王将他的大黑眼睛扫了扫，

立刻看到（他总是看得很细）
夹在宫女中的化装的唐璜，

他没有一丝不悦，也不诧异，
只是带着庄重而超然之态说：

（正当古尔佩霞心慌地喘了口气，）

“我看你又买了个宫女；想不到一个基督徒还算有点俊俏。”

一百五十六

这一赞好简直不得了，使大家都瞧着
新买的少女，使她脸发红而身颤抖；
她的女伴都感到自己发完了！

噢，穆罕默德的天灵！怎么苏丹
竟会如此原谅一个邪教徒？

而对她们，那圣口尚未启过一言！
大家在窃窃私语、拉扯和骚动，
但礼仪严禁她们噗嗤笑出声。

一百五十七

土耳其人习惯于把女人关起来，
这办法很管用；因为，唉，说来令人寒心：
在这不幸的南方，女人的贞操
可不像北国的那样冰冷又严谨，
那儿可用不着担心早熟的罪恶，

我们的道德要比白雪纯净得多；
太阳每一年把北极的冰山削减，
对于罪恶，它的效果却刚好其反。

一百五十八

在东方，人们都十分严格：
百年之好的婚姻就如同铁锁，
只不过，若前者被偷偷撬开，
将无法恢复旧局，总有一些涩，
如同一桶红葡萄酒透了气：
可这是他们的多妻制的过错。
为何不把两个好人凑在一起
变成终身的道德怪物——夫和妻？

一百五十九

到此为止，让我们的故事且停，
并非缺乏素材。是时候了！
按照古代史诗的惯例，我应该
卷起帆篷，和这歌一起抛锚。

让这第五章得到应该有的喝彩，
下一章我要搞点庄严的格调。
既然荷马都免不了打瞌睡，
请原谅我的缪斯也要稍歇一会。

第六、七、八章序言

以下两章（即第七章和第八章）有关伊斯迈攻守战的细节是从一本法文书《新俄罗斯史》中摘录的。假托于唐璜的一些事件的确发生过，尤其是他拯救幼儿的一段，那是已故的黎世留公爵的事迹，他当时为俄军中一个年轻的志愿人员，以后成为敖德萨城的创建者和施恩人；在那里，他的名字和事迹将永远被人所景仰。

这些章里有几节会涉及已故的伦敦德里侯爵，但那是在他死前的时候写成的。我本可舍弃这几节，假如那个人的寡头统治已与人俱亡。可是鉴于当前的事态，我认为无论从他死的情况或者生平的情况看来，都没有任何理由不让所有他曾以毕生之力奴役的人们来自由发表一下意见。据说他在私生活中是一个可亲的人，不管是不是如此，但这和公众有

何关系呢。至于哀悼他的死亡，那有的是时间，可以等爱尔兰不再悲叹他的诞生再说吧。我与千百万人一样，认为身为国务大臣的他，是在暴虐治国者之中心最暴横而又智力最差的。确实，这是在诺尔曼人之后，英国第一次被一个不会讲英语的大臣（至少是大臣）所凌辱，而国会居然同意人用玛拉普洛普太太的语言来对其发号施令。

关于他死的情况，不值得一提。我只想说，假若一个像瓦丁吞或华生那样可怜的激进派抹了脖子，他就会被埋在十字路口，用通常的木桩或木槌装点一下就算了。然而，这个大臣是高贵的疯子——一个多情的自杀者，他仅是割了“颈动脉”，（天赐人们的学问！）于是不得了！又是排场，又是威斯敏斯特教堂，还有报纸上呼号的哀辞，验尸官在死者血腥的尸体上所作的一篇颂德演说（这是安东尼的演说，对这样的凯撒倒是旗鼓相当），还有那密谋对付一切诚实和正直行为的一伙卑鄙家伙所做的令人作呕的违心之论。就他的死而言，依照法律他应被认为不是罪犯，就是疯子，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是恭维的对象。就他的生平而言，那是全世界都清楚的，并且半个世界还将有许多年继续受其影响，除非他的死能对欧洲尚存的大臣们成为“道德的教训”。他的死至少对各民族是种安慰，因为看到了迫害他们的人是不快乐的，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还对自己的行动有点正确的评价，恰同人类后

来对他们的评判一致。让我们别再提这个人吧；让爱尔兰将她的格拉坦的尸灰从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圣地挪出去吧。那热爱人类的志士怎能安息在政界的维特之边!!!

至于本诗已发表的几章所引起的另一些非难，我仅想引用伏尔泰的两句话作答：“廉耻逃出了心房，而跑到嘴边上来避难”……“道德越败坏，就越是谈吐有方；人们想在言语上弥补其在德性上的缺陷。”

这确是恰当地描绘了当代英国社会的腐朽却伪善的一群人，并且是他们所得的唯一答复。那陈腐而滥用的头衔“渎神者”，以及“激进派”、“自由思想者”、“雅可宾派”、“改革派”等等称呼，是雇佣文人们每天对肯听信的人们当作通币敲得叮当响的——一切被冠上这种头衔的人应该高兴，假如他们想到它起初是戴给谁的。苏格拉底和耶稣·基督就是被指为“渎神者”而公开处死了，过去还有其他人也这样，将来还会有许多人亦然，凡是胆敢起来反对那些极端渎侮上帝之名与人类理性的昭彰罪行的，谁又能免呢。然而迫害并不是反抗，甚至也不是胜利；那被称为“可鄙的异教徒”在牢狱里可能比他高傲的指控者更为快乐些。我和他的信念并无共同之处，——那也许对，也许错，——但他是为它而受苦，为良心而受苦这件事本身将为自然神教招募更多的信徒，远胜异端的教长为基督教、自杀

的大臣做暴政、或年薪过丰的杀人犯为邪恶的同盟（它竟自称为“神圣”以凌辱世界！）所能招募的。我无意遭践死者或者不光彩的人；但我认为，那些自愿依附于此辈人的阶级而为之效劳的人们假若能放低一下他们违心之论的高调，也许并不是坏事；而这种高调正是这个自私的掠夺者时代、这个尔虞我诈和口是心非的时代的大弊端……就先说到这里吧。

第 六 章

—

“人事的盛衰如同潮汐，若遇
满潮之时，”底下不说您也该知晓；
我们都曾有过大有可为的时机，
只不过当局者迷，轻易就错过了，
而等你知觉之时，它已一去不返。
但无疑，凡事都是以至善为标的，——
这由结果可以证明：正当事情
最不如意之时，突然一切转了向。

二

女性的无常就如潮汐，若遇见
满潮呀——天知道会涨到什么地方！
有的航海家真是能干，竟然能把
这潮流的规律测绘得丝毫不差；
雅可布·比曼的幻想无论如何出奇，
可比不上她们那旋涡与曲折。
男人想想这，又想想那，
但女人的心——又有谁知道？

三

一个倔强急躁而轻率的她，
又年轻、美貌、大胆，宁愿牺牲
皇座、天下和宇宙，只要能使她
被人爱得如愿；若是天空中的星星
挡住了路，那也挥手弹开，
好教她自由得如同海波遇上劲风——
这样的女人倘若不是魔鬼，谁还够格？

但还有不少人甘愿作她的信徒。

四

王位以及天下等等，都往往由于
普通的野心而易手；所以当爱情
把国家倾覆时，我们都很容易忘记，
或至少宽恕了那种不智的钟情。
如果说，安东尼至今被传为美谈，
那可并不是由于他的那些盖世武功；
他为美人而败亡的阿克兴一役
胜于凯撒所赢得的一切战绩。

五

他已年过半百，还为四十岁的女皇
殉情；唉，我倒定愿他们才十五
或二十，那么财富以及天下等等，
就只不过是儿戏；记得我在那岁数
虽没有多少天下可殉，但是为了爱，
却愿倾尽我的一切——将一颗心献出。

年长了，我倾城以献；但无论多少城
也抵不了我昔日纯洁的恋情。

六

就算它如同稚子的寸心，如寡妇的
一文钱一样，只有留待来日去称；
但不管这类东西是否有分量，
凡爱过的人都承认，在人一生之中
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它。据说，上帝是爱，
但爱的确是上帝，至少当大地的面容
未被罪孽和眼泪弄折皱以前——
史册会告诉你它曾光鲜了多少年。

七

我们把男主人公与第三个女角
留到了一种稀奇而尴尬的局面，
因为绅士为了猎获那口禁脔——
有夫之妇，有时要冒杀身的危险。
何况苏丹又极为厌恶这一类罪行，

绝不能赞扬那位古罗马的名贤
凯图，这位豪爽的坚忍派，
他向友人霍顿西斯租让了太太。

八

我明白古尔佩霞的行为很不对，
承认这一点，我痛惜并谴责它，
但我也不愿意花言巧语，尽管写诗
也要说出真情，不管您怎样痛骂。
她理智虽不足，感情却强烈；她认为
她丈夫的心（即使她有权占用它）
是不够的：因为他已五十九岁啦，
而他的妻妾却有一千五百位。

九

我比不上凯西奥——“一个数学家”，
不过仅凭书生愚见，用了点儿
女人的精明盘算一番，再加上
皇上圣龄的那笔帐，那么，明显，

苏丹娘娘是因为空虚而出了格，
因为，即使苏丹将他的心分摊，
给他亲爱的人（其实这只能为专利！）
她也反能得到一千五百分之一份。

一十

据说，女人都好争成性，
动不动就要为合法占有权而起诉，
就连笃信天堂的人亦不甘拜下风，
对于这种亏损倒更加倍愤怒；
她们用状纸检举围攻我们，
从法庭多次的审判就可看出：
她们怀疑每个算数之人都侵占
那依法只合该她们享有的权限。

一十一

基督教的乐土既然都如此，
异教之邦亦然，只不过度量更小而已，
她们会采取高压之手段，摆出

连国王都可称之为“堂正的仪表”
为妻权而争斗，若是她们的夫君
可胆敢忘恩负义，有背夫妇之道；
四个妻子有四种权利：醋海风波
非但泰晤士有，底格里斯也很多。

一十二

古尔佩霞为第四位，况且，我说过，
也最受宠；但由四位分摊的宠幸
算得了什么？无怪人们都怕多妻制度，
它不但是一桩罪孽，而且也真扫兴；
所以，智者娶一个良家妇女就可，
而不会发明哲理为重婚找佐证。
除了回教徒，人人都怀有戒心，
谁愿意把自己的婚床变成通铺？

一十三

人类的至圣至尊，苏丹陛下，——
按照君臣之礼，这本是每个国君

应该有的称号，直到遇上那一帮
倒霉的、饿不死的雅各宾人，
呵，那些虫蛆，竟宴飧至上的王，——
苏丹陛下看到古尔佩霞那么俊美，
他很盼望得到一个情人的迎接，
（无论在哪一国，这也是最热烈。）

一十四

不过，在这里我们得说清楚一下：
拥抱呀，接吻呀，和种种蜜语甜言，
无论如何像真的一样——无所谓，
都能来得如同戴帽子一样容易，
或者这样说，如同戴上一顶女帽，
以便给头与心增添一些媚力，
但这不是头的一部分，只是装璜
正似她们的温存也并非出于本心。

一十五

赧红轻微，颤抖温柔的，以及

一种娴淑的女性的喜悦，与其说
流露在眼里，不如说藏在眉目间，
因为她力图把那最悦人的来掩遮——
啊，在朴实的人看来，这一切才是
爱情最好的象征；爱神的宝座
本来最妙是在纯真女人的心中，
太冷或太热就损毁了这爱的魅力。

一十六

太热，倘是假的，就不装还坏；
倘是真的，那火焰绝不会恒久；
除非是少不更事，我想绝没有人
情愿把他的一切都押在情欲上头，
因为情欲是种不稳的股票，
遇到一个买主，就可能大打折扣
从你那儿转了手；但在另一方面，
太冷的女人也似乎寡欢。

一十七

也就是说，我们会责怪她没有风趣，
因为凡是恋人，不管性缓或性急，
都愿意意合情投，不仅让自己的心
火热起来，也要看对方闪烁着情焰，
即使对着圣·佛朗西斯的情妇——
寺院中的白雪（它也是亮闪闪）；
总之，对于恋人，荷拉斯那句名言
应该遵守：“走中庸之道你最安全。”

一十八

这里“tu”字不太恰当，随它去吧，
它有助于音太，这是对我这拙著，
而并非指那古典的六音步诗而言；
不过，最后一行诗实在真够粗俗，
既没有格调，又无节奏，很明显地
是硬塞到八行格诗中来凑数；
我知道诗典中绝不会去推崇它，

但真理却会，只要你译得不差。

一十九

我不知诱人的古尔佩霞是否

假装亲热得过了分——但她却十分成功，
而成功，无论什么事，总是了不起，

对心灵亦或女人的其他装饰都相同。
男人的自爱尤胜于女人的花招，

她们假，我们亦假，大家都假，但爱情
并不会稍减；唉，找不到有一种美德
（除了饥饿）能遏止传播这种罪恶！

二十

让这对皇家夫妇就寝吧，

床铺不比王座，他们尽可安然
去做他们的好梦，烦闷或快乐；

不过，若好事不称心，空令人生喜欢，
那可就成了人生最大的恨事。

让我们哭哭就完最轻的痛苦；

只有日常一点一星的忧烦最可叹，
它能把心灵像一块石头被磨碎。

二十一

一位坏脾气的太太，别扭的儿子，
该付的帐单不付，惹起争吵，
或者被打折扣；一个顽劣的孩子，
病狗，才刚骑上爱马就挫伤了脚，
一个狠心的老妇以更狠心的遗嘱
勾销了一笔你算好的钱财，——
这些都是小小的琐事，不过
我还见过所有的人都为此恼火。

二十二

我是个哲人：让它们通通见鬼去！
什么帐单，畜生，人——不，女人除外！
要好好骂她们一通我来消怒火，
然后就让禁欲主义清除心怀，
不留任何者痛苦的痕迹邪念或者，

于是我就全心地向精神世界膜拜；
不过，所谓心和精神，都是哪儿来的？
我一概不知道——也都见它的鬼去！

二十三

都这样打入地狱，我感到十分舒服，
好像刚读完阿善那修士的咒文，
所有真信徒都拍手称快？
不知谁还能将俯首听命的敌人
比那篇咒文斥责得更淋漓尽致！
它真是堂堂正正，简洁又中肯，
我们的祈祷书有了它就增色不少，
仿佛雨后的晴空有了彩虹一道。

二十四

古尔佩霞与夫君睡了，或至少
有一个是如此——啊，午夜和沉重！
凡恋上单身汉的邪恶的妻子
这时都满怀怨忿而难以安歇，

只恨这黑夜太长，而那幽黑的窗棂
却总看不到一丝晨光闪耀。
她辗转反侧，睡了又醒，肉跳心惊，
生怕太合法的共枕人醒来发觉！

二十五

在天国的华盖之下发生，
且是在由四根竿子撑起的
丝绸的帐幔中，所有的达官贵人
都和娇妻在这里同床共枕，
而那被单会让诗人比作白雪。
唉！嫁一个人出去可真是碰运气：
贵为王后的古尔佩霞，可是仍然
也许像嫁入农家去一样悲惨。

二十六

众宫女与男扮女装的唐璜
排成长长的一排，对皇上一致
躬身施礼后，苏丹摆了摆手，

她们便退下归回自己的寝室；
那是后宫中一长列的回廊，
在那里宫妃都歇下她们的玉肢：
啊，成千颗心都在跳动，为了爱情。
像笼中的鸟儿渴盼飞向太空。

二十七

我是爱女人的，有时候我那么想
反转暴君的这个愿望：
他愿意“全人类仅有一个脖颈
好让他挥一挥刀就可以全部杀掉”，
我的雄心亦很广，但不那么坏，
也不那么狠（我当时年纪还很小）：
我愿所有女人只有一张嘴
只需我一下就能从南吻到北。

二十八

噢，令人慕羡的布利流斯！你多头
且又多手，要是你的其他一切部分

都照样增加该多好！——但我的缪斯
对于嫁给巨人或者到南极旅行，
都鼓不起博大的胸怀去作歌，
要是唱唱小人国她还能胜任。
于是，我只好再把我们的主人公
把他从几行前的所在领入爱情的迷宫。

二十九

看到手势一摆，唐璜就跟随
那一系列窈窕的淑女轻步移出；
有时，虽说这很有点危险，
他还免不了向左右一群佳丽
瞟去瞟来，从胸脯一直看到后背，
（这种戏谑惹起的后果，在这里
可要比在礼仪之邦英国罚得严，
因为在英国，最重也只是缴罚款。）

三十

但他并未把自己的裙装忘记。

请看她们沿回廊走过时一屋屋，
真是贞静无比，堪称为处女典范；
两边把守的有太监，走在最前面的是
一个掌管全队纲纪的妇人，
若没有她的准许，没有人可以
在这仪仗队中讲话或乱动；
她的官衔就是“姑娘的妈妈”。

三十一

我可不知她是“妈妈”，
或者叫她妈妈的人是“姑娘”，
天知何故，后宫都如此称呼她，
随它去吧：叫什么反正都一样，
德托康特密尔或会替我作证；
她的职责是把一切不良倾向
从一千五百个少女身上消除，
越轨的必受惩罚或者把她们隔绝起来。

三十二

毫无疑问，一个上好的闲差！

但可以省心的是：这里男人不多，
除了陛下；而他，再加上她的辅助，
还有卫兵，宫墙，铁门闩和锁，
以及偶尔有一二小的范例

投下的阴影，使这个美人窝
冷幽幽像意大利的尼庵一样，
所有热情，唉，只有一个出口。

三十三

什么出口？当然就是更坚贞——

您怎么对此还有疑问？让我
继续讲下去。我讲过，这一长列
不同国籍的少女象一个好人
所安排的那样，迟缓又庄重地

如同在溪水上冉冉行进的百合花，
或像在湖上，因为溪水较急，

而她们的款步却沉郁又娉婷。

三十四

可是一旦她们回房，就和放出的
笼中鸟、疯子及顽童差不多，
又如春天的潮水，或任何地方
婚约被解除的女人（这种束缚
本来就没用），或如同爱尔兰集市，
监视的人一走开，她们就好似
和图图的生活达成了停战协议——
且歌且舞，有笑有说，嬉戏尽情。

三十五

自然，她们大都谈着新人，
评到了一切：头发，风姿，身材，
有人认为她的衣服不太合体，
或好奇她为什么不戴耳环；
有的说，她的年龄已近盛夏，
有的则不同意，认为还停留在春天；

有人觉得她高大而有男人味，
又有人真愿她就是个须眉。

三十六

但总的来说，她让所有人都相信
就同她的装束所表现出的那样，
一个俊俏的可人的少女，
比得过最娇艳的乔治亚姑娘；
她们奇怪古尔佩霞未免有些太傻，
净买一些女奴美得可去分享
她的宝座，权势，及一切东西，
只要陛下一旦讨厌了他的发妻。

三十七

而有一点最可怪这群宫女们：
虽然新宫女美得够叫人气恼，
但考查过她第一遍以后，
她们在这女伴身上竟未找到
像温柔的女性所习惯挑剔的

那么多的缺陷；因为无论基督徒，
异教徒，只要初见面后，
还是总是“从没见过如此丑的丫头”。

三十八

当然她们还不能免俗，也有着
小小的个人嫉妒；可是这一次，
不知是不是所谓心心交感
（无论是否承认它）在作祟，
虽说她们都不曾看出她的假扮，
却一致对她感到陶醉而温情，
有如磁石的吸力，魔咒，或者任何
您想打比方的——我们别为这而不和；

三十九

可肯定的是：她们对这新来的伴侣
都有一种新鲜之惑，有点像
绝对浪漫的、一见倾心情谊，
非常之纯洁，使她们不禁向往

有这样一个妹妹，只有少数人
希望有个和她一模一样的弟弟，
若与他在高加索的故乡生活，
可要比伴着苏丹或巴夏好许多。

四十

对于这种浪漫情谊最具天才的
该算罗拉、卡金卡、杜杜三个人，
总之，为了让我少费些笔墨来描述，
这三个少女，据可靠的传说，
都是花容月貌，美艳不可再美艳，
只是身材、肤色、年龄、丰润、
经纬和国度有别，但相同的：
她们对这个新相识都很欣羨。

四十一

罗拉像印度一样幽暗，一样火热；
卡金卡是乔治亚人，白里透红，
眼睛浅而蓝，臂膀手和都十分可爱，

精巧双足的不像是为了走路用，
而是为了轻轻掠过；至于杜杜，
她的体态则最宜于拥在床被，
她身材大，却娇弱且懒洋洋，
但她那姿容美得直叫你发狂。

四十二

杜杜如同一个打瞌睡的维纳斯，
不过，她又最能使你辗转难眠，
只要你见到她那典雅的前额，
浮雕型的鼻梁及光灿灿的脸蛋；
她的身上棱角全无；确实，如使
她再清减些，也不会有失丰韵；
但你又十分难断定她哪一部位
能够损减而不至削弱她的妩媚。

四十三

她不喜卖弄风情，却会悄悄地
袭入你的心灵如五月的春光；

她的眼睛并不太活，但只半阖着
却足以教人一望而神魂不宁；
她看来如同（这个比喻很新奇）
刚刚被刻成形皮格梅良的石雕，
其中生命与大理石还在交搏，
虽然各部分已经在缓缓复活。

四十四

罗拉询问起新来的少女的名字，
“璜娜。”——这名字倒还不错。卡金卡
又问她从哪儿来？“西班牙。”
“西班牙在哪呀？”“呀。别问这傻话！”
罗拉重重地说了卡金卡一句，
“真害臊：这显得在乔治亚你们
什么都不懂！西班牙一个岛国，
紧邻着埃及，丹吉尔以及摩洛哥。”

四十五

一言不发的杜杜，只挨着璜娜坐下，

一面玩弄着她的面纱及发辫；
她凝视了她一会儿，叹了口气，
仿佛十分可怜这个陌生的娇娃
为何到了这儿，连一个亲朋也没有
又被大家的注目弄得羞羞答答——
新客人到处离不开这种接待，
那种评头论足的关怀是多么好心！

四十六

这时，姑娘的妈妈来命令大家：

“姑娘们！到了安寝时刻了！”

接着，她对新来的璜娜说：

“你来得有点出人意料，亲爱的，
我不知道该将你安排在哪儿；

你瞧每个床都有了人，我只好
让你跟我挤一个床上。明天一早，
一切我们都会给你安排稳妥。”

四十七

这时罗拉插嘴说：“妈妈，你知道
你本睡不安宁，我不忍再看到
你让别人打扰，还是把璜娜
交给我吧。我们二人都算苗条
还不若你的一半呢；别说不吧，
我会将你的新人照顾得十分周到。”
但这时，卡金卡赶紧插了话，
说她也有一个铺位可以应急。

四十八

“并且，”她说，“我最讨厌一个人睡觉。”
妈妈皱起眉头问：“为什么？”
“我害怕鬼，”卡金卡说，“真的，我看见
在每根床柱子上有鬼怪，
接着做恶梦：尽是拜火教徒啊，
基督徒呵，吸血鬼以及一大帮妖魔。”
妈妈说，“把她交给你及你的梦，

我担心璜娜就难以做得成梦。

四十九

“罗拉啊，你还是得一个人去睡，
别管是什么理由。你也一样，
卡金卡，以后再说吧。我要把
杜杜与璜娜放在一张床铺上，
因为她安静，不惹人，又很怕羞，
不会通宵讲个不完，老是动闹。
你说如何，孩子？”杜杜不吭声，
她的才能原来是沉默的那一种。

五十

她站起来，在妈妈的脑门吻一下，
又将卡金卡罗拉和两边的脸
都吻遍了，接着翩然鞠了一躬，
（土耳其和希腊人不讲究请安，）
便拉着璜娜的手，洋洋得意地
向她介绍了一番她们的去处；

别人都噤了嘴，虽闭口不言，
却一致怪妈妈太偏袒杜杜。

五十一

这是一所宽大的宫室（土耳其语
叫作“奥达”），沿墙搁着一溜床铺
与梳妆台，——我本可描写得深细些，
因为我曾亲眼目睹土耳其的后宫；
但算了吧，没有什么特别的，
总之是一个大间装饰华贵的屋；
有女人所需一切，除了一两件，
但那也是远在天边，却近在眼前的。

五十二

我讲过，杜杜是个娇媚的姑娘，
不算太娇艳，却非常招人喜欢，
她的姿容独具一种端庄的美，
若是入画，与那种平板的脸
可不相同：对那种脸，画家只须

挥几挥大笔，立刻显现情致，
不管笔锋对错，是否令人称心，
但看来却醒目洒脱，亦很传神。

五十三

而她却像引人而和煦怡人的风景，
这儿一切是安谧、和谐以及平静，
明媚如初放含蓄，却乐而不淫，
即使还不算至乐，却已最接近，
远胜过有些人尊为“崇高”的
那种激烈的热情！天啊，但愿他们
自己试试女人狂暴而搅起的风波，
我看水手要比恋人的处境好得多。

五十四

与其说她是忧郁，不如说爱沉思，
而庄重又要比沉思的味道更浓些，
也许恬静态度的又压过一切；
至少到目前为止，她思想纯洁，

毫无瑕疵；虽然她够俊，且正值
敏感十七岁之年，却不自觉
她是高还是矮，是黑还是白，
一点不琢磨自己，这倒奇怪。

五十五

因而，她善良且温柔，善良得像
黄金时代（那时代何尝有黄金，
虽然它倒是冒了黄金的名：
用个最恰当的例子说明
有一句古谚：谓其有者实则无，
谓其无者实则有。而这种行径
颇风行于我们这金属的时代——
这金属容易腐烂，但鬼也难将其分析；

五十六

我想可能是高林斯的黄铜，
（其中具备各种金属，而渣滓
浮在最上面。）善良的读者啊，

请跳过这括弧中太长的表白，
我不知是如何却总无法收住；而且，
还认为您也有此同病，不致于见怪！
请加以包涵我和我的毛病，
若您不肯，——算了，我依然啸傲。

五十七

我们应回到叙述故事上来，
那就开始吧。杜杜带着一片至诚至真
几乎带有夸耀地，向唐璜，或璜娜，
显示着一处接一处女人的迷宫，
每一站都要解说一番，但奇怪的是：
只有寥寥数语她已将事情说明。
我倒有一个比方，当然很不对：
女人的沉默好比雷的无声。

五十八

接着她又向她（我说“她”，因为
他还是阴阳两性，至少那外表

是我可以引证据的一条，)

大致将东方的习俗作了介绍，
并提到它贞洁且严明的法规，

因为后宫的人数既日益超出，
那么，就该有对超额的少女
在操行方面有更为严格的要求。

五十九

然后她给了璜娜一个纯真无邪的吻；

杜杜是爱亲吻的，——我敢说
不会有人指责这有什么不该，

只要它光明磊落，亲吻十分愉快；
女人间互吻，这顶多意味着她们

还没有更新鲜更甜的事做。
“亲吻”与“福分”协韵，事实也这样，
但愿它不致于把不幸的勾当引起。

六十

然后，她完全无邪地卸下了

全身的装束，这倒并不费事，
因为她为自然之子，并不浓妆艳抹，
偶尔即使端详自己的服饰，
那就像的流连小鹿在湖水之畔，
不经意看见了自己怯生的影子，
始而惊跳开，随即又回头偷窥，
十分欣羡水中的新生命。

六十一

她卸下了一件一件的衣饰，
放在一边；但在此之前，她提出
要替璜娜解衣，而后者出于
过分的谦虚谢绝了她的好心；
这倒没什么，——她多半亦会如此；
不过这使璜娜吃了些辞谢引起的苦：
手指被那些该死的别针刺破，
它们是为了我们的罪过

六十二

而发明它，将女人变得像刺猬，
轻易得不碰。但更糟的是：万一
唉，你与我一样，注定了被命运
在少年时就充为小姐的侍役，
为打扮她去参加化装舞会，
以稚子之心我尽最大的努力：
倒是别针插了不少，但总不能
都将每一个别针插在要害。

六十三

这一切对于智者，自然很愚蠢，
而我对“智慧”则是充分地倾慕，
我的天性爱对大多的事物都发挥
哲理一通，从暴君及至于一棵树，
但独身的少女“智慧”仍是逃避我。
我们是什么？从何而来？最后的归宿
又是何处？何谓“现在”？这些难题

虽然无法解决，却总时时浮在心里。

六十四

后宫的夜晚，一片深沉的静寂。
相距很远的稀疏的灯，且幽暗。
那一群莺燕都已歇了玉肢，
轻盈的梦正萦绕她们床前。
若有幽灵的话，在这时际，
它们该到这儿来联翩妙舞，
只要它们有较高尚的趣味，
何必总作野墟荒郊的恶鬼！

六十五

到处横陈着美人，如在一座
奇异的花园：含苞待放的朵朵花
争奇斗艳，色彩、品种与产地各异，
更加上暖房巧工的培育，不惜高价。
有一个，轻轻结起她那棕色的发辫，
像枝头的果实垂下白净的额，

她在睡眠中吐着柔和的呼吸，
唇儿半张，恰恰一排珠玉露出。

六十六

另一个，红润的面颊靠着玉臂，
蓬松地乌黑的发卷堆在额前，
她睡得温馨且舒适，还从梦中
露出笑意，仿佛月光漏出云间；
她在雪白的被中只微微一颤，
就向黑夜涌现更多的魅力，
那妩媚抓住了昏迷的午夜时光，
羞羞答答地争取更多的光亮。

六十七

这比喻可不是吹牛，虽然是有点像。
那是黑夜，但我说过，也有照明的灯光。
第三个脸色苍白，眉目间呈现着
睡容的凄凉。那起伏的胸脯表明
她的梦正飞往她深深渴望的

遥远的乡土；缓缓地，从她眼睛
乌黑的边缘溢出几颗泪滴，
如同柏树的黑枝上凝着夜露。

六十八

第四个仿佛静止的大理石塑像，
沉睡得凝然不动，也听不见呼吸，
冰冷，洁白，好似阿尔卑斯峭壁上
玉琢冰堆的塔，或者冻结的小溪，
或者像罗得的妻子化作盐，或者，
像什么都行；——我写了这一大堆比喻，
就为请您自己选择；也许您高兴
把她比为石碑上刻出的女性。

六十九

噢，还有第五位，她又是什么样？
有了“一定的年龄”，这就毫无疑问
是迟暮美人，至于有多少芳龄，
只要超过二十的我都不再去理；

她睡在那儿，看来并不怎样悦目，
因为她已快达到那可悲的时期：
那时无无论男女都将置之高阁，
只剩了忏悔自己及自己的罪过。

七十

可是这一夜，杜杜睡得如何？
经过周密的调查，我毫无发现，
所以也不愿在这儿闭门造车；
不过，就当灯光缩得又暗又蓝，
刚刚结束子夜的值更，而到处
暗影飘忽，或，至少是在心愿
有鬼的人看来，简直鬼影憧憧时——
那时忽闻杜杜忽然一声叫喊：

七十一

她的叫声大得将整个“奥达”
都惊吓了起来，大家乱成一团，
姑娘和妈妈，及既非妈妈

也非姑娘的人，都如海潮般
一波接一波，涌进了大厅，
抖抖且索索，不知发生什么灾难；
因为她们也同我一样不明白：
是什么将安详的杜杜惊起来。

七十二

但她是醒了，大家奔往她床头，
人潮中只见飘舞裙带的，飞扬的长发，
急切的眼神，急促而碎小的脚步，
洁白的秀脚，赤裸的胸脯及臂膀，
都朝她奔去，好似北极的流星
那样耀目光灿；她们问短又问长，
因为她看来惊慌失措且又激动，
两眼睁得大大的，脸也菲红。

七十三

而奇怪的是——这倒充分证明了
高枕毕竟是福气——璜娜却睡得熟，

如任何由神圣的婚姻认可的
睡在妻子身边的丈夫那般打呼。
直到她被摇醒前，这一切的喧哗
（至少据人说）都未能将她唤出
那酣睡的仙境。然后她睁开眼睛
呵欠连连，并且表示相当吃惊。

七十四

于是一场严格的调查开始了，
不过因为七嘴八舌连珠发问，
揣测、好奇、追根兜头而来，
恐怕无论是聪明人或傻瓜
都很难将事情原原本本讲明。
杜杜倒并不是个笨丫头，然而她
却也不像勃鲁托斯那样会演讲，
所以一时亦说不清出了什么错。

七十五

最后她说了：就是在她睡熟时，

她做了个梦，梦见自己走入森林，
“一个阴暗的树林”，就像是但丁
正当他到达令人向善的年纪
所走进的，——那是生命中流浪的中途站，
一到那儿，贞妇就不必太忧虑
恋人也会变卤莽；——她看见树林中
挂满了果子，树木葱茏而高大；

七十六

一个金苹果在那枝头上长着，
啊，一个极大的苹果，但那位置
既太远又太高；她看了它几眼，
一心想尝尝，于是就捡起石子
或者去掷能捡到的任何东西，
但它却可恶地紧紧贴住树枝
不肯落下，可又不断摇来摆去，
叫人看得心急，却又高得无法采摘。

七十七

但突然，在她最没料到之时，
苹果自己却落下来了，正好跌落在
她的脚前。她立即俯身将它拾起，
想一口咬到果核，痛快地吃完；
然而，手拿着这梦中的金苹果，
正当她张开年轻的嘴唇，
一只蜜蜂飞出，刺得她心痛，
因此——她就惊醒而大嚷了一声。

七十八

她有一些混乱，在讲述这个梦时
还有一些惊惶，当然这是恶梦的结果，
而且又没有人来帮她
将太虚幻境的玄奥加以阐释。
我就曾听到一些古怪稀奇的梦
仿佛真是对人间之事有所预测，
或恰好形成一个“奇异的巧合”，

在像解说如今这类事一样。

七十九

少女们本以为出了什么大灾难，
怀着恐惧奔来，原来竟无所谓！
她们在失望之余，不由得对这种
扰人睡眠的虚惊有些责难；
妈妈也有些气，被逼出了暖和被窝，
却来恭听这个梦，怎能不对
杜杜有所怨言？杜杜只能长叹一声
说她十分抱歉，不该把大家惊扰。

八十

“我倒听说过公牛和雄鸡的故事，
至于这种苹果与蜜蜂的梦
也要从床上把我们叫起来，
在半夜三更弄得整个‘奥达’
不得安宁，好像是圆月作怪！
孩子啊，我想你一定是有了病，

明天我们将请来御医，看看他
对你这种神经质的梦怎样说法。

八十一

“还有，可怜璜娜这孩子来到深宫，
第一夜就受到这么大的惊恐；
我本来以为，这孩子人地疏生，
年纪不小别让她一人睡觉，
因为你最安静，杜杜，就叫因此
你和她一起好好地度过这一宵。
不过，现在我要将她交给罗拉，
尽管她的床没有你的大。”

八十二

罗拉听到这建议，眼睛有了神采，
杜杜却滴下了可怜的泪珠，
想是因为别人指责那个梦；
对她初犯的这一错误她恳求
予以宽容而不究，而且无论怎样，

（这句话她是乞怜地轻轻说出）
别让璜娜换床位；只要她留住，
她一定严加约束将来的梦。

八十三

她保证将来她不做一个梦，
至少不会做得如此小怪大惊，
她承认自己神经过敏，大体不识，
连自己都不懂当时何以叫出——
当然这种痴心的幻觉会给人以
嘲笑的话题——真使她觉得悲伤；
她恳求她们离开，让她安静，
再过几个钟头她就能恢复神经。

八十四

这时好心的璜娜插了一嘴，
她说自己留在原处的确好得很，
当时四周人声鼎沸好似警钟敲，
她还睡得很香，这足以证明。

她半点也不想离开她的伙伴，
和她分开实在也找不出原因；
除了做过一个梦不太得人心，
她实在也寻不到其他的劣迹。

八十五

当璜娜这样说时，杜杜转了个身
就将她的脸深深埋进璜娜的怀中，
只露出了半个脖颈，而那色彩
比得上含苞初绽的玫瑰花峰。
我不清楚她为何羞红了脸，
她们同榻为什么就这样高兴；
唯一可知的是：我说的是事实，
就像近来所谓真事一样确定。

八十六

因此，让我们对他们道声晚安吧——
不，因为公鸡已经啼鸣，该说早安；
亚细亚的山峰笼罩着晨晖，

已依稀可见长长的骆驼商队
寺院顶上的新月，并且脚踏朝露
缓缓地蜿蜒在一座座高山脚下；
这是亚细亚边缘的一片山地，
在卡夫山下有库尔德人居住。

八十七

天刚朦朦亮，或者还在铅灰色的时候，
古尔佩霞就在辗转反侧中起来，
苍白得如同被钉的基督，开始把
斗篷、珠宝及面纱给自己穿戴；
在神话之中，那被荆棘刺伤的夜莺
无论怎样哀鸣它痛伤的情怀，
也远比这种人快乐：不理智的激情
使他们内心充满了应有的痛苦。

八十八

这篇作品的寓意就在此，
倘若读者肯去看它真正的旨趣，

但他们虽然看到，也仍旧要怀疑，
因为可敬的读者们身怀绝技：
能在光天化日闭上他们的眼睛，
而可敬的作家也喜欢相互攻击；
这也在情理之中：因为作家多若牛毛，
已没法对彼此都一一奉承。

八十九

苏丹娘娘起身走下华丽之床
（它软得超过那西巴利人的卧榻，
想他曾多情得放声痛哭，
只因床上玫瑰花瓣揉皱了），
骄傲与爱情的冲击使她憔悴了，
但她仍美得无需打扮一下；
她正为她的失算大为惶惑，
甚至都没有了照镜子的心情。

九十

同时起身的，亦或大约稍迟一点，

是她伟大的夫君，至高的君主：
他拥有三十多个王国的版图，
及一个对他厌恶之至的太太；
在那个国度，这不算什么，
至少对那些财源进项并不坏
而能妻妾成群的人是如此，——
自然禁止重婚的地方比不上。

九十一

他并不十分在乎这类事情；其实，
他也没有多加盘算什么；
生为男人，他喜欢有个把个情妇，
好似有人爱好手执一柄团扇，
所以他储备了许多高加索美女，
国务会议后专供自己消遣；
不过近来有一股非同寻常的热情
或者责任感，使他对自己的妻子很倾心。

九十二

如今在他起来了，按照东方的习俗，
正式净过身，作了祷告，并进行了
其他敬神仪式的演习，这之后
他至少喝了六杯咖啡就去上朝，
听取了关于俄国人的军事胜利——
在最近的一朝这是日见其多了，
因此，喀萨琳女皇至今被荣
尊为最伟大的女帝及——娼妓。

九十三

嘿，你光明正大的亚历山大陛下，
她的皇子之子！别因那最后一言
感到狼狈吧，假若你听到它的话——
现在诗歌居然传至彼得堡之遥，
因而推动了喃喃的“自由”之波
辗转迂回，终至汇成可怕的呐喊，
并与波罗的海的咆哮合一；——因此，

即使你爸爸生的你，那也并无关系。

九十四

说人是私生子，或者说他的母亲
恰好和那憎恨人类的泰门对立，
那是一种侮辱，是对人身的攻击，
或只要能押上韵的，什么都可对；
但名人的祖先只提供历史的装饰，
倘若一个女人的失足竟会污及
所有的后代，那我倒想知道：
最高贵的门第拿什么炫耀？

九十五

假若喀萨琳和苏丹彻底明白
自己的利益之所在，（但帝王往往
不懂这一点，除非栽了跟头，）
解决他们的纠纷期实十分便利，
若是他们同意，原无需什么
特命全权大使亲王及的帮忙，

只需她撤走侍卫，他取缔后宫，
至于其他产业，那可以合并相处。

九十六

但事与愿违，陛下每天需主持
 国务会议，呕心沥血来研究
如何对付那喜动兵刀的女人，
 那个悍妇，及高傲至极的皇后！
不知国家的重臣栋梁们
 伤透了多少脑筋！因为有时候
压着他们脊梁的国家重任
确实太重：不知如何再纳新税！

九十七

在她的皇上移驾之后古尔佩霞
 就回到自己的绣楼，那是个
便于吃早点及谈情的好地方，
 清幽、舒适且僻静，有各种陈设
将它布置成一个富丽的香巢，

屋顶上宝石闪闪，各式各样的花朵
被禁密在成列的细瓷花瓶内，
这就是俘获囚人的安慰。

九十八

在这奢靡的一角，珍珠母、斑岩
大理石争辉斑斓，光彩夺目，
窗外树丛中传来歌鸟的鸣叫，
透过彩玻璃日光射入这深屋
有色彩千万之妙；——但文字的描写
总把真实的感觉弄得体无完肤；
我们别细讲吧，只把轮廓勾出；
富于幻想的读者自然会想到其他。

九十九

这时她召见了巴巴，吩咐他要
将唐璜把握住，而且她要知道
在女奴们就寝之后发生了什么？
莫不是他在谁的床上睡觉了？

莫不是他的化装已严加防范？
是否一切已按她的意旨办到？
而最要紧的，她需知道他怎样
又在什么地方，过的这一夜。

一百

对这一连串好问但不好回答的
严厉问题，巴巴有一丝慌乱，
他回禀他尽了最大的努力，
一切已按照娘娘的意旨去办；
但糟的是：他说话吞吞吐吐，
反而显出他有什么难言之隐；
他一直在搔耳朵——这智谋的宝库，
凡是窘迫的人都必于求助它。

一百零一

古尔佩霞可不是耐心的模范，
无论谈话或行事都无法等待；
她在一切会谈中爱直截了当，

所以当巴巴像跌了交的骏马
那样回答时，她更连珠炮地问，
一直弄得他的言辞更无法迈开脚。
她开始涨红了脸，目光亮闪闪地
高高前额的青筋既鼓又发暗。

一百零二

当巴巴看到这现象时，知道
这可不是好兆头，赶快请求她
暂且息怒，容他说完话——
说自然要说，可这种事不是他
能够预防的；最终他终于提到
如前所讲，唐璜是和杜杜同榻；
他发誓说，但这绝不是他的错，
凭《可兰经》，或者凭那神圣的骆驼。

一百零三

那都是“奥达”的女总管所决定的，
因为一旦宫女们回到了后宫，

她就担负了一切管教之责，
而门口巴巴的职守在此告终，——
何况那时他也不便干涉，
因为那就会使人疑心重重，
这个秘密本来包得纹丝不透，
那样一来，岂不要透漏真情？

一百零四

他希望，他认为，他能肯定：
唐璜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
事实也是，他的行为很纯洁，
因为如果他失慎或举止不端，
非但会住不下去，而且会使他
被人识破，马上装麻袋沉海里。
这就是巴巴所回禀的一切，只除了
杜杜的梦，因为那可不好笑。

一百零五

关于那个梦，他极力避而不讲，

只扯开话题，也许会扯到现在；
因为作答并不简单，每一解释
都使古尔佩霞的面颊更加苍白，
也更加紧皱眉头，仿佛使她受到了
猛然的一击，目眩耳鸣得厉害；
心中的苦汁也迅猛地涌到脸上，
如同清早凝着露一样的百合花。

一百零六

虽然她并不是脆弱的人，
但巴巴却以为她就要晕倒；
其实只是一阵痉挛，虽然一瞬间
却难以描述。我们好在都明白
那种半死状态；有人事遇非常，
恐怕还许亲自尝过那种感觉。
就因这瞬息间的痛苦，古尔佩霞
表现了难言之隐，——我更从何表达？

一百零七

她站立一会，仿佛求神相助的女巫
站在三角坛上，那变形的面庞
充满了由苦难而来的灵感，
而每根心弦如狂奔的野马
将心都撕成碎片；过一会，那些野马累了
仿佛迟缓下来，或不那么猖狂，
她就整个瘫痪在她的座位中，
头悸动着直垂到颤抖的双膝。

一百零八

看不见她低垂的脸，她的长发
杨柳一般垂下，绺绺扫到
座椅下的云石地面，（或者说
是东方式的沙发，因为它铺了
枕垫，既软又矮，）而在她的胸中
漆黑的“绝望”翻腾得如海涛
直打到岸沿，由于被沙石所阻，

它就不顾一切砸得粉身碎骨也心有不甘。

一百零九

她的头低垂，柔长的头发也随着
将脸儿遮盖住，比面纱遮得更好；
她柔柔软软落在长榻上的一只手
玉洁、柔滑、又苍白得如同石膏；
啊，但愿我是画家，能把诗人的
琐琐碎碎的描述都能一笔点到！
用涂彩多好！但这文字的色泽
也许能提供稍许暗示及轮廓。

一百一十

巴巴凭经验知道该何时动嘴，
该何时住口；所以他现在只静候
刮过这一阵激情；无论是否说，
决不能与古尔佩霞的意志拗背；
她终于站了起来，依然不发一声，
在屋中开始慢慢踱着，她的眉尖

倒舒展了，但眼中的怒火未平，
好似海风虽停息，波涛还在汹涌。

一百一十一

她站定了，抬头来想说点什么，
但欲说还休；接着几步急走，
又缓慢下来：显然是内心的热情
使她退进。有时候你能看得出
每一步都含有情感，好似沙拉斯特
所写的凯提林那一般六神无主：
当人被各种情魔逼得不自在，
就连步法都显现出它们在作怪。

一百一十二

她忽而停住，叫了声巴巴：“奴才！
将那两个奴隶带来！”语调虽低，
但巴巴却听得出他可违背不得；
不过他还是哆哆嗦索，像是有意
表示不愿遵办似的，他恳求娘娘

（虽然她那命令的含义他很明白，）
再明示出所要的两个奴隶都是谁：
他怕出错，因为最近就错过一次。

一百一十三

“就是那乔治亚人与他的情妇，”
娘娘恶恶地说，随着又添一句：“把小船
在那秘密的小旁门准备好，
你知道其余的事该如何去办。”
尽管她的狠毒和自尊都不许，
这话却哽住；巴巴抓住这一下，
于是凭借着穆罕默德的每根胡子
哀求娘娘收回他刚听到的圣旨。

一百一十四

“本来听到就得遵旨，”他说，“不过，
苏丹娘娘啊，还请再三思而后行，
奴才并非不愿意遵命，
即使赴汤蹈火也不辞，

但行事草率难免后果不佳，
甚至很可能不利于娘娘您本身，
我还不是指处死会将事泄露，
要是有人万一未能保住秘密；

一百一十五

“我是指娘娘的情感。即使一切
能被大海淹没无影无踪，像以前
也有不少人为爱情而迷醉的心
都已深深埋进那死寂的深渊中——
可是您爱这年少英俊的新客人啊，
如果采用这粗暴的手段对他——
请原谅我语言放肆，但我可以保证：
就算杀他并不能让您心灵安宁。”

一百一十六

“你懂得什么爱情，蠢鬼！
去吧！”她叫道，冒火的目光亮闪闪，
“快照我说的去办！”巴巴一溜烟跑了，

因为见风使舵，他若再规劝，
后果就会给自己当了刽子手；
虽然他真心想把这尴尬局面
收拾得让所有人都不受委屈，
但对自己的脖子他终究最珍惜。

一百一十七

因此去办理他的差事，一路上
以纯粹的土耳其话嘟嘟囔囔，
将天下各种女人都数落了一遍，
尤其是反复无常的苏丹娘娘，
既执拗，又骄傲，还总三心二意，
想什么事两天不到就变了，
她们由败德而惹起的纠纷
使他天天庆幸自己为中性之人。

一百一十八

他叫伙伴来协助处理一切，
并派人去召唤那一对前来觐见，

叫他们要即刻好好打扮起来，
连头发也要梳得一丝不乱，
因为最慈爱地苏丹娘娘曾
询问到他们；唐璜对于这种垂念
有些惊惶失措，杜杜则感到奇怪，
但不管是否情愿，他们也得来。

一百一十九

这儿，我想把笔腾出来，由他们
慢慢打扮去行觐见皇后之礼；
至于古尔佩霞是否愿开恩，
或是依那狠毒夫人的惯例
把这一对男女都打发回坟墓，——
这本是她动动毛发就能
决定的事，但关于女人的任性，
她会选哪条途径我可不能预见。

一百二十

怀着最好的愿望我抛开他们，

虽说对于他们的命运不无疑虑；
下面我要安排历史大河中的另一场景，
以便换一道菜奉献给这一筵席。
但愿唐璜不会在鱼腹中葬身，
即便他的处境似乎既险又离奇。
这一节题外话大概还算公平，
接着缪斯要稍稍提提战争。

第 七 章

—

哦，爱情和荣誉！可望又不可即，
为何全在空中飞旋，而不见下来？
这北极天空中没有一颗流星
比你们更缥缈，更快得飞逝！
被拴在寒冷的地面，我们都郁抑地
仰望你们给生活之途投放以光彩；
只看到你们光怪陆离，变幻莫测，
以后就抛弃我们在冰雪之路。

二

正如它们一样，我这篇凑韵的诗
也是变幻无定，说不出什么名堂，
就如北极光踩着韵脚，掠过了
一片冰雪的荒原。啊，在这个地方，
如真有知识会令人自叹自哀，
但若对一切好笑呢，我希望
那不算什么罪过；因为我想探求
究竟一切是什么，倘若不是作戏？

三

人们攻击我——请想想：我，目前您
这篇诗的作者！——不知为何，说我
妄图嘲弄人类的良知与德性，
以及诸如此类的可怕之罪过；
且用非常粗暴的语言，天哪！
我真不知道他们还要干什么！
我所写的，都可从但丁的诗歌中看到，

而不出所罗门和塞万提斯的著作；

四

诸如斯威夫特、马基亚维、费内隆、
罗什弗科、蒂洛生、路德、柏拉图、
卢梭、韦斯雷等等名哲与先贤，
哪人不是在宣告：人生贱若粪土。
事实即如此，这怪不得他们，自然也
怪不了我；倒不是我自充凯图
或戴奥金尼：人都是活一阵，而后死掉，
至于哪个好，您也并不比我更知道。

五

苏格拉底曾说：我们唯一的知识
是“知道我们无知”；这真为一种
可喜的学问！它把古今圣贤，
连未来的也包括在内，都贬斥为冬烘。
牛顿应该是学术界的泰斗吧，
虽然屡有发明，呜呼！竟也宣称：

他认为自己仅是一个孩子
在真理的海洋之滨有幸拣到石头。

六

《传道书》上讲得好：“一切皆无”，
教士而今所传的也不过这些，
甚至身体力行，以示其贯彻
基督之道。总之，人迟早会明了；
既然圣徒、先贤、教士与诗人
都已指明这个世界是虚空的，
难道只有我，为了怕惹起纷争，
却独自不敢揭示人生乃四大皆空？

七

诸君或诸犬啊！——我说犬实际上是
抬举了你们——狗也比你们好得多；
不管是否你们能读到这篇诗，
我要勾画出你们嘴脸的轮廓。
正若月亮不管豺狼对她嗥叫

而继续前行，缪斯在她的诗国也不会
因你们而减色，——因此，敬请狂吠！
对你们的幽窟她仍洒下光辉。

八

啊，“爱情的残酷和战争的诡谲”，
诗人如何说的，我已不太记得，
但不管怎样，它和事实倒相符合；
二者我都歌唱，但我先要攻破
一座固守得轰轰烈烈的名城，
水陆两面俄军正朝它开火。
由苏瓦洛夫元帅指挥攻城，
他嗜好血，仿若郡长爱吸骨髓。

九

那座名城是土耳其的伊斯迈，
它居于多瑙河左支流的左岸
城中是颇有东方风味的建筑，
但它还以头等要塞而名扬，

过去至少如此，也许以后被夷平——
因为征服者常常这么闹着玩；
它距离海洋八十俄里之远，
有三千的围墙把它环抱。

一十

就在这城堡的围墙中，在左方，
有一片中古的市邑沿坡建，
可以俯瞰全城，它是最高点，
而据一个希腊人的聪明设计
有很多直立的木桩环绕它；
之所以如此设置，是为了有助于
敌人的炮火，同时对于守城者
却嫌碍脚碍手，不易向敌人开火。

一十一

这位再世的沃班的天才怎样，
也可以由这一设计大致猜到；
但挖得像海一样深的护城河，

以及让你不愿去上吊的城垛；
还有些地方设计得亦很粗心：
没有掩蔽的隧道及前卫堡
（请原谅我搬用工程的名词），
哪怕向人指明一下“此路不通”。

一十二

有一座由窄道沟通的棱形城堡，
如一般头盖骨那么薄的墙壁，
两座炮台：一座是隐蔽的，另一座
建筑在平台，很像圣·乔治城堡；
它们守望着多瑙河岸，虎视眈眈。
在城之右边，还有二十二尊大炮
一字排开，看来非常杀气腾腾，
对准来犯的骑兵，居高临下。

一十三

但这城沿河岸却没有防御，
由于土耳其人无论如何也不相信

俄国的船只会从水上来侵略；
而他们一旦看到敌人的海军
的确来了，那时已经措手不及。
但起来徒涉多瑙河未免有些太深，
他们一边望着莫斯科的舰队，
一边只好高呼“真主！”以求主保佑。

一十四

俄国人正在摩拳擦掌，准备大肆进攻。
啊，战争与光荣的女神！你叫我
如何拼写那每个哥萨克的名姓？
因为讲起战功，谁不是名声显赫？
呀，哪一点他们不使人追念不已！
连阿喀琉斯的嗜杀也大为逊色，
怎比得上这一新兴的文明的民族！——
他们一切均好，只是名字太难读。

一十五

但我还是要提提名字，哪怕仅仅为了

增加些悦耳的声音：有斯撞金诺夫，
斯丑康诺夫，麦克诺，塞基·洛沃，
阿斯纽，兹其沙科夫，罗古诺夫，
朝肯诺夫，及什么十二音的名字，
倘若我去翻公报，还可以列举出
更多一些；但“名声”，那个放荡女人，
除了会吹喇叭，也会辨识声音，

一十六

她的故事无法将那一长串杂音
（在莫斯科尽管是了不起的姓名）
排成韵律；但值得一书也有几个，
如同对处女值得敲敲婚礼的钟；
并且那柔和的声音，宜于拉长调，
可供大臣拖长时间的演说之用；
字尾总是“伊思什思金”，“奥斯思金”，
“奥斯基”等等，我们只须要再加进一些

一十七

罗沙穆斯基，舍马托夫，克里玛托夫，
科克洛夫蒂，科克罗斯基，雷马托夫，
穆斯金·普斯金：这全是睥睨敌人、
一剑就可刺穿敌人皮肉的雄赳赳的武夫，
你是不是穆罕默德他们可不管
或大法官，只要你为他们的战鼓
剥下皮来便罢，尤其是当鼓皮涨价，
但又没有更适当的材料可用的话。

一十八

其中也有些鼎鼎大名的异邦人，
虽然国籍不同，倒全是志愿投效，
他们入死出生并非为拯救祖国
亦或王冠，而是有一天想当个将校，
并且也不时地巴望洗劫城镇，
对于年轻人这种事自然有味道。
其中有一些小伙子精力充沛，

十六个姓汤姆生，十九个姓史密斯。

一十九

姓汤姆生的，一名叫杰克，一名是彼尔，
剩下的都依照那名诗人，叫吉米，
他们有无徽章亦或顶盔我不知道，
但有了诗人作教父，也真够神气。
有三个史密斯叫彼得，这其中
有个勇智双全，最擅于击剑，
他后来在哈里法克斯乡下很出名，
虽然现在跟着鞑靼人在当兵。

二十

其余的都叫杰克，威尔啊，彼尔啊，
若我再添一句：那年红大的一位
杰克·史密斯于坎伯兰山中先生，
他有个好铁匠的父亲，那我就对
这占有战报三行的一个名字作了
尽我所知的报导：他真死得天然无悔：

为了攻占摩尔达维亚的一座荒村，
他倒下了，在一张公报上英名永垂。

二十一

我自然是对战神歌颂的，但也有时
免不了怀疑留一个名姓在公报中，
能否补偿肉体里的一粒子弹？

希望我这小小的疑问不致构成
大罪；因为，我虽然微不足道，
但好在有位莎士比亚在古戏中
就把这种思想按在角色的嘴里，
而谁要引用一下都显得很俏皮。

二十二

还有法国人，都是既年轻，又风流——
不过，唉呀，像我这样爱国胜一切，
怎能将高卢人的名字拿来宣传？

我情愿撒漫天大谎，也不愿把真情
吐露一个字。因为在这儿讲实话

就是叛国，而叛贼之流难道不可恨？
以英文提到法国人，只应该表示
和平让约翰·牛更加不齿地对待他们。

二十三

在伊斯迈附近的岛屿上俄国人
筑起两座炮台，怀着两个目标：
其一是炮轰全城，把公共建筑
和老百姓的房屋通通炸掉，
不论有多少灵魂受到灾难；
的确，这城池的形状指引了
这种做法，它如同半圆的戏院，
恰好每座房子面对着一颗炮弹。

二十四

第二个目标是待城里的军民
惊惶失措时，坐收渔翁之利，
就在不远的港口土耳其海军
静静停泊，加以突袭正好；

可能还有一个动机，就是要把
敌人吓得投降，就都万事大吉；
有时战士们都有这种傻念头，
爱拚死拚活的，除非像只猎狗。

二十五

这种想头实在不很好，因为它
总低估了对手：低估别人
原本处处可见，但在这却成了
齐齐兹科夫和史密斯死亡之因；
唉，那十九个史密斯又少了一个，
我们刚才还用这“小伙子”押过韵；
幸而叫史密斯的太太老爷十分多，
史密斯祖先也许为亚当也难说。

二十六

俄国人的炮台修筑得十分仓促，
因此太不完善；正如同样的原因
会产生韵律不整的诗歌，叫朗曼

与约翰·莫瑞两位老板愁云满面，
新书假如不能够飞快地脱手，
让老板的算盘打得不够开心，
结果也会耽误了大事（在传奇中，
这有时叫“杀戮”，有时也叫作“光荣”）。

二十七

是否这该责怪他们的工程师
愚蠢或者粗心？我倒不想多问这；
或者是揩油太多的承包商，
在杀人的货色上宁可狠狠的骗，
借此积下一点阴功？无论怎样
这新起的炮台一点也不稳当；
除了射不中，就是自己躲不开，
结果让伤亡名册多了厚厚一大截。

二十八

由于计算距离有可叹的误差，
行动起来俄国海军不免有些糊涂，

三只纵火船未到达位置，
便已失掉了它们可笑的用途；
火绳点得过早了，眼看要失事，
没有谁抢救得了粗鲁的错误；
在河心三只船爆炸，而土耳其人
天尽管已大亮，仍睡得安稳。

二十九

在七点钟他们起床，观察到了
俄国的舰队正在向他们逼进；
到九点钟，它仍长驱直入地
越逼越近，直至离城不及百尺，
就在那里战船开始射出排炮，
当然也受到连本带利的回击，——
对方射过来枪弹，炮弹，葡萄弹，
可说是五彩纷呈，大小俱全。

三十

舰队承受土耳其人的炮火

足足有六小时；陆地上的炮台也协助作战，而且都射得相当准确，但他们最终发现：炮火的灾害并不能逼迫守城的敌人投降，于是发出信号就立即撤退下来。一只战舰着了火，而另一只搁浅在堡垒旁边，成了土军的俘虏。

三十一

穆斯林方面也损失了人与船，可是，一看到敌人逃了下去，他们的敢死队就乘船尾随追杀，给俄国人一场重火力追击；他们还想上岸去夹攻，但是结果没有他们设想的那般如意：达马斯伯爵杀得他们真过瘾，一张公报登的全是这一次屠戮。

三十二

在此史家表示：“假若我能记述
在这一天俄国人成就的一切，
我想，即使恐怕我写几卷书
也很难写尽他们的丰功伟业。”
因此他略过不谈，而掉转笔花
写了几个从异邦来投效的人杰：
如黎涅王子，朗格隆和达马斯，
都是无愧于历史的伟大名字。

三十三

但由此，亦可以看到名声是什么。
因为对这三位骁勇的骑士，请问：
有哪位普通的读者曾经猜想到
他们哪一个的存在？（也许至今
还活得好好的哩！）足见在名声和荣誉中
也是要碰运气，有幸与不幸之分。
黎涅王子的一篇回忆录确实，

算为他稍稍拉开了遗忘之幕。

三十四

但的确这儿有人在奋勇作战，
剽悍得不少于任何时代的英豪，
不过一旦埋入了战史的清单里，
就极少有人去发掘他们的姓名。
因此，连威名也会受到缩减，
而且很早就被人忘得一干二净。
我敢说，从我们如今的战报里，
你很难把其中的几个名字忆起。

三十五

总之，前面所提到的那一次进攻
虽然富于荣誉，但仍有美中不足：
极力主张迎头痛击的海军上将
利巴斯（俄国传奇中赫赫的人物）
竟遭到全体老少军官的反对，
那辩论可够冗长的！我最好打住：

假如我记下所有军人的演说，
只怕缺口太大，读者难以越过。

三十六

有一个人——倘如他能算人的话，
请别误会，我是说他体力异常
比如赫刺克勒斯；因为，若非如此，
早在年轻时他恐怕就已归天；
带着终身的消化不良之症，但他
终于倒毙于树下，在他的家园，
他之死没引起一个人的怜惜，
好如蝗虫死在它祸害的地里。

三十七

他是波爵金亲王，在杀人与淫荡
堪称伟大的时代，他真是了不起；
如果勋章与官衔就是一堆荣誉，
那么只有他的产业能够与其荣誉相比。
这家伙身高六英尺，只靠这副高身材

就能在俄国女皇的心目中引起
很多的幻想：因为女皇衡量人，
就如同你面对教堂只衡量它的顶尖。

三十八

在战事稍稍缓和时，利巴斯派了人
到亲王那里去劝说，使他最终
能接自己的意愿安排一切；
他怎样去申请难以说清楚，
但很快他的要求得到满足。
在这期间，大炮仍持续发射：
八十尊炮沿着多瑙河，一齐发射，
有往有来，打得合拍且活泼。

三十九

但在十三号，正当一部分队伍
登了船，准备撤消对城的包围，
一个差官忽然煽起大家的心，
使士兵又企望着报纸上的恭维；

连战局的评论家也因此兴奋，
因为他带来公文，用简洁的词汇
向人宣布：那百战百胜之英雄
苏瓦洛夫元帅，就将来作统领。

四十

亲王给这位元帅的一封亲笔信
充满了斯巴达人的刚毅与坚决；
但如果这是为了保卫自由、祖国
或者正义，倒也能让善良的人倾心；
遗憾的是，那不过是权力之欲望
在统率一切，因此也就不足为训。
倒是刚劲的文体值得人们仿效：
“拿下伊斯迈城，不管多高代价。”

四十一

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
人说：“要流血！”然后血海波澜。
啊，这于黑夜横行的混世魔王

（因为白昼就显现不出他的本领），
在一时内他一句话所犯的罪，
三十个明媚的夏季也难以扫清！
可叹夏日本应该滋长乐园之果，
但战争却都将其连根带叶砍落。

四十二

我们的伙伴土耳其人还正在
高唤“阿拉！”表示俄军已经撤退，
但他们可上了大当：谁不愿
幻想自己的敌人已经被击溃？
（或者说“打溃”，如果您推敲文辞，
但一发作诗兴，我可无暇核对。）
我说，这回土耳其人很不对，
既不喜欢养猪，又想尝尝腌肉。

四十三

因为，在十六号，只看见两匹骏马
一溜烟跑来，起初人们还认为

是两个哥萨克骑兵呢；再近些，
却见各自有一个小包捆在后背；
两人只穿了三件衬衣，骑的是
乌克兰的驽马，半点不似权贵。
可是等临近时，终于他们知道
这就是苏瓦洛夫及他的向导。

四十四

“伦敦一片沸腾！”当它悬灯结彩
欢庆胜利时，一个傻瓜这样讲；
对酒鬼约翰·牛，这确实是
所有他的美梦中最美的一个；
为了街上挂满五彩的花灯，
那个圣人（亦即约翰）如同飞蛾，
将他的钱袋，灵魂，理性和愚蠢
全部献出，只为了欣赏这一景。

四十五

奇怪他还在诅咒：“天罚他瞎眼！”

事实早已如此了。这著名的咒骂
已使魔鬼得不到任何便宜，
因为最近约翰已经两眼全瞎。
他将债务叫财富，赋税叫乐园，
而“饥荒”，那愈加枯瘦的骨骼，
正面对着他，他却不知道找原因，
反而将它干脆归咎于谷神。

四十六

但言归正传。——军中一片沸腾！
对于俄国人，鞑靼人，英法籍军人
和哥萨克们，苏瓦洛夫就仿佛是
一盏太阳灯，预示着光明的进军！
也许如沼泽地带的一星鬼火，
将观望的人都引进一片泥泞；
人们本来只要看到光亮闪耀，
就蜂拥前去，谁管它孰对，孰错。

四十七

但无论怎样吧，确实情况好转，
士兵有很高热情，不断发出欢呼。
在舰上，在营地，都周到地行礼，
一切征兆着战局就要获胜，
也不顾他们在敌炮的射程之内。
有些造云梯，或修整旧工事，
有些捆木把，有的把新堡垒修筑，
尽量制全各种造福的机器。

四十八

就这样，一个人的精神的感召
使众志成城，共赴同一个方向，
好似一阵风吹起一片海水，
或一只公牛护着一群牛游动，
又如一只小狗牵着盲人行走，
或一只系铃羊用叮当的响声
将饥饿的羊集合起来去就餐，

伟人对人群的统治正是如此。

四十九

整个营地喜气洋洋，你或许以为
他们在准备参加婚礼的宴饮，
（这个比喻我觉得倒十分切实，
因为在这双喜后都跟着纠纷。）
目前，就连提行李的小兵都盼望
上阵去冒险，好获取一笔战利品。
为何如此？因为有个小老头
脱剩下一件衬衣，领先前去战斗。

五十

但事实确是如此：战斗的准备
正火速地进行。第一路包括
三个支队，都已经进入了营地，
只待一声令下，就向敌人射击。
第二路的编制也还有三个支队，
正枕戈以待，充满荣光的饥渴

要把血海饮个够；这第三路人马
有两个支队，准备从水上进攻。

五十一

建立起新的炮台，全体军官
开了会议，而且竟然意见一致，
这倒是少见的情景，若非
到了紧迫的关头绝不会这样；
每种困难都迎刃而解，荣光
开始隐隐地露出庄严的影子，
苏瓦洛夫决心要将它抓到，
于是就使他的新兵使用刺刀。

五十二

这是确有其事：那位总司令
竟亲自教一班笨拙的兵士，
他丝毫不吝惜自己的精力和时间
来承担一个小小班长的辛劳，
这差使真如同让你教一个新手

去变吞火戏法那般需要耐心；
他表演如何登云梯（当然没有
高达云端）以及怎样跨过沟壕。

五十三

他还树起一列用木棍扎的人像，
都将头巾戴上，握着匕首和钢刀，
他教士兵将这木像暂时充为
土耳其人，先对它们小试身手；
等他看到刺杀的动作纯熟了，
就估算可以进行攻城战斗；
聪明人总爱对这些说些风凉话，
然而他一言不答，——却把城攻下。

五十四

在攻击的前夕，情况大体这样，
严肃的宁静笼罩了整个营地，
你想不到人们会如此地平静；
可当人决心去冒弹雨枪林

并且也相信是命中注定的话，
那他们就非常之心平气和：
有的想着他的家乡与亲人，
有的想着自己，不知今后如何。

五十五

苏瓦洛夫的主要工作为督查，
他筹划、训练、下令、沉思与逗乐，
由于他，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
的确的一个极令人感叹的活宝：
既是英雄，又是小丑，半人半魔，
既祷告，又教诲，兼带杀烧劫掠；
他时而威严，时而诙谐，若遇有
攻坚战时，就变得如个木偶。

五十六

在总攻前夕，正当这征服者
担当一班的班长训练着士兵，
有些在山头上巡逻的哥萨克人

在黄昏时发见了这一群外地人，
其中有一个能讲哥萨克话，
但谁能听懂他可够有本领：
就从这类话，亦或从那语调、神色，
士兵发觉了他和他们是一伙。

五十七

士兵依他的请求，马上把他
与他的一伙人领到了司令部；
他们穿着回教服，但让人猜测
这不过是一群化装的鞑靼族，
在土耳其的服饰下，正藏着
基督教的心：可叹有时基督徒
爱以华饰以遮掩自己的内慧，
因此免不了引起的误会。

五十八

苏瓦洛夫穿着衬衣正在训练
一连卡尔梅克人；对于那些顽徒

他连骂带哄，有时还高声叫喊，
为了传授那高贵的杀人之艺术；
人本是贱土：这伟大的哲人
目前就向这些泥坯子灌输
他的哲理：比如，对于一个军人来说，
战死沙场就如一笔退休金。

五十九

苏瓦洛夫看到哥萨克捉来之人，
就回转身，以他那冷峻的前额
和炯炯的目光向着他们问道：
“从哪里来的？”“我们被土耳其俘虏，
才逃出君士坦丁堡。”“做什么的？”
答：“您看我们像什么那就是什么。”
这答话倒颇简洁，因为他知道
是对谁讲话，所以用字非常少。

六十

“叫什么？”“他叫唐璜，我叫约翰逊，

另外两个是女人，还有一个是
不女不男的。”统帅对这一群人
略微看了一眼，说道：“我倒听说过
你的名字，第二个名字却是陌生的；
真荒谬！把其他三个带来做什么？
但随它去吧；——我猜我听说过你
在尼古拉耶夫团？”“正在那里。”

六十一

“你参加了威丁之战吗？”“参加了。”“你率人
攻击的？”“是。”“以后呢？”“这也难说。”
“你是攻陷敌阵的第一个？”“至少，
我不曾落在别人之后吧。”“那么，
后来呢？”“我被一颗子弹打倒了，
没有法，我作了敌人的战俘。”
“你能报仇了，我们这次围城，
规模比你负伤的那次要多两倍。”

六十二

“你想在哪一队？”“随您决定吧。”

“我知你爱给敢死队打气；
在你受过敌人的那些折磨之后，
我想你定会率先朝他们进攻。
这个小伙子，他能做什么？

都撕破衣服了，也没有长髭须！”
“啊，将军，假若他在战场上冲锋
不比情场差，最好叫他打前锋。”

六十三

“行啊，只要他敢。”唐璜听到这里
便深深一鞠躬，表示感谢这些夸赞。
苏瓦洛夫接着讲：“你的老联队
真是良机天赐，就要在明天
说不定就是今晚，领头去进攻；
我已向圣徒许了愿，很快，你看，
现在的伊斯迈将变为耕地，

再也没有一座寺院能耸立。

六十四

“因此，小伙子，争取荣光吧！”接着
他用尽了最文雅的俄文辞藻
训了一通话，直到每颗高贵的心
都为了金钱与征服而熊熊燃烧。
这好比教士坐在软垫子上
（他唾弃世俗，除地租外全不要）
坚决让人去杀异教徒，因为他们
竟然阻截卡萨琳的基督大军。

六十五

约翰逊从这长篇的讲话中
知道自己很得宠，于是贸然提醒
苏瓦洛夫一句，（也不管他这时
正提高了嗓门，准备继续开心，）
“我万分感激大人，使我能在
第一批的敢死队里杀身成仁；

但若您能明示我们的职位，
我和我的朋友就去作打算。”

六十六

“对，我忙得竟忘了这个！自然，
你还是去你的老连队去效命，
它该整装待发了。唉，卡兹科夫！

（这时他喊来一名波兰传令兵）
将他带到团部，尼古拉耶夫团。

这小伙子呢，他倒是英俊少年，
可以跟随我。把这些女人送往
行李堆去，或者就先当成病号。”

六十七

这时不寻常的一幕出现了：

这些女人平素都是娇贵的很，
这么被发落还是平生第一遭；

自然，长期在后宫里的教导
会让她们遵守那真正的教理：

“乖乖的服从”，但她们却先要
抬起泪水汪汪的眼睛，扬起双臂，
好似张开翅膀去护小鸡的母鸡，

六十八

想要护住这两个升迁的猛士，
也不管是多么伟大的统领
在奖励他们：他一语能血流千里，
或者给地狱充盈被杀的英雄。
呀，愚顽的世人！训诫也是白讲！
因为，荣誉之树虽万古长青，
但哪怕仅摘取它幻想的一叶，
也必使人间流尽了泪与血。

六十九

对眼泪苏瓦洛夫丝毫没有兴趣，
血，也引不起他的多少怜悯；
他看到两个女人耳边披着发，
及脸上痛苦的神情，却也不禁

动了些感情；他虽以屠杀为业，
又惯于对千百万人之命运
麻木不仁，有时候一个人的悲伤
倒能令英雄心动——他正是这样。

七十

于是他用那卡尔梅克的腔
温和地讲：“约翰逊！真是活见鬼，
你带女人到这儿作什么？
我要派人护送她们去货车队，
尽量照顾吧。只有在那儿最可靠。
但你早该知道携带这种累赘
搞不出好名堂；除非是结婚
一年以上，我讨厌新兵携带女人。”

七十一

“敬请大人原谅，”我们的英国朋友
这样答道：“这都是别人的妻子，
不是我们的。依我在部队中

阅历了这么长时间，我不会破例
将自己的妻子带到军营里来；
我明白，对于前线的男儿来讲，
没有什么比把自己的家小
扔在后边更叫奋勇的心烦恼。

七十二

“但这只不过是两个土耳其贵妇，
是她们及仆从帮助我们出逃，
以后又跟着我们长途跋涉，
一同作着这种可疑的装扮。
对我说，这类生活倒不算新鲜，
但她们，可怜的东西，却吃尽了苦。
所以，假若您叫我专心杀敌，
我请求您给她们妥善的安排。”

七十三

而这两个可怜的人，眼泪汪汪地
看着自己的保护者，仿佛怀疑

他们能不能信赖。她们的惊异
并不下于悲哀（而且也合情理），
因为她们见到一个老头儿
好似半疯，不修边幅，身上有泥，
连剩得坎肩也不干净，
倒比所见的苏丹更令人尊敬。

七十四

因为从大家的目光可以看出：
每件事都需他点点头才成；
她们习惯的是，作为某种神主，
苏丹都是华饰繁多，珠光宝气，
好似禽王孔雀要支起羽毛走，
（它那大尾巴就象征着王权；）
既然权力都需豪华，奇怪的是：
它何以却能免除这一切装饰。

七十五

约翰·约翰逊看到她们的惊异，

虽然对东方人的感情不太熟悉，
却以他的方法小小安慰一番；
唐璜比他既多情温柔，火气又盛，
赌誓说：她们天亮准能见到他，
谁要受欺负，他就荡平俄军。
说也怪，她们听了这句话
倒舒服些，女人本来都喜夸大。

七十六

接着是眼泪啊，叹息啊，轻微的
接吻啊，她们于是暂别了友人，
要再见靠炮弹来决定，
也就是靠哲人所谓的命运、机遇
或者天数（“莫测吉凶”也是件乐事，
不过要拿人命当做抵押品）。
这时她们亲爱的朋友开始做准备
将去摧毁一座无害于他们的城市。

七十七

苏瓦洛夫不计细节得粗心，
所以看事情一向只从总的方面，
对于他，人命只不过是一堆渣滓，
耳边风似的合同寡妇的哭泣，
他从来把军队的伤亡不放在心上，
（只要他们的努力能获致成功，）
而像约伯的溃疮那样被厌恶；——
对他，两个女人的眼泪算得了什么？

七十八

真是无所谓。光荣伟大的事业
继续进行在排炮的准备工作中，
遗憾荷马的时代没有迫击炮，
否则这恐怖要比过特洛伊战争。
不过，问题现在并不是去杀死
普里阿摩斯的儿子，而是要谈爬城，
炸弹，大炮，堡垒，刺刀，子弹，战鼓——

呀，怎教我的缪斯说出这些粗话？

七十九

永恒的荷马啊！你的诗竟能打动
一切耳朵，无论多长；和一切时空，
也不论多短，你就凭诗人的手
挥动那已不再为人所使用的武器，
（是不再使用了，除非宫廷发现
还不能使它满意火药的摧毁力；
帝王尽管联合起来对付自由，
年轻的“自由”可并不是特洛伊之流；）

八十

永远的荷马啊，我现在得描述
一场围攻，比你那希腊战报
伤亡要多许多，而且有更凶的
杀人武器，更高速得教人难逃；
不过我要承认，像我这支笨笔
若与你竞争岂非自寻苦恼？

那就如小溪要和海洋相比——
但我们现代人流血却要比你多：

八十一

若不在诗中，至少在事实上，
而事实即是真理，文章的精气！
因为无论缪斯怎样妙笔生花，
每一幕总该有点事实作根据。
但现在就要开展攻城之战了，
业绩伟大的啊！——叫我如何下笔？
不朽的将军们！日神已在等待
你们的战报，以便从中沾些光彩！

八十二

噢，你伟大拿破仑的捷报！
噢，你不太光彩的伤亡的名单！
利昂尼达的英灵啊！当古希腊
像现在一样困顿时，你奋勇而战！
啊，凯撒的记录！一切光荣的游魂，

请你们（为了免得我意乱心慌，）
拿几许日落西山的英名之光——
多么美却那么短暂！——给缪斯帮忙。

八十三

我讲不朽的战功在“日落西山”，
意思是指：每个时代，每一年，
每一天甚至都被迫产生
乳臭的英雄，说来使人黯淡：
等有朝一日把他的生平事迹
核算一番人类幸福的贡献，
他只不过是个作大买卖的屠夫，
将青年人害得一阵眼花与糊涂。

八十四

勋章，官衔，绶带，及红袍等等
对人类不朽的，倒真是不朽，
好似紫衣之于巴比伦的荡妇；
男儿该有的行头是一身军装，

仿佛美人配之以纨扇；有哪个近卫军
不以为他业已列居光荣之首？
然何谓光荣？我对这很迷惑，
您最好去问见风转舵的猪猡！

八十五

据说猪能感到风，善察风色，
因为他能如猪一般跟光荣向前跑；
或者，假若这句话有点得罪人，
也就说他像顺风的两桅船，
或者三桅——但是这一章已经到了
歇口气的时候，莫让缪斯太疲惫。
下一章将把都大家震动，
如乡村教堂上的八音响的钟。

八十六

听啊！穿过冰冷而寂静的夜，
士兵一队队正悄悄集合！
瞧！一团团让人恐怖的黑影

沿着城墙及布防的河
进行偷袭，而夜空中稀疏的星星
幽幽地正透过漾漾的雾而闪烁；
雾气漫卷多姿，但是地狱的浓烟
不久就要有黑幕将它遮挡！

八十七

我们要在这里暂停一下，这一停顿
好比给人的心以突然一击、
在生与死相接的可怕的一瞬，
啊，多少人正最后作着呼吸！
只静这一会儿——一切就卷入旋风！
进军！攻击！两种信仰都需振臂
高呼“乌拉！”“阿拉！”然而再过一刻，
死亡的呻吟就为炮声所淹没。

第 八 章

—

啊，火海和霹雷！肉泥和血腥！

高尚的读者啊，这些常见的咒语
异常刺耳，实在有阻你们的倾听，

但光荣之梦就这样解开它的谜；
而这种事情也正是我的缪斯

要歌唱的；就允许她从这
吸收灵感吧！无论它叫什么名称：
马尔斯，别隆娜——总之即是战争。

二

一切都就绪了——火与剑齐备，
挥剑与纵火的人摩拳擦掌
列阵以待；队伍如出巢的猛兽，
抖擞精神，挺起肌肉，准备杀戳；
又如一条九头蛇爬出沼泽，
在它蜿蜒路上散布着死亡的气息。
它的头即为英雄，你砍掉也无用，
因为立刻在那里有英雄滋生。

三

历史仅从总体去描述；
倘若得清清静静地把事情了解，
那儿，当我们衡量得失的时候，
就会发见战争根本谈不上什么功绩；
它为了少许残渣，却掷去太多真金！
所得的仅是一些疆域重划。
实则擦干一滴泪要比到处流淌

汪洋的血海竟更美名传扬。

四

为何呢？只是前者值得骄傲，
而后者，却赢得了欢呼与声势，
再加上凯旋门，纪念桥，还有一笔年金
（虽国库可能已枯竭得没多少钱可付），
一个更高的爵位，或者更高的官职，
能够让腐败的官场惊异而羡慕，
但不过是杀人犯的回光返照而已，
因为只有为自由而战，那才是真正的荣耀。

五

他们正是这样——历史将去证明，
然而利昂尼达与华盛顿却相反：
他们的战场是圣地，它所倡导的
不是毁灭世界，而是复兴民族；
啊，那战鼓的回声多么悦耳！
普通的征服者可以让慕虚荣、

善逢迎的人折服；但他们的名字
却是自由的号角，叫未来改变了模样！

六

夜色昏沉，浓雾遮盖了一切，
田野上只见到大炮的火光，
它从弯曲的地平线上飞过，
如一条倒映在多瑙河上的火云——
地狱的影子！排炮的联珠发射
和那吼声的一长串轰隆激荡
要比雷鸣还震耳，因为天发的雷
尚有慈心——而人却要把一切化为灰！

七

受命进攻的一伙俄军冲过来，
尚没有越出炮兵阵地几尺远，
穆斯林的子弟已一跃而起，
迎着嘶叫的基督徒，杀声震天；
接着，一片火海席卷了整个大地、

天空与河流，在炮声中一切颤抖起来；
整个城垣像喷着火的埃特那山，
因为火神焦躁的在洞中打着嗝。

八

这时，一片震天的呐喊“阿拉！”
向敌人裹去，它的轰响比得上
最致命的武器——大炮的怒吼，
使城墙、河水及大地都在回荡：
“阿拉！”连同密叠的华盖笼罩在
战场上空的烟云也被震响，
也喊着那永恒的名字。啊，听吧！
“阿拉呼！阿拉！”它刺透一切喧嚣：

九

队伍在分头挺进；但自水上
进攻的一队，虽由阿西莫夫
那举世无双的屠宰手所率领，
（他从不因炮弹和炸弹而退却，）

人命却比西风扫落叶还落得急，
据说“屠杀是上帝之女儿”，假如
华兹华斯可以信赖，她便为基督之妹，
她业绩的此刻对圣地也无愧。

一十

利涅王子因为膝盖受伤而倒下了，
沙勃布拉伯爵在头与帽之间
吞了一弹，这倒证明了他的头
的确是最高贵的那种；因为子弹
对它毫无伤害，连帽子也都无恙：
当然了，铅丸怎么敢随便打中
一个合法继承人的头？既然尘土
须归于尘土，——为何铅不能与铅同路？

一十一

还有那位马珂夫将军，准将官衔，
他力主将利涅王子从那一群
痛苦而抽搐得快死的人中移开，

任（由那些成千上万的伤兵去呻吟
并渴得呼叫吧，反正无人理睬，）

正因为对权势与高位如此同情，
这位马珂夫将军，为了能体味
更多的同情，竟伤了他的腿。

一十二

三百门炮喷射出它们的呕吐物，

三万支火枪齐发出小小弹丸
密集得如雹子，可称为沥血剂。

死亡啊，你每月给我们的帐单：
你的瘟疫，饥荒，医师，像钟表一般，

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灾难
嘀嗒地向我们汇报；而这恐怖
远远不及对一幅战地景象的描述；

一十三

在那个清晨，苦难真是花样翻新，
并且是层出不穷，随处使人们

可以能看到人间地狱的气，
多敏感的心也会变得麻木。
啊，那呻吟，那在泥土里的翻滚，
那深眼眶中翻上去的白眼珠——
这就是对你们千万士兵的酬劳，
其他的，不过仅一条荣佩丝带！

一十四

不过我还是爱荣誉——荣誉多么美好！
想想多么称心啊：在老年
你的好皇上出钱将你养老，
微薄的一笔年金曾令多少名流
心魂荡漾！更不必讲英雄生来
就是要诗人赞美的；所以，你瞧：
既在诗中因作战而不朽，又可领年薪，
谁还对毁灭人类不想再加一把劲？

一十五

俄国部队的弃船登陆向前挺进，

占领了右方炮台；而另一部队
在下游的一处登岸，上岸之后，
也与他们的弟兄一样动作迅速。
由于是投弹手，他们一个接一个，
高兴得如爬上母亲的胸脯的婴儿，
翻过了战壕上的掩体和木桩，
十分整齐，就如要被检阅一样。

一十六

这真值得羡慕：由于火力凶猛，
即使维苏威火山高喷熔岩，
再加上子弹，炮弹，开花弹，
也不会比这一片火网更为逼人。
军官三分之一倒下了：这种结果
可不是这次参加进攻的绅士们
对胜利所期望的赏赐；当然，
若是猎人倒下了，只有怪那些猎犬。

一十七

在此我要抛下全景，只提一提

我们的主人公是如何角逐着荣光；
我必须将单独桂花向他奉献，

因为，这儿共有英雄不下五万名，
谁都值得用两句诗来表扬，或一首
哀歌去追念，但那恐怕要形成了
一大部荣誉词典，而更糟糕的是：
您读到的故事会没完没了。

一十八

因此，我们要把大多事迹让给

公报去记载了，我想它对亡者
必须公平以待，因为都死得悲壮

而静静安息在壕沟、田野、或者任何
使他们感到肉身为一种桎梏、

即不得不魂飞的地方。这真应该祝贺——
要是谁有幸被公报拼对名字，

因为我就知道它曾经把一个葛罗斯

一十九

拼成了葛罗夫。唐璜及约翰逊
同为一队，一路上他们狠狠地杀去，
也不知走过一些什么地方，
更不知该往哪儿冲击。
他们只是踏着死尸不断地前进，
射击，劈刺，砍杀，流汗及喘气，
没头没脑得足以令两个人
光荣地载入一整张公报中。

二十

就这样，在伤亡惨重的血泊之中
他们翻滚前进，有时争到了
一两码土地，使他们更接近那
大家奋力奔赴的阵角，
有时又被密集的炮火击退；
那弹雨就像从地狱往下倾倒，

而不似天降的；他们绊绊跌跌，
踏过一个血泊倒卧里的伙伴。

二十一

这虽说是唐璜初临阵场，
及深夜的集合，沉默的行军，
既冷峭又黑暗，一点也比不上
凯旋门下走过那么精神抖擞：
恰恰相反，他倒瑟缩得
打呵欠，也许看那满天乌云
他也不由得渴望天快些破晓，
但并没有因此而逃之夭夭。

二十二

他当然不能逃。逃了又如何？
过去与现在都有很多英雄
最初逞雄时并不比这体面多少：
在莫维兹失踪腓得烈大帝曾经，
这是他初次、也是最后一次逃跑；

因为大多人都如强盗、新娘、或者恶鹰，
在一次血宴以后，就善于此道，
以后更为政治或薪金而死拚了。

二十三

用朴实的爱尔兰话讲，他是个
“男子汉”——这一词也许来源更古，
据能断代的考古学家说：
（而时代决定着古董属于哪个国土，）
爱尔兰语源于汉尼巴的祖国，
并穿着黛多字母的泰雅服装；
当然这个说法只是根据理性
所作的判断，并非出于民族的感情。

二十四

但唐璜确是十足的“男子汉”，
一个风流倜傥的血性青年，
既而沉溺于儿女情长的欢娱，
或者纵情感官（如果那一词不妥善），

假若需要的话，也能够，去杀人，
只要不缺良伴，（就是凡有激战、
攻城、或诸如此类的消遣时，
都少不了的人，）他亦能乐于此道；

二十五

但不怀丝毫恶意。不管作战
还是恋爱，他总怀着他所谓的
“最好的愿望”——那张人类之王牌，
因为但凡政治家，英雄，律师，妓女，
无论是谁被追逼得困窘之时，
总拿出这张牌来对付进攻：
他们原有“善良的意图”他们说，
可惜它“却替地狱铺了道路”。

二十六

我开始担忧，地狱的街道假若
是这样铺起的，是否它早已
年久失修，当然不是由于

那些被善意拯救的人，
而该责怪沦入地狱之芸芸众生
太缺乏那老生常谈的“一片好心”，
它一度将地狱的路铺得多光，
如培尔梅尔大街真没有两样！

二十七

由于唐璜的一种奇特的偶然，
（就是它，使战士命运彼此悬殊，
好似在新婚周年之后，由于偶然，
贞洁的妻子和忠实的丈夫脱离，）
我说，由于奇怪命运的转折，
他茫然失措，站定脚步，
因为他发现，在一阵猛烈射击后，
只剩下他自己，周围也没有一个人。

二十八

发生了什么我不知，
大多数可能已阵亡亦或受了伤，

而其余的，开了小差，都向后转——
连凯撒大帝都难免碰上这类情况；
别管他的铁军是多么英勇盖世，
然而有一回，就是他在战场中
拎过了一面盾牌迅速向前冲，
好将他的罗马士兵重新聚拢。

二十九

唐璜并无盾牌可夺，何况他只是
个漂亮的少年，并不是凯撒，
而且不知为了什么前来作战；
只不过在这里突然停了一下，
停得也许还不够久，就如驴子
（请别诧异吧，读者，伟大的荷马
就曾对埃阿斯用过这一比喻，
唐璜也许觉得它还胜过新喻），——

三十

于是，像只驴子一样，他继续走了下去，

更怪的是，也不回头望一望，
只向一片火光走去；
它如晨曦的光芒跃出山头，
足令不想观战的人头晕目眩，
却引导他踉跄前进，因为他想
使他这只影孤身与大队合流，
虽然大部队已成为死尸。

三十一

因为他寻不到部队指挥官，
而他的部队呢，亦无影无踪——
天知道是如何消失的！（我无法
将历史上每件倒霉的事情
全说明白；但至少，我们该承认，
若是为追求荣誉，一个青年，
只知向前看，而不把他的部队撇开，
的确这心肠也没有什么可怪异的。）

三十二

指挥就连带被指挥的都不见踪影，
落得他孑然一身，自由的他真
如年轻的继承人，可以随意去——
干什么呢？他也不知。象一个
在沼泽地带追踪鬼火的旅人，
又如要投奔茅舍和搁浅的水手，
唐璜只跟从他的鼻子与荣誉，
要向炮火最密集的地方冲刺。

三十三

他既不知、也不管到了何处了，
由于他匆忙，昏眩，血管里仿佛
流过闪电，——他的心是活跃的，
又怎能不充满战争的脉搏？
一望见那炽热的火光，听到
轰隆的大炮在唱着粗犷的歌，
他就冲上前去；而你人道的发明，

培根修士啊，震憾着大地和天空！

三十四

在他一路冲去之时，恰巧
遇上了不久以前的第二纵队，
在拉西将军统率之下，它仿佛
已由一大厚本英烈传提炼成为
一篇精美的英雄主义的论文，
数目大大减少；将军沉着而威严，
伴着的士兵，也都英气勃勃，
伏靠着斜坡，手握着枪瞄准。

三十五

在这紧急关头，约翰逊也来了，
他原是“撤离”了的，用这个辞语
以表示当你不愿穿过鬼门关
而进入地狱，只好逃之夭夭；
而约翰逊是个伶俐的人，他懂得
何时躲开，又来到；

他从来不逃跑，除非逃跑仅是意味着另一种勇敢和机智。

三十六

正是这样，当他的队伍死的死，
伤的伤，除了唐璜，一个新手，
初生之犊不知危险，
更不知何时溜走，只凭着蛮劲头，
就像“天真”只靠着自己的本钱，
他倒有的是蛮勇及一身筋骨，——
正因如此，约翰逊能稍稍避一避风，
好重振那些在死之谷中感冒的人。

三十七

他找到一个火力稍弱的角落。
那弹雨密密麻麻，从炮台、堡垒、
城垛、墙垣、房屋及窗口向外喷射，
由于全城已被基督徒紧紧围困，
无一处人们不在拚死厮杀，

在这火网下，他瞧见了一队
俄国的轻步兵，因为追击敌人，
而被敌人反击得四散逃逸。

三十八

他向他们呼叫，奇怪的是
一呼他们就来了，并不似霍茨波
所说的“地下的幽灵”，任你怎样叫，
精灵也不愿离开他们的窝。
这些人之所以来，是因为逃避子弹
是可耻的，或者因为惊慌失措，
这些人在战争及宗教信仰中，
如牲畜，只要登高一呼就跟从。

三十九

但约翰逊，凭天发誓，他是好样的！
虽然他的名字没有埃阿斯
或阿喀琉斯那么响亮，但不久之后
世上就难得再有如此的铁汉子。

他能不声不响地杀死个人，
稳得如雨季（一连几个月不止）；
他也绝不抽动一根筋，或变色，
无论如何忙，他也不手足失措。

四十

因此，若是他竟然逃跑，那总是
经过深思熟虑的，必然坚信在他后面
还有不少人愿如此摆脱
这些无畏的恐惧（它像寒风般
有损英雄的肠胃）。虽则英雄们
常常是名震不久便瞑目而眠，
但他们可不盲目，只要遇上死神，
他们也会稍稍躲开，养一养精神。

四十一

约翰逊之所以逃跑，不只是为了
有利于携带其他的战士们重返
我们所谓的“虚无缥缈之乡”，

或哈姆雷特所不耻的“可怕的一关”。
因为这对约翰逊无所谓，
他的心灵（仿佛是给死尸过电）
感染活人就像接上电一样，
能把他们都带入最密的火网。

四十二

老天呀！他们又回归了这一切！
起初谁也不认为这一切恐怖得
必须逃离，不论别人怎么夸耀，
也不论联队的队旗、宣誓、战歌，
（也不论粮饷以外的每个一先令，
专给战士充满英雄的气概。）
呀，归来还是遇到同样的欢迎，
令人想到地狱，或已见地狱的召唤。

四十三

他们倒下去，如被冰雹打倒的庄稼，
又如镰刀除的草或收割的五谷；

这倒验证一句谚语：生命脆弱得
如人所固执不舍的任何幸福。
土耳其人的炮火如打禾谷的枷，
或如拳击师，打得人血肉模糊；
就连最骁勇善战的士兵，还没来得及
抬枪瞄准，就受到当头一击。

四十四

土耳其人自第二个碉堡侧面
和横沟之后，射得非常猛烈，
如风扫泡沫，扫荡着大片敌军，
但那爱开玩笑的命运女神灵机一动，
（本来城邦和世界都任她夷平）
不知怎的，在这硫磺的欢宴中，
竟让约翰逊及几个没逃的人
攻入城堡的墙坡，进入了敌阵。

四十五

最初是一二人，跟着五个，六个，

十多人很快地爬上了城垛，
因为这正是孤注一掷之时，
火焰往上到处飞，或往下落，
让你很难抉择在哪儿最得计，
只好用自己眼力，看情况而定：
有的人要第一个登上城去露脸，
有的人认为在城下等等才英勇。

四十六

登城的人却发现他们的挺进
颇为有利：由于失误或偶然，
那位希腊或土耳其的工程师
在城垣上装置了一排笨木栅，
这些是绝不见于荷兰或者法国的城堡的
（若比这直布罗陀，当然差得更远），
突击队发现这些整齐的木桩：
恰好直立在城上通道之中央。

四十七

因而，在木栅的两边各有九
或十步宽的路，可成队挺进，
这对我们的士兵倒很方便，
至少对那一些还活着的人，
因为他们可形成一线作战；
这一点也利于他们战斗：
倘若需要，木桩可以随意踢掉，
因为它们比青草也高不了许多。

四十八

在第一批中——我不愿讲第一个，
因为在此种场合，这种优先权
常会引起不共戴天的争论，
不仅在友人中，亦在盟邦之间；
哪个英国人敢把约翰·牛的
半个耐心碰一碰？譬如说直言：
惠灵顿在滑铁卢吃了败仗——

虽然普鲁士盟友也是这样说。

四十九

倘若不是布鲁撒、布娄、和纳西奥，
天知道还有哪些“娄”及“奥”，
及时赶出增援，拿到一点颜色
给那些骁勇善战的敌人看看
（他们真勇猛得如饿肚子的老虎），
恐怕惠灵顿公爵也无法夸耀
他的勋章了吧？还有他那些年金
亦是我们有史以来最重的一份。

五十

但那没关系，——自有“天佑我主！”
及国王们！因为天若不加以保佑，
我恐怕人民也不会护佑得久了——
我仿佛听到鸟的歌唱，待不了多久
人民即会强大；就连羸弱的老马
若被鞍具压得它痛入骨髓，

也不会再向前拉的；贱民们
最终会厌弃去学约伯的耐心。

五十一

起初他们发牢骚，紧接着便是赌咒，
接着如同大卫，向巨人扔小石头；
最后呢，他们就会拿起武器，
假如人心已绝望得不那么温柔。
接着是一场激战——结果还会怎样？
我很怀疑；我倒想“呸”它一口，
若不是我清楚见到：只有革命
才能把地狱的污垢从大地清除。

五十二

但书归正传——我说在第一批中，
而并非第一个，我们的小战友唐璜
踏上伊斯迈的城头，飒爽阔步，
仿佛精于此道，尽管这种景象
他是初见（但愿大多数人也是如此）。

他的心头翻腾着光荣的渴望，
别瞧他宽宏大度，富于同情，
一如他的外貌清秀得如女性，

五十三

也竟至于此！——想他在女人怀中时，
从孩提起，就像婴儿一样甜；
不管在其他方面如何老成，
只有在那儿他才真正是如入乐园。
卢梭让多疑的女子注意恋人
在离开她的拥抱后是否有改变，
但这棘手的考验却难不了他，
因为只要手臂美，他就不会离开；

五十四

除非被命运、被海浪、被风暴
或被近亲所逼迫，这些总归相同。
但他竟至于此！在这里，凡维系
人情的一切都要让位给火与钢！

啊，想想他是整个心灵的化身，
随时势推移，被命运或者境况
掷到这里，连高贵也收不住脚，
却似被踢的骏马一样一路向前奔跑。

五十五

一遇战争，他的血更沸腾了，
就如猎马被阻在五条柱的门口，
或在双重的栏杆之前，（呵，那时
英国青年的生存与否取决于胖瘦，
越轻越安全。）他可在远距离
憎恨残忍，好似人人都嫌弃殴斗，
直至自己火起来；但若伤了人，
当他听到凄号时也会为之神伤。

五十六

拉西将军正被逼得焦头烂额，
一旦看到来了及时的增援，
如刚从月亮上掉下来的

排列得整整齐齐的百十来个青年，
便对最靠近他的唐璜致谢，
并说：希望尽快地把城攻陷；
他倒是没把他看成“下贱的流民”，
而只当他是利弗尼亚的年轻人。

五十七

他是用德国话对唐璜致谢的，
这对于唐璜就如同听梵文；
但为了回答，他也就弯身致意，
因为他看到眼前的这位将军
手握血染之剑，满身佩带着
又是黑蓝绶带，又是奖章与金星，
而且语气像是在致谢，由此推断
此人必定一个高级的军官。

五十八

在无语言不通的两人之间
寒暄是短促的，何况正在打攻城战，

多少尖叫声回荡在一句话之中，
而在每个字传入耳鼓之前，
又有多少罪孽发生！炮火的嚎叫
好似教堂的钟响，和着呻吟、呼喊、
嚎叫、叹息、祈祷，和谐共鸣，
这些妨碍他们将谈话进行。

五十九

因此，我费了两节诗所描绘的一切，
只不过为一分钟内发生的事情，
可是就在这短短的一分钟内啊，
有多少罪恶都力争挤在其中！
连大炮声也被这沸腾的喧嚷所淹没，
你若想辨出它的轰隆之声，
就像听红雀的歌唱一样不易，
因为人性的哀鸣已响彻天地！

六十

老天啊。城是攻陷了！库柏说过：

“上帝创造乡野，人类创造城市，”
我渐渐觉得这句话说得不差：

因为罗马，迦太基，泰雅，巴比伦，
尼尼微，平凡人知道与不知道的
一切城垣，都已经被毁而沉陷，
这使我不禁想到现在与过去，
也许我们终将还在森林里幽居。

六十一

在名人之中，除了刽子手萨拉——
他的一生和结局还算够幸运；
在一切我们所瞩目的名人之中，
最该庆幸的该算是布恩将军，——
就是那位肯塔基的林野村夫，
只凭杀野熊野鹿的劲就受到尊崇；
直至晚年，他孤独而生气勃勃，
在荒径僻野与世无争地生活。

六十二

“罪恶”未曾沾到他——因为罪恶不会
脱离人群；“健康”与他形影相伴，
因为健康原以人稀的荒野为家，
但倘如人们偏爱与死亡为伴
而不找她，那也不要怪他们吧！
因为他们虽已厌倦，却习惯于
囚居城市之中。这里我要说的是：
布恩将军以游猎为生直至九十；

六十三

而更奇怪的是，他留下的声誉
深入人心，别人无法将他贬低；
他不但有名，而且有个美名，
否则光荣就成了酒馆的歌曲。
他单纯，安详，恰与“耻辱”相悖，
连“嫉妒”亦无法给他涂上污垢：
一个有为的隐士，到老也不失为

自然之子，或幽居荒野的“慈悲”。

六十四

的确，连自己的国人他都逃避，
只要他们迁至靠近他的树林，
他便会迁往百英里之外的移民点，
以求偏远人稀的闲适与宁静。
文明的麻烦就在于：彼此掣肘，
你既然不喜欢人，也难得他人欢心；
但他并不是从来不与人来往，
待人接物还是尽可能地友善。

六十五

他不是孤独的，在他的四周
成长了一批田园的游猎之子，
他们拥有个永远纯朴未琢的
年轻的世界，其中不见一点
刀剑的斑痕及忧伤的皱纹，
无论大自然亦或人面皆是如此；

是生于自然的树林使他们
如山泉或树木般自由而清新。

六十六

他们均高大强壮，健步如飞，
不若蜷伏在城市的苍白之人，
他们从不为忧患或金钱所困，
没有精神的萎靡令他们苍老，
也没有荒谬的“时尚”
逼他们仿效；他们单纯却不粗野，
他们的枪法虽好，却不用在末节。
只凭思想在绿色的林野奔驰；

六十七

他们白天劳动，夜晚睡得很安恬，
“愉快”是他们的劳作的帮手，
他们的人数不太多，亦不太少，
这使他们的心灵从不生锈；
那刺激人的贪欲累人的奢华

不会用赃物到山林里来诱惑
这些自由自在、别无他求的居民，
他们以孤寂为乐，但并不阴沉。

六十八

关于自然料是这样。为了换口味，
文明，再提一下你伟大的乐趣吧！
一个稠密的社会的美妙结果，
战争与瘟疫，暴敛横征的暴君，
王族的祸害，贪婪的权贵与恶霸，
为了薪饷而杀人上万的士兵，
还有六十岁的喀萨琳的香闺，
再加上更给它增辉伊斯迈的屠城。

六十九

城是攻进了：先是一个纵队
冲入一路浴血；接着是另一路。
血热的刺刀与亮闪闪的刀锋
偃月刀撞击着；可听见远处

母子的哭嚎和上天的诅咒；
硫磺的烟愈来愈浓，开始堵住
晨空及人的呼吸。土耳其军队
却还不肯撤出城围，步步为营。

七十

库图佐夫，那以后曾经把拿破仑
在冒险的血路上击败的将军
（多少还凭冰雪小小帮助一番），
却是他自己这一回尝了败阵；
是他一个有趣的人物，无论面对
友或敌，都能说两句开心笑话，
也不管这是否是胜负存亡之交；
但他的玩笑，这回似乎不太妙：

七十一

因为他自己已跳入了一个沟渠，
那些迅速追随而来的投弹手
却用自己的鲜血大大丰富了

原来的血沟；他而后爬上城头，
但至此他的策略算达到极限，
因为敌人全把他们送回沟
（他们的死伤可真是不少，在这其中
利鲍比尔将军死得令人悲痛）。

七十二

幸亏有一支水上部队迷路
顺游而下，随便到了个地方，
简直东西南北不分，上了岸后，
四处游荡就像在梦里似地，
终于在的晨光下他们
看到面前似有一座城墙，——
若不然，且有趣伟大的库图佐夫
也许早与大部兵马埋在一处。

七十三

涌上了城垛正是这些队伍，
就当库图佐夫最勇敢的军队

如变色龙似的，有些惴惴失色；
在攻克高地后他们，就把名为
“吉利亚”的城门向那些受窘的
正稍带着羞愧的英雄们：打开
跋涉在城外没膝的泥水浆中，
它刚刚解冻，就变成人血的沼泽。

七十四

科扎克，随您高兴，或，哥萨克
（我并不为拼音的正确而自负，
只要我在数字，事实，策略，及政见，
和地理的标志上不犯大错误），
本来擅于在马背上服役的，
并不谙熟堡垒的地形学，
只凭首长喜欢向哪里指挥他们，
便向哪里打——却被杀得落花流水。

七十五

土耳其的炮火虽然不断在怒吼，

他们有一支队冲入了城堡；
他们自然以为，这就可以在全城
掳掠一下，再也没什么碍手碍脚。
岂不知勇敢的人常常闹错误，——
原来土耳其人仅是佯装逃跑，
好将他们引入两座棱堡之间，
然后再将傲慢的基督徒聚歼。

七十六

因此，哥萨克们被捉住了尾巴——
对士兵和主教这同样致命。
天亮时，他们被突然地切断，
并发现已经临近此生的大限；
但他们死得既不畏缩，也不颤抖，
宁愿用自己的尸体把路铺平：
这就得以使叶苏斯克中校率领
波罗斯基的一营勇士顺利地前进。

七十七

这勇敢的人杀尽了他看到的
一切土耳其人，只是来不及
寝其皮而食其肉，自己就被杀；
由于还不肯束手待毙的回教徒
看着全城遭焚。尽管城墙被攻占，
但还不知倒霉的是我还是你：
这倒是寸土必争，有来有往，
这一方不肯退，那一方亦打不动。

七十八

还有一个亦是损失惨重纵队；
这里，我们倒跟史家说在一道：
对争取最大光荣的该队伍
据说你发给的子弹愈少愈好，
假若是要他们短兵相接情况，
朝敌人奔跑晃着明亮的刺刀；
因为有时他们一意图存，

仅是从远处愚蠢地射击敌人。

七十九

麦克诺将军的部队

（因为副手的不得力，他不久前在
沙场上杀身成仁其中少了将军本人，）

终于与勇于攻城的士卒一起
再次攀登那喷吐死亡的城垛，

虽说土耳其人抵抗得真够壮丽，
城还是攻破了：
敌军司令付出了颇高的代价为了保卫它。

八十

约翰逊和唐璜，以及先入城的

一支敢死队，答应他应从宽发落，
但堂堂番邦司令怎能受得这句话？

至少，令这个蛮子将军入不进耳朵。
值得他的国人挥泪，他死了，

真不愧为强悍的武夫，报国忠勇。

一个想将他变成俘虏的，
英国海军军官，反被他送回了老家；

八十一

因为唯一对这建议的答复
是砰的一枪，将击毙那个军官，
别人看到此情形，再也不稍待，
开始让钢和铅（是专为这时机
金属的忠诚以待）胡飞和乱窜，
结果没有一个人头能免于
这场横祸：当场毙命三千穆斯林，
十六把刺刀刺穿了这个司令。

八十二

城是攻占了——都是节节进占的，
喝够了鲜血死神。不曾有一条街
不是为了保护那它不再能
保护的人而流出最后一滴血。
在这里，战争已将它的艺术破坏

让位于天性的更破坏：屠杀之烈
比得上尼罗河岸炽热之土壤——
每种罪恶都滋长了丑恶的形象。

八十三

一个高视阔步的俄国军官
走过成堆的死尸之时，感到他的后脚
突然被咬住，好似夏娃的凶狠
留给后代去承受的蛇的噬咬。
他一路亦无用地乱踢、咒骂、撕扯，
咬得出了血，他像狼似的嗥叫；
那牙齿只满意地咬住他不放，
宛若古代捉弄人的那条蛇一样。

八十四

这是个濒死的回教徒，因为感到
敌人的脚踩踏过他，就迅速捉着，
用牙齿咬住那最敏感的药腱，
（即是古代的缪斯或近代学者

以你而命名的部位，阿喀琉斯！)

它无论如何

仍不放松牙齿虽已经咬穿；据说（当然是谣传），
它和腿还相连，直至头被割下来！

八十五

可以肯定的是，不论事实如何：

那个俄国军官是终生残废了，
敌人的牙齿比烤肉叉还叉得深，
不得不让他列居于伤病号之中。

联队中的军医也束手无策，

因此他受的责备可真不小！
也许罪咎还甚过那死敌的头：
它虽被割下，还不肯松口。

八十六

但事实终究是事实，——一个真正的

诗人就在于尽力摆脱
虚构的成分的职责；因为，倘若使诗歌

所受的真实性的约束比散文更少，
那算不了艺术，而是为着
提供对“诗的词藻”在市场上的需求，
同时满足那无耻的对谎言的渴望，
就用它撒谎使成群的灵魂上钩。

八十七

城是取得了，但不是双手奉上。
不！不曾有一个回教徒交出刀剑；
如多瑙河似的，血尽可以流淌
沿城倾泻，但在死亡及敌人面前没有行为及语言
表示畏缩。
一路挺进的莫斯科人也是枉然
欢呼胜利——哪怕只剩下一个敌人，
也得让对方陪着他一起呻吟。

八十八

刺刀不断地劈刺，马刀不断地砍杀，
抛掷得如同粪土的人们的性命，

好似树林蜷伏于寒气的岁暮
落下红叶遍地飞舞，不断地呻吟；
同样，亦在呻吟的这稠密的城市，
变成光秃，失去了美好的一切；
到处是碎瓦残垣触目惊心，
如吹倒的橡树，碎成千万个冬天。

八十九

这是可怕的题目，而我的诗才
任何时刻都不在于耸人听闻，
因为人的命运总是既有吉祥
亦有灾难和乖舛，好与坏陈杂，
欢乐中不乏哀愁；如果过多地
只唠叨一种情调就不免有些沉闷；
得罪友或敌无论是无心或有意，
我力求写你们的世界丝毫不差。

九十

用句成语说（在这崇尚粉饰、虚靡

且伪善的时代，说话得矜持些），
在团团罪恶之中，只要有一件德行，
就会“耳目一新”，并且能给我话题，
使我这战火被丰功伟业
灼烤得有些乏味的诗句
稍稍加以润泽；尽管一切史诗
都是靠这种题材而富丽绝世。

九十一

在一个城堡之上横尸上千
有一堆仍未冷却的女人尸体，
她们原是逃到这儿来避难的，
却与城堡共亡，足教善良的心
一见而寒栗，——这时，
一个十岁的女孩子美得如五月却弯下腰
想将自己急跳的心胸
躲藏在这一摊血泊的尸体中。

九十二

两个气势汹汹邪恶的哥萨克人，
向这孩子追来正手拿着武器；
相形之行，就连西伯利亚的野兽
都充满仁爱，亦有纯洁的感情，
连熊也算得上文明，狼算得温顺；
但这一切又该责骂谁？是该怪
他们的天性？还是应怪那些君主
让他们的臣民千方百计去杀戮？

九十三

他们向她幼小的头拿刀摇晃，
吓得她直把头朝死人堆里钻，
就连她美丽的头发也悚然竖立；
被唐璜瞧见这凄惨的景象。
他说的什么我不想转述，因为
文雅的耳朵也许不很喜欢；
但他所作的是猛扑到他们后背，

这样和哥萨克讲理倒更干脆。

九十四

一个被砍了屁股，一个肩膀被劈裂，
被赶得一路怪叫，他们既怒又痛，
也许该去找外科医生，看哪个巧工
能接好那受之无愧的伤口；
接着唐璜转而搬动那一堆尸体，
个个血肉模糊，使他顿感到
不寒而栗；从这一大堆死人中，
他拉出这快要永眠的小俘虏。

九十五

她冰冷与死尸一般，在她脸上
有一条细长的血痕，使人想起
她也几乎走入她全家的归宿，
因为正是那一刀杀死她母亲
伤了她的前额的这条血痕，
成了她与亲人的最后联系了；

但此外她倒没有伤，她
十分诧异地睁大双眼对唐璜看了一眼。

九十六

当他们睁大眼睛彼此凝望的时候，
就在这一瞬间，唐璜的面容
充满希望和恐惧，真是悲喜交加，
还有救人的欣慰，又怕还有不幸
等待他所救的人；而她满脸都是
稚子的恐怖，好似身陷恶梦中，
那张小脸苍白、纯洁、而又有光亮，
有如烛光照到石膏的瓶上。

九十七

约翰·约翰逊来了（我不想称“杰克”，
因为在庄严的场合，诸如攻城
或目前这种时刻，用那种称呼
就显得败兴、俗气、且不够郑重）；
约翰逊来了，随后还有几百人，

喊道：“唐璜！唐璜！不要停，小伙子！
我可以用一块钱打赌：莫斯科
准要把圣乔治勋章发给咱们一伙。

九十八

“已被敲碎了土耳其司令的脑袋，
而还没有拿下那石头堡垒。
老督军还坐在上百个死尸中间，
仍安然吸着他的烟袋在炮声里；
我们死的人堆得高高的，听说呀
都齐到下巴啦，就为了那座炮台！
现在它还炮弹连珠发射着，
好如葡萄园的葡萄一落就一片。”

九十九

“跟我来吧！”可是唐璜应道：“你看，
这孩子是我救的，我不能让她
听天由命啊；只要你能指给我
一个安全的地方，使她不再害怕，

我就跟你去！”约翰逊四周望了下，
耸耸肩，一面卷起衣袖并整理了
黑网领巾，一面答道：“你讲的有理。
可怜的东西！怎么办？我也没主张。”

一百

唐璜说：“不论多么天大的事，
我也不能走开，除非她的生命
能比在我们这种处境安全得多。”
约翰逊说：“我也不敢保证谁的命。
但你至少，可以死得光荣一些。”
唐璜说：“我至少要耐心地等一等。
我不能任这个孩子冒风险，
她已是孤儿，所以必须归我来管。”

一百零一

约翰逊说：“唐璜，我们没有时间去耽误。
这孩子挺美，挺好看；这样的眼睛，
我还不曾见过——但听着，现在你必须

在荣誉与感情、骄傲与怜悯之间
加以选择；炮声响得更猛了，你听！
不论怎么说，不劫城可大为失算！
我不愿意不带你而自己去，
不过，捞第一水就快来不及了！天哪！”

一百零二

但唐璜不为之动，直到约翰逊
（虽看来无心，他倒真爱唐璜）
巧妙地自己的队伍中挑出
他认为几个最不爱抢的人，
并且赌誓说：万一这孩子出了错，
明天就毙了他们，那不客气。
但她假若被保护得安然无恙，
至少他们有五十卢布的奖赏，

一百零三

而且还有掳得的财物这津贴，
他们的伙伴一切都予公平分配；

这样嘱咐以后，唐璜才一同前进。

在炮火下每前进一步，他们这一队数目就更少，但人们仍然向前直涌，

因为都为利欲所催，这也不足怪；
本来这情形到处这样，天天发生：
别相信英雄就愿领取年薪。

一百零四

啊，胜利就是如此！人就是如此！

至少就是这样在这名目下的十之八九就是如此；也许，被我们称为“人”的

上帝大多另立范畴，另有名称，
否则十分难解天道。但言归正传：

有一位可汗亦或“苏丹”（我遵从的那位历史家就这样对这位军头，
错称了一下），似乎如何也不投降。

一百零五

五个儿子保卫着他，（多妻制度

就有这点好处：生的虎子很多，
而且不会被处以虚伪的重婚罪。）

只要一枝他看见还英气勃勃，
就怎么也不相信城防大势已去。

你认为这必是赫克托耳或阿喀琉斯？
不，这仅是个朴素而平和的老头
愿意带领他的五个儿子战斗。

一百零六

要点在于俘获他。但凡有英雄，

每看到有勇敢的人寡不敌众
就有不忍之心而伸手想去援救；

英雄本身都为半神半兽的混合体，
他时而怒若狂涛，时而悲天悯人，

就似一棵傲然耸立粗犷的树，
但也对夏风会有时频频低首，
假若悲悯拂过它野蛮的心头。

一百零七

然而他绝不肯为俘虏。对一切
招降的提议他的回答只有一个，
那就是向基督徒乱砍杀一通，
像瑞典王查理在本德那般顽固。
他的五个儿子对敌人亦不示弱，
这使得俄国人的同情不似起先
那么柔和了，因为它亦和耐心一样，
小小的不断的挑拨会将它磨光。

一百零八

也不论约翰逊和唐璜用多少
他们所能运用的所有东方词令，
求他看在真主面上，一个能拯救顽敌的
借口哪怕稍稍将战斗放缓一些，
只要给他们时间
就行，如神学大师们——
遇上了怀疑论者，他只一路砍去，他又骂又打

这两个朋友，如婴儿打着奶妈。

一百零九

使他毫不客气，唐璜与约翰逊
都受了轻伤，他们这下就不再等：
第一个叹口气，第二个咒了骂一句，
就向愤怒的苏丹大人乱砍一通。
而见到这么一个不讲理的别人
顽固不化的蛮子，也都怒气填胸：
向他们父子刀枪密打得像雨点，
而他们抵挡着，有如一片沙滩

一百一十

饮了又饮，还只嫌干。他们最终
倒下了。第二个男儿一弹即丧命，
第三个被刀劈死，第四个最遭疼爱，
却在刺刀上完结了他的一生；
第五个由基督教的母亲所生，
一向受虐待，因而也长得畸形，

他却战至最后一口气才作罢，
为了救那个生他气而脸红的父亲。

一百一十一

长子是一个真正不驯之鞑靼，
比得上穆罕默德最中意的徒弟，
在这最藐视基督教的殉道徒心里
只是一些绿衣的黑眼睛仙女，
她们据说替不愿居留尘世的人
在天国铺好了床，和一切美人一样，
这些佳丽凭她们的美丽
能对所见到的人为所欲为。

一百一十二

至于她们想将这年轻的可汗
如何摆布，那我就不便多过问了；
无疑，一个英俊小伙子会得到
比粗厉的老英雄更多的欢迎，
这当然就是为什么在战场中

要找到久经风霜的阵亡的老兵
可难上加难，但漂亮的公子
躺的满地都是，却血肉模糊。

一百一十三

仙女们还有一种天然嗜好，
就是爱将你们新婚男子拉去，
那是正当良辰美景使人欢笑，
还没等第二个蜜月变得忧闷，
或者还没等“悔恨”噬咬着心，
为了使他不再能独身而叹息，——
也许是由于嫉妒这昙花一现，
你们的仙女就争着将它掐断。

一百一十四

所以，这年轻的可汗完全忘了，
他四个新娘的爱娇只心想仙女，
就向天国的第一夜勇敢地冲去。
不管我们优越的信仰怎样嘲笑，

反正回教徒为那些仙女战斗，
天国好似只此一家，并无分号。
其实，若是我们听到的天国
和地狱都真：至少那应有六七个。

一百一十五

他的眼前全有那灿烂的幻影，
甚至当钢矛刺入了他的胸部，
他还高呼“阿拉！”并看见为他拉开了
它的神秘帷幕乐园
而它的“永恒”光辉无所遮拦地
射入他的灵魂，像不断的日出：
先知，仙女，天使和圣徒都一同
在烈焰中闪过眼前，于是他离去，

一百一十六

在他的脸上洋溢出天庭的喜悦。
好老头儿可汗早也不再能目睹
仙女什么的，除了看到自己身边

那长如杉木一样繁茂的家族——
当他看到他最后一个虎子
如一棵砍倒的树，尘土归于尘土，
他停下，瞧了瞧儿子的死尸，
啊，这是他最初和最后的儿子！

一百一十七

既然士兵们看到他已偃旗息鼓，
便亦停止战斗，仿佛再次情愿
同他和解，只要他不再如上次
那样喝喊“后退！”但老头儿不理
他们的示意，他从未颤抖的心
这时却若一根芦苇那样颤抖，
望着儿子们都已死去，他深感
在生命临终时独自的孤单。

一百一十八

但那仅是一瞬息。他一个纵身
向俄军的刀锋扑去，他的胸膛，

对生命漠视仿若一只飞蛾
鼓起双翅去扑那烧身的火光；
啊，为了刺深些，他紧紧地靠在
那杀死他的儿子的刺刀尖之上，
接着暗淡地对儿子们瞧了瞧，
就让灵魂从巨大的伤口中飞上天。

一百一十九

真怪：这些生平以杀人为业，
粗鲁无情的铁汉从不知怜惜
妇孺或老弱，这回看到老头儿
与他的儿子在他们脚前死去，
也不禁感动得心软；为被屠者的英雄气概
尽管没有泪滴
从他们血红的眼里流出，他们却
钦佩人的蔑视生命有如此地坚决。

一百二十

但是那石头堡仍在不断开火，

督军还安然地做着他的官，
他让俄国人败退了二十多次，
每次大军进攻都败得人仰马翻。
他终于问了一句：这座城池
有一些部分是否已经失陷？
听到回答“是”，立刻他派了个州长
去答复利巴斯，同意投降。

一百二十一

他此时盘腿坐在一块地毯上，
在一片荒墟的包围中，
吸着烟漠然无事；连特洛伊
也不曾落到如此凄惨的情景！
而这却无害于他的坚忍哲学，
他威严地看着一切，无动于衷；
一面轻捻胡须，一面喷吐烟云，
他好似既有三条马尾，也就有三条性命。

一百二十二

城既已攻占，——那，他和这堡垒
是否投降就已经无关紧要，
他如何顽强勇敢也无济于事呢？
新月的银弓已下落，伊斯迈完了！
但见在战地上飘着血红的十字，
但那不是救世的血；燃烧的道路
投影在河水中，像是一片月光
被染得血红，倒映在血海里。

一百二十三

心灵所厌恶的一切过分的举动，
身体力行所有的一切坏事的后果，
魔鬼发疯时所犯的种种罪行，
尽其见闻和想象所描绘的灾祸，
还有罄竹难书的、使人下地狱、
或变人间为地狱的那些罪恶，
（想不到人们的胡作非为

竟会成为这样!)都已在这儿鼎沸。

一百二十四

假若偶尔这里也有稍许怜悯

突然一闪，使一颗较高贵的心
能去拯救一个美丽的孩子

摆脱这血腥的羁绊，或一两个老人——
但那不算得了什么？怎能补救全城
被毁的成千爱情、亲情及责任？
伦敦的老爷，巴黎的公子啊，请看：
战争是多么慈悲的消遣！

一百二十五

请想想读张公报的乐趣吧，

那得用多少痛苦与罪恶交换；
倘若你们无动于衷，请别忘记
这宿命也许即为你们的明天！
而现今，赋税、卡色瑞、国债等等，
已经很好地暗示出这一点。

请扪心自问，看看爱尔兰的现况：
韦斯雷的荣耀亦使遍地饥荒。

一百二十六

对于一个爱国情切的民族
（不但爱国，且如此爱它的国王），
那总不失为兴致崇高之题目——
因此，缪斯啊，别甩开它而飞翔！
无论那群蝗虫“虐政”怎样吃掉
你的绿野，也无论爱尔兰怎样
饥荒遍野——总之饿不了国王，
伟大的乔治仍是体重二百多磅！

一百二十七

但现在该将我的题目结束一下：
伊斯迈是完了——啊，那不幸的城！
多瑙河远远映出它燃烧的楼阁，
血水顺流而下，一路将它染红。
可怕的杀声与更凄厉的号叫

仍在此起彼伏；但大炮的轰鸣
早已渐渐减弱。守城的四万大军
只剩下几百，其余的都已沉寂！

一百二十八

不过一件事情应予以表扬：

俄国军队这次虽把城攻陷，
有一种今日颇为时兴的美德
值得我们记载，作为千古美谈；
话题难以出口，因此得婉转讲，——
也许由于深冬已久过于严寒，
也许是疲惫与缺粮使得他们
变贞洁了——总之他们杜绝奸淫。

一百二十九

杀得很凶，抢劫更是不计其数，
也许还同样多地在某一方面
偶尔地越轨，——可是绝不像
那放荡的民族法国人在洗城时那样

过分蹂躏。我猜不出原因，
只好以为是怜悯和天冷使然，
全城的女人，除了四百个外
贞洁的程度比原来并不太坏。

一百三十

一些古怪错误在暗中也发生，
这表明灯光不够，或者口味太差；
确实，烟雾浓得难以辨清敌友，
何况在做这类事时总是无暇
细加酌量；也许只需一星之光
就能使德高的贞女免遭蹂躏：
不幸有六个老处女，各有七十高龄，
都被不同的近卫军蹂躏一番。

一百三十一

但大体上俄军的节制埂分可观，
致使有人心猿意马，深感失望，
她们一向认为“幸福的独身”

不十分方便（本非她们自愿背上
这个十字架的：不是她们之过，
而是命运使然），并认为老姑娘
最好举办罗马式的赛班婚礼，
既可省时间，又省得去送彩礼。

一百三十二

在这兵荒马乱之中，也可以听到
有些标致的中年寡妇们纳闷：
（她们都是禁闭过久的鸟儿，）
“为什么还不见有奸淫之人？”
但当人们忙于血洗和抢劫之时，
对其他罪孽就来不及多费力；
至于她们是否会逃，那就成了
黑夜的秘密——我只有暗中祈祷。

一百三十三

苏瓦洛夫成了征服者，比得上
他的同行帖木耳亦或成吉思汗。

当炮声仍在继续，在他的眼前
像干草般燃烧着寺院与街道，
用血手他写出了第一张捷报，
这下面就把他之杰作照抄一遍：
“荣耀归于上帝与女皇！”
（这两个名字竟在一口气中回荡！苍天在上！）

一百三十四

多么不凡！“伊斯迈归我们了！”
我想这以笔记述的利剑般的几个字
可以比上伯尔沙撒所见的凶言。
天佑我吧！我并非什么牧师：
伯尔沙撒所见是神的笔迹，
严峻且庄严，那预示国运
绝非儿戏；——但这机智的俄国佬
居然对燃烧的城歌吟，如尼罗。

一百三十五

他写了这北国的诗，不需谱曲，

正好用嚎叫和呻吟给它伴奏，
我想人们虽然不唱，却永远忘不了它——
因为，若可能，我要教导石头
来反抗世上的暴君。别让人说：
我们仍谄媚王座吧！
子子孙孙啊！多年以后想想我们是怎样
暴露了世界自由之前的情况！

一百三十六

我们是见不到那一天的，但你们
生活在自由而欢欣的太平盛世，
将难以置信我们所见的一切，
因此我要替你们写出这些怪事；
不过，让这记忆消逝也好！但若
后人仍要提起，它引起的蔑视
必甚过古代的野蛮人，因为虽然他们
彩涂自己，却不用鲜血文身。

一百三十七

你们将来听到史家谈到王座
和王座上的人时，但愿就像
我们现今望着恐龙骨头似的，
不知有此物生存古代是如何；
或者如埃及石壁的象形文字，——
那有趣的谜足够让后人去猜想
不知其中有何可喜的秘密？
（这就是建造金字塔的真正目的。）

一百三十八

读者！我已遵照诺言，至少是
依我第一章所说的予以兑现；
你们看到的爱情，风暴，旅行及战争，
丝毫不差地写出来，而且这诗篇
是史诗，假若老实人的话不致
冒犯尊听：因为在吹牛方面我
的确远逊于前辈。我只随意歌吟，

但诗神有时也借给我弦外之音，

一百三十九

使我得以罗嗦，挑错和胡扯。

至于这莫名其妙的诗歌巨作
还要安排哪些给它的主人公，

那得等以后我想一想再说；
但现在，打过伊斯迈的攻坚战，
我已够累了，这一章在此结束。
先让唐璜奉派去京，带着捷报，
全彼得堡都把它盼得心焦。

一百四十

唐璜之所以能有如此特殊的荣誉，
是因为他在前线的行为既勇敢
且又人道，这后者，人们在以残暴
满足虚荣之后，有一时十分喜欢；
从疯狂之屠杀中救出的孩子
为他博得了人们的称赞。

但我想，对她的安然脱险
比他的新勋章更使他感到欢心。

一百四十一

这穆斯林的孤儿就由他管了，
因为她无家可归，举目无亲。
她的亲人，如赫克托耳家族一样
都已在战场上或围城下命丧；
她的出生地只剩一片废墟，
而平日寺院钟鸣祈祷的声音
也听不到了。唐璜忍不住挥泪，
并发誓保护她，这他倒并没有违背。

第 九 章

—

噢，惠灵吞！（或不如说“毁灵吞”！

声誉让这个名字怎样拼都成；

对你的大名法国竟无可奈何，

只好用这种双关语将它嘲弄，

好令她无论胜败都能够开心，)

你得到了不少的年金及歌颂，

您这才觉着光荣，谁若敢反对，

全人类都会起而高呼：NAY！

二

我觉得在马里奈谋杀案件之中，
你没对金纳德讲信义，这简直卑鄙，
此类行为不会给你的
威斯敏斯特的灵牌带来荣誉。
至于那是什么，自然有饶舌的女人
在午茶时传播，这里不值一提。
虽然你的残年已快到零，
大人啊，您却还只是个少年英雄。

三

不列颠负于（也赋与）你的真够多，
但欧罗巴所负于你的也不少：
你为她的“正统”而修理了拐杖，
正当那支柱看来已风雨飘摇。
你将一切恢复得那么牢固，
西班牙、法国和荷兰均能感到；
滑铁卢一战使普世对你铭感，

（但愿你的诗人唱得更为出色一点。）

四

你，“杰出的刽子手啊，”——请别吃惊，
这是莎翁的话，用得十分恰当，
战争本来就是砍头与割气管，
除非它的事业由正义来批准。
假若你确曾演过仁德的角色，
世人而非世人的主子将会判定；
我倒很想知道谁能从滑铁卢中
得到好处，除了你与你的恩主？

五

我不会恭维，你亦饱尝了阿谀，
据说你十分爱听，——这倒并不稀奇！
一个毕生从事开炮与冲锋的人，
也许对轰隆之声有些厌腻；
既然你爱甜言蜜语多于讽刺，
人们也就奉上些颠倒的赞誉：

“各族的救星”呀，——其实远未获救，
“欧洲的解放者”啊，——使她更不自由。

六

我的话说完了。现在敬请用餐吧！

巴西王子正向你献上珍馐；
请别忘记给那门口的卫兵
从你丰盛的餐桌上拿一块骨头；
他作过战，最近可吃得不太饱——
据说，好像人民也饿得发慌。
当然，你的俸禄是受之无愧，
但请给国人你的一些余惠。

七

我不想评论你，我的公爵大人，
你这么伟大！当然无可非议；
罗马的辛辛纳塔斯虽崇高，
和我们现代史却搭不上关系。
不过，尽管你吃马铃薯不够，

似乎也无需占那么多领地；
啊，以五十万置一座田产，
未免太贵了！——我可无意冒犯你。

八

凡是伟人都以荣华富贵为报酬：
厄帕敏南达拯救了底比斯之后
就去世了，甚至没有得到一笔仪仗费；
华盛顿除了得到感谢，此外一无所有，
除了给祖国以万丈光芒的自由——
这荣誉才罕见！连庇特也在夸口：
作为一个高风亮节的国务大臣，
他毁了大不列颠，竟然不要酬金。

九

除拿破仑之外，没有人像你这样
被时势所宠，却又这样糟蹋良机，
你本可将欧洲从暴君的压迫下
解放出来，从而获得普世的感激；

而今，你的名声如何？在群众的
一片喧腾之后，要不要让缪斯告诉你？
去吧，听它就在你祖国之中饥嚎！
看看全世界，你应该诅咒你的战功！

一十

既然这几章都讲到汗马功劳，
我，梗直的缪斯，无妨对你说出
你在公报上读不到的老实话；
是时候了，该对你们雇用之一族
（个个凭祖国的血和债而自肥）
将它宣示出来，而且不行贿赂：
你干了大事情，可胸襟变狭小了，
因此擎天伟业——将人类毁了。

一十一

死亡在欢笑，——有关逝去的世界
请想想我们知道的多么可怜！
它虽沉落了，像沉落的太阳，

也许在别处引起更为灿烂的春天。
死亡正笑对我们痛惜的一切，
请看谁不在时时惶恐！死亡的箭
威胁着生命，虽然并未射出，
但谁看见它的狞笑能不害怕！

一十二

看啊！死亡正如何嘲笑着我们！
它将我们的现在都变为过去，
因为没有唇舌，它干笑亦无声，
又因为没有耳朵，这怪物早就
不再倾听，只微笑着为人剥掉
比一切华服还要珍贵的外衣——
人皮，不论是白、是黑、是棕黄，
只留下一堆白骨在世间冷笑。

一十三

死亡就这样取乐，乐得好阴森；
既然它如此，生命又为何不可

满足于更优越的取乐之法，
用一个微笑把一切夷为虚空？
本来万物不过为泡沫，不断地
在时间的狂涛中涌现和破灭，
虽然这狂涛又不若永劫之流——
它一波即吞没了时间、太阳和宇宙。

一十四

“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
莎翁的这句话现今颇为流行；
我不是亚历山大亦或黑菲斯申，
也从无意于获取抽象的声名，
宁愿有好的胃口，而不作生癌的
拿破仑，——即便能让我战无不胜
为了赢得一个英名或臭名，
倘若没有胃口，美名又算得了什么？

一十五

“啊，割禾的人的肠胃有多好！”

我译出这句话，是专给那些
无福消化的人们造福，因为他们
注定自己要用小小的胃穴
承受整个来自地狱的波涛，——
农夫的汗可抵过财主的产业；
前者劳苦耕种，后者逼人租金，
但睡得最酣的人是最称心的。

一十六

若是让我回答“活着，还是死去？”
我倒想先将什么是生存要弄清。
我们的确想得很多，且认为
我们既然有所见，必是事事高明；
至于我呢，“生”或“死”都别想拉我而去，
除非双方偶尔达成协议：
因为有时，我觉得生即是死，
活着并不只是喘口气就完事。

一十七

“余何所知哉？”这个蒙田的座右铭
亦成了最早的学院派的警句：
人所获知的一切都值得怀疑，
这是他们最珍视的命题；
自然，哪儿有永恒不变的事物
在这瞬息万变的大千世界中？
我们这一生如何办？这的确是个谜，
连怀疑我恐怕都可加之怀疑。

一十八

在冥想的海洋中如庇罗似地
随意漂流，或许真是其乐无穷，
一旦帆船被吹翻了怎么办？
你们的智者对于航海并不高明。
在思想的深渊里游泳也不妙，
倘若你的游技只是平平常常；
还不如在岸边，避开大的浪涛，

一弯身即能拣些美丽的贝壳。

一十九

“但是，苍天在上，”如凯西奥所说：

“别再说了，我们应该作的是祈祷。”

我们还需救世，因为自从夏娃

与亚当堕落以来，人就被贬到
鸟兽虫鱼的归宿中去了。据说，

麻雀的坠落是天意。至于这类鸟
犯了什么罪，那可难以捉摸，
也许它曾经在夏娃之树上歇落？

二十

啊，不死的神！你的家谱是什么？

啊，必死的人！你的博爱是什么？

啊，宇宙啊！什么是你的源起？

有人抨击我愤世嫉俗，多么奇怪！
他们指什么？我就像这书桌的
红木头一样莫名其妙；但此外，

我觉倒得人变狼的妖术好懂，
因为只要有机会，人比狼还要凶。

二十一

而我而论吧，是最谦卑最温和的，
如摩西或麦兰克森，待人接物
我从来都不敢远离中庸之道，
并且（尽管有时候，我也禁不住
放纵肉体 and 心灵，任其意而行），
我一向就是待人以德，心怀忠恕，
为此人们倒将叫我作愤世者？
看来我不恨他们，他们反恨我。

二十二

如今该继续我们的好诗了。
这首诗我认为确为一篇杰作，
不仅正文好，连序言亦精彩，
不管目前人们怎样不识货，
但总有一天，其中所包含的真理

终必显现出她最庄严的美色；
而在这之前，我只好和她暂时
共赏她的美及飘零的生涯。

二十三

我的主人公（我相信亦是你们的，
我仁慈的读者！）正兼程奔赴
大彼得的文雅蛮子的都城，
（因为他们的文才仍逊于勇武，）
我知道那个帝国国君惹人奉承，
可叹堂堂伏尔泰亦不能免俗！
至于我，我认为一个专制的国君早
谈不上野蛮，却远劣于野蛮人。

二十四

我要与一切同思想作战的人
作战，至少是在文字中，（如果可能，
也在行动上。）在思想的敌人中，
献媚和暴君的奴才一直是最凶。

我不知道谁会胜利，即便我
有先见之明，也不会令我这种
公然的、坚决的、毫不含糊的憎恶，
对各国的任何暴政稍减上一分。

二十五

倒不是我要向人民讨好，因为
即便没有我，也会有人叫嚣：
煽动家啊，异教徒啊，都想推翻
每一座尖塔，代之以合适的材料；
谁知他们是不是在散播异端，
像基督教义般的给地狱开道？
我只愿人们既不受制于皇帝，
也不受制于暴君，——或我，或你。

二十六

这结果，由于不附和任何人，
我倒得罪了所有人——但随它去！
如果说，我失于不会见风使舵，

至少我的想法不是自欺欺人。
凡无心名利的人也不会取巧，
倘若你不愿为奴，更不愿奴役，
那就能如我似的自由发布意见，
不必做奴隶制度的豺狼而狂叫。

二十七

“豺狼”，这倒是个好比喻；
我曾在半夜听它们在荒村里嚎叫过，
很似权势雇用的那一伙爪牙
为猎获物而到处汹汹搜索，
只要嗅到就由主子下手。
不过豺狼供奉狮子还可说，
因为它嗅觉虽灵，体力却不佳，
最糟是人类这昆虫却还养蜘蛛。

二十八

只需挥一挥臂，那蛛网就完了。
若无那蛛网，它的爪牙和毒

又有何用？记住我这句话吧，
善良的人民！以及世界各民族！
让毒蜘蛛天天结网吧，网愈密，
愈使人为一个事业群力以赴：
现今，除了希腊蜜蜂，西班牙斑蝥，
还没有谁狠狠一刺又挣脱镣铐。

二十九

在最近屠杀中露脸的唐璜
正带着捷报赶路。——啊，这些公文
谈流血就像我们谈水一样；
而那些城墟累累的尸身
无非是为让美丽的喀萨琳大帝
在闲暇的时候有件事开心：
她看着邦国之争似看斗鸡，
她喜见自己的那一只总是挺立。

三十

唐璜和着雪车飞驰，（那是一种

倒霉透顶的没有弹簧的马车。
碰上路之不平，你难保住骨头！)
他想到了国王、勋章及声名显赫，
骑士之风，同他所作的一切——
他希望他的驿马能飞奔得
如我的彼加沙似的，或者至少
马车有垫子，免得他如此颠簸。

三十一

每当震动——而震动是经常的，
他总要看看他的小女孩，
好似他不愿看见她在这坎坷之途中
和自己的处境一样糟；
这道路全凭可爱的“自然”铺造，
不是沟就是石头，而且真奇怪：
她将路变为河，却又不可行船，
最终由上帝掌管湖海和农田。

三十二

至少他不付税，且最有资格
给所谓“务农士绅”作一个首领，——
啊，这一族如今是非常卑微了，
因为近来地租完全拿不到手；
这使“士绅”的处境异常窘迫，
而“务农”亦没有能使谷神得救：
她与拿破仑一起完了——真奇怪！
大皇帝竟同燕麦一起跌下来！

三十三

唐璜看着他从刀下救出的
可爱的孩子——多好的战利品！
啊，你们竖起血腥的纪功碑的，
想一想奈德王，那便秘的波斯国主，
他将印度斯坦变成了一片废墟，
让莫卧儿皇帝喝不到一杯咖啡来减轻
内心的苦楚，可是他也遭到了谋害，

只因为他的胃已不能再消化。

三十四

啊，请你们，或者我们，或者他和她，
想想救出一个生命，特别是
一个年轻而美丽的生命，在回忆中，
岂不比在那一堆腐烂的人尸
滋长出来的哪怕最绿的桂花，
哪怕再加上许多颂歌和赞诗
也甜蜜得多！名声本无异于喧闹，
除非那合奏发自于人的心声。

三十五

啊，辉煌的、洋洋巨著的大作家，
和上百万再加一倍的寒酸文人！
请用你们的文集，小册子和报刊，
启发我们吧！不管是否拿了贿金
来证明公债并未曾亏损百姓，
或小丑般踩着大臣的脚跟，

凭着印出来的半个国土的饥饿，
就能畅销一空，来自己养活自己，——

三十六

啊，大作家呀！——至于其他什么，——
我说到哪里去了？完全记不起，
就一如再大的圣贤有时也会发昏；
总之我想说的话，是想平一平
军营、朝廷或茅舍中的怨愤，
自然，那结果多半是耳边风，
因而，我的话想不起来倒挺好，
可惜那的确真是金不换的忠言。

三十七

但是随它去吧。我们这个世界
总有一天会与其他古代遗迹
一起被挖掘出来。当世界都要作“古”，
它总得先被压断，敲碎，扭曲，
火烧，油炸、水淹，又颠倒及翻转，

然后像一切已逝的世界一样被埋掉——
它始于混沌，而后复归于混沌，
啊，就是这混沌将要把我们覆盖。

三十八

法国人古维埃曾这样讲：——这以后
新世界会在旧的废墟中产生；
到那时又有些神秘的老歌
唱出久已湮没而不可考的事情，
就如我们如今讲到的恭坦神族，
身高百英尺的巨人，及什么巨龙
长以英里计，以及你们的书本上
生翅的鳄鱼，同古生代的巨象。

三十九

假若那时乔治四世被挖掘出来！
请想一想新世界的人如何纳闷：
像他那种动物不知在哪里滋长！
（因为他们自己多是小巧精致：

世界生育次数增多了，亦会流产的，
何况同样的材料一代代相传着用
也会有耗损，使子孙小于祖宗——
人不过是由巨星腐烂而生的蛆虫。）

四十

对于那些刚刚从某个乐园被驱逐出的
新生人类——他们得从事耕耘，
开荒啊，播种啊，收获啊，纺织啊，
既是流汗，又是奔忙，还有推磨，
直至一切技艺都被发明了出来，
尤其是战争与赋税具备，——我说，
在那些人眼中，这伟大的遗骸
该多像是新博物馆中的怪物？

四十一

可是我竟说得这么玄而又玄，
“时代是脱节了”，——我也不能够合拍，
我忘了这篇诗仅为了逗乐，

现在却把话题扯得很枯燥。
我从不作通盘规划；我说这种写法
太诗意了：人该知道写作是为什么，
与抱有什么目的。可我为文时，
总是不知下句该写些什么字。

四十二

于是我就拉拉杂杂，有时叙述，
有时议论，——现在应提一提故事。
我讲到唐璜正在途中，
现在我要尽快转移这支笔：
至于旅行近来我们说了不少，
因此，他这一程我就不再多叙。
假如他已到达了彼得堡，假如
那可爱的都城正恰是一片雪景，

四十三

假如他穿着漂亮军装走进宫——
乌貂皮领，红上衣，与一根长翎

在倾斜的帽子上招摇过人群，
如大海狂涛中白色的帆影；
马裤亮得可以与茶晶媲美，
那多半是开司米毛呢制成；
还有长统袜似凝固的鲜乳，
在匀称的腿上恰好把丝光衬出；

四十四

假定他手拿帽子，身旁佩剑，
再饰以青春、名声及裁缝的巧工
（啊，军中的裁缝，伟大的魔术师！
任凭你一挥魔杖，“美”立即产生，
即便“自然”比起人工都自叹不如，
因为她不知将人腿绷得难动），
瞧！他多么像高踞在石碑的英雄，
或像爱神装扮成炮兵的中尉！

四十五

爱神蒙眼的丝带滑为领带，

翅膀变成他的肩章，而那箭筒
缩为剑鞘，里面插着那柄剑，
锋利不差于爱神之箭；他的弓
成了歪戴的帽子：从整体看来，
他多像爱神！达芙尼必须十分精明
才能不致于错认将他是丘比特，
有些太太确常常要出这种错！

四十六

廷臣都拭目以看，夫人们低语，
女皇在微笑，她的宠幸却皱眉，——
我忘了当时轮到哪个得意，
他们的数目太大，我也无从校对；
反正自女皇独身加冕以来，
廷臣就轮值这艰难的班：
不论他们大都是身长六英尺，
仪表堂堂，只有一些神经质。

四十七

唐璜可不那样：他个子苗条，
脸红且无髭须；不过尽管这样，
在他的仪态与举止中，尤其是
他的目光中，有些什么在显示：
这外表看来似天使一样的人，
神形下却藏着一个须眉男子。
况且女皇有时候也爱少年，
何况刚埋葬了一个小白脸。

四十八

无怪乎当时叶莫洛夫，或玛蒙诺夫，
亦或斯切巴托夫，或任何其他的“夫”，
都在为女皇陛下那颗心担心
已不再容纳（它本来不够坚固）
新的情焰：这担心自然会让人脸
（不论是英武或白俊）遮一层暗纱，
由于他，用他那地位的术语来说，

正“高居要津”，一个十分重要的职位。

四十九

优雅的女士们！假若你们想知道
这个外交辞令是何含义，
请让爱尔兰伦敦德里的侯爵
用他的辞藻解释一通；他最善于
说一长串奇怪排列的字
（好在人人听从，尽管不解其意），
或许你们会从那里发现个
“不知所云”——那一片辞海的唯一收获。

五十

我想我能自己把事情说清，
用不着求助于那向来难懂的野兽——
那人面狮身兽的话确为难懂，
除非他的行为天天能够
加以注解！对了，我不用求助于
沉闷的卡色瑞的血口它喷着水！

谈到这儿，我倒想起一个趣闻，
可喜它不太长，亦不太乏味。

五十一

一位英国太太用一件怪事
问一位意大利夫人：有一类怪物
如游魂一般老跟着娇艳的少妇，
而又很被她们珍爱，称呼他
为“侍卫骑士”（或使自己的塑像
复活的皮格梅良！），不知他的职务
为什么？这位夫人被追问得紧，
只好讲：“夫人，请你猜猜那隐情。”

五十二

夫人，我也请你们猜猜隐情，
并对这位御前宠男的情形提出
夫人式的最温文尔雅的解释；
那是个高位，全国最高的职位，
若不在头衔上，至少事实上如此！

而如果有人挤过来就会引起妒嫉：
因为在那地位，只要来了新的肩膀，
特别是宽阔的，就要把底货腾光。

五十三

唐璜，我讲过，是位翩翩的美少年，
尽管已长到生须的年岁，他依然
有一张娃娃脸，并无胡子
破坏那帕里斯俊美的容颜。
呀，就是这种脸毁了特洛伊，
又建立了伦敦离婚诉讼法院。
我熟读了离婚史，有史以来，
特洛伊可算作最早的一笔损害。

五十四

卡萨琳虽然爱一切（除了夫君，
但他已归位）且招惹也不少，
即为她钟爱魁梧的男人而言，
就颇被纤弱的女士们所暗笑，

而她却不失温柔，在宠幸之中，
对死去的兰斯科她最倾倒，
她为他洒了不知多少眼泪，
可是却只让他做个中级侍卫。

五十五

啊，你这一切急电的可怕的祸根！
啊，生死之门——你确是难以解说！
生命始自你，终于你；我应好好
想想人的心灵都如何滋润
在爱之甘甜中！我不知亚当
是如何堕落的，因为知识之果
已被摘走；但人以后怎样沉沦
和兴起，很显然这都由你而定。

五十六

有人说你是战争中最坏的根源，
而我却认为你是最好的：因为
既然生命来于你，走向你，为什么

不能为了得到你而将城捣毁？
或者让世界荒凉？谁能否认那是由你
使大大小小的世界重新沸腾？
生命荒原上的海水啊，有了你——
或没有你——一切就会止息。

五十七

卡萨琳就是那大祸根的汇集
或者说和平之根，随您高兴
说任何东西，（它既是万物之源，
反正你从万物选择哪个均行）——
我说，卡萨琳喜形于色看到
这漂亮的信使，而他那白翎
正载来胜利；当他跪呈捷报之时，
她竟忘了打开，对他痴看一时。

五十八

可她马上想起了女皇的威严，
也没有完全忘记自己为女人，

（这至少构成她整体的四分之三）

她拆开信，带着那令全体大臣
均提心吊胆、屏息以待的仪容，
直到御容一展，才又昭示给他们
吉利的一天。她脸虽大且庄重，
她的眼睛很秀丽，嘴巴亦雍容。

五十九

欢乐归向她！那确是不止一件：
第一，一座被攻陷的城，死尸有三万；
荣耀与胜利在她的脸上焕发，
好若印度的日出照耀着海岸；
她的雄图大略暂且得到宽解，
好似阿拉伯的大沙漠在夏夜
落了阵雨，但那对荒漠怎够？
鲜血只洗了洗“野心”的手！

六十

其次令她开心的是件怪事：

那老疯子苏瓦洛夫让得她轻笑，
他呈上了一首枯燥的叠韵诗，
来代替他杀戮成千的那篇公告；
她的第三件乐事可够女气，
足令我们的寒栗完全勾销，
假若我们看不惯国君的嗜杀，
而将军又将捷报编成笑话。

六十一

前两种感情都得到充分发挥，
先点燃她的眼睛，继而为她的嘴，
整个朝廷立即眉开眼笑起来，
似久枯的花朵给灌饱了水。
可当女皇陛下用温柔的目光
看了看，他跑在脚前年轻中尉
（她爱看青年，与爱看捷报一样），
这就使全世界都拭目以待。

六十二

虽在发怒时，略嫌粗俗暴戾，
她心悦之时，样子可真娇艳，
谁若爱熟透、红润、多汁的果子，
就该饱含着精神多看她几眼；
而她呢，对你每一多情的凝视
亦都能连本带利地给以偿还：
一见到爱神的支票，她就要迫你
十足地兑现，一点折扣也不允。

六十三

对她，这办法虽然颇为便利，
却不必要常使用；因为听人说，
她很慷慨的，尽管性格暴烈，
她对宠臣，看来却体贴、温柔。
只要你能越过她闺房的门槛，
你的好运就会令你神气得
飘飘然起来；因为虽然她要让

全世界变为寡妇，却喜爱个别的男子。

六十四

人多么奇异！女人更是多么奇怪！

她的头脑是如何的一股旋风！

对她的各种脾气，又是怎样的

深浅莫测的漩涡！谁敢碰一碰？

无论她已婚、未婚、母亲或是寡妇，

总之心思如风，过一刹那就不同——

这类事历史上已记了千百次，

可你还不断有崭新的发现！

六十五

哦，卡萨琳！（别怪我感叹太多吧；

既然你从事战争与爱情，

这两种感叹“唉”和“噢”都归于你。）

人的思想多么奇怪地运行！

你的脑子现在分成了三格：

第一：伊斯迈的陷落令你很高兴；

第二，你想着那群新受封的骑士，
第三是想到他，这位报捷的信使！

六十六

莎士比亚曾讲过，“有翼的使者
刚刚降落到高吻青天的山峰”，
女皇陛下也正怀有相同的幻景，
当这位年轻的使者跪在她脚前；
老实讲，叫中尉来攀登这座山
未免太高，但只要有手段，
什么山上不了？再加上上帝赐给
青春与健美，谁能吻不上天？

六十七

女皇向座下看，小伙子往上瞧，
于是他们相爱了；她爱他的优美，
他的脸蛋，及他的——天知道什么！
爱神的酒杯饮第一口最易醉：
那是一种精炼的鸦片，一滴

就使人迷醉，用不着灌多少杯；
原本情人的眼睛用不着人催
就能饮生命之泉（除了泪水）。

六十八

而他呢，若说这算不上恋爱，
至少他有同样执着的热情：
自爱，——这是每当有高于我们的
一类生命，如名歌手，公爵夫人，
舞蹈家，公主及女皇，肯于表示：
在芸芸众生中只有你一人
让她们倾慕，即便冒失也不怕，——
于是我们就自信比谁也不差。

六十九

而且，他正处在那种可喜的年纪，
女人年纪的大小对于他无所谓，
且也不在乎是谁和他作伴，
就如但以理在狮窝里那样无畏，

因为他只要让那烧身的太阳
消溶一下，哪管是什么海水
来承受他；好似太阳神的热
必须在海之女神的怀抱中融没。

七十

卡萨琳呢（我们得承认这一点），
虽是一个气势汹汹悍妇，
被她爱一阵倒也可喜，
因为凡被爱的人都可自负：
仿佛是由爱情创造出的国王，
一个仅缺戒指的皇室的丈夫——
而戒指其实是婚姻中的弊端，
没有它倒像取出刺却留下蜜。

七十一

除了这种好之外，请再想一想
她盛年的姿色，与她的蓝眼睛，
或灰眼睛，（若灰得有神也好看，

或者更好看，有好例子可以作证：
拿破仑与苏格兰的玛丽女王
都曾给它添一分非凡的晶莹；
智慧女神亦是灰眼，因为聪慧，
她看事物绝不是天蓝及漆黑）——

七十二

她甜蜜笑容，她端庄身材，
她御驾谦虚，她丰腴仪态，
她竟舍魁梧的男人（这种男人，
梅沙琳娜都会给年金）而就小孩，
她旺盛的生命，正饱且多汁，
及其他好处，我们不必都说出来，——
这一切或任何一项，都足以讲明
为什么这小伙子变得虚荣。

七十三

而这足够了。本来爱情就是虚荣，
它始于自私，又把自私为目的；

当然亦有一种爱情只是疯狂：
那难以遏止的心必须将自己
和脆弱并且愚蠢的美结合起来，
否则热情本身就没法活下去；
从而有些邪门歪道的哲人
就倡言爱情是宇宙的本源。

七十四

除了柏拉图式的爱情，除了对
上帝之爱，除了夫唱妇随的爱，
及肉麻的情感——（这里为了押韵，
恐怕得违心说，“如鸽子般洁白”，
小汽船似地开来。唉，理性和韵
总难以合契：理性只与意思合拍，
而不管声韵。）但爱情不只为门面，
除上述之外，还有所谓的欲念。

七十五

我们肉体发展的趋势或改进

都令它急于要从自己的泥潭
挣脱出来，去与一个女神结合
（无疑地，女人初时都有这尊称）。
啊，那一时多美！在我们感官的
一团激动溃散之前的那热病
是多么奇特！本来上帝将灵魂
捏成泥坯的办法就很捉弄人！

七十六

最高贵的爱情是柏拉图式的，
这当然无可置疑；次的一种
该是那可称为教理的爱情，
由于它完全掌握在牧师手中。
我们要说的第三类崇高关系
在基督教的国家却极为普遍，
那是贞洁太太特别的奉献：
它可以称做伪装下的姻缘。

七十七

好了，我们不想剖析，这篇故事
应该是不言自明。女皇爱上他，
唐璜为了她的爱情，或贪欲，
而沾沾自喜；——啊呀，一出口的话
就难收回！本来爱与欲混合在
血肉之躯中，实在也难以分开。
但对于这件事，堂堂的俄国女皇
并不比一个女裁缝做得更漂亮。

七十八

整个朝廷转为一片窃窃私语，
人人都在交头接耳；年老的女子
看到那状况，使得她们的皱纹
皱得更厉害；年轻的则彼此
暗暗瞟几眼；每个饶舌之佳人
在谈这件新闻时均微笑不止。
只有那在御前轮值之常备军

忍不住被嫉妒之泪迷住眼睛。

七十九

每个国家的大使都在探问：

这个不曾听过的年轻人是谁？

为何不过一刹就一步登天？

这太快了！（虽然生命只是一转眼）

他们已经预见，金卢布会以

铸出的速度，如雨点一般落到

他的柜子里，再加其他礼物：

例如几条缎带，与几千个农奴。

八十

卡萨琳是慷慨大方的，——贵妇大多如此：

爱情启开人的心扉，与一切通向

心灵去的道路，不论是远，是近，

是上，是下，使大道小道都畅通；

爱情啊——（虽然她对战争有邪癖，

并非贤妇，除非我们能赞赏

杀夫的克吕泰涅斯特拉，——但这也难说，
死一个或许比捆住两个好得多。）

八十一

爱情使卡萨琳厚待每一位情人，
不像我们那伊丽莎白是半贞洁，
若史书（那谎言大师）可信的话，
据说她竟贪婪得令每一笔钱财
难得出手；虽说她晚年十分懊悔
处死一个宠幸，几乎也一命呜呼，
她那种小气与阴险的调情方法，
怎能同她的性别和皇位相配？

八十二

然而现在朝见已毕，僚臣散去，
在一片喧闹声中，各国的使者
都开始跑向唐璜，好似一窝蜂
争先恐后地向这一年轻人祝贺。
光滑的丝裙也可以听到

在近处响动，因为少女们
谁不爱端详一张俊美的脸子？
特别是当它捞到了高职位。

八十三

唐璜见到自己这样被人注目，
简直摸不着头脑，但为了答谢，
就十分优雅地对大家躬躬身，
好似他生来习惯大臣的行业。
他虽然谦卑，天性却早在他那
从容不迫的眉际写明“老爷”！
他说话不多且中肯，举止大度，
“文雅”如一面锦旗在他头上飘扬。

八十四

女皇陛下颁了一道圣旨，
将我们年轻的中尉交给官员
优礼相待；全世界都和颜悦色，
（在初见时，它总是露出笑脸，

青年人记住这一点会有好处)

普罗塔索娃小姐亦对他另眼相看。
她执行着秘密的职务，叫“督察”，
这是指什么，诗神亦无法回答。

八十五

唐璜跟着着他恭谨地退下去，

我这支笔也要与他一起退场，
直至到我的神马休息够了为止。

我们刚刚落在“高吻青天”的山峦上，
啊呀，我感到简直头晕目眩，

我的幻想旋转得如一个磨房！
这为我指明：我的神经与头脑
最好是在幽径上闲适地奔跑。